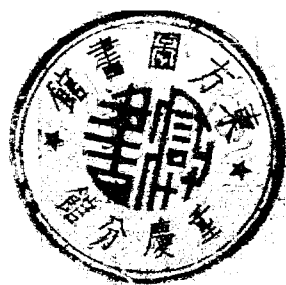


曾文正公家書



曾國藩著

曾文正公家書



陪都書店發行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目次

稟父母（和氣即參道與）	一	稟父母（在外備償過年）	一九
稟父母（教弟竭盡心力）	二	稟父母（便附家中六布）	二〇
稟祖父母（曬皮衣之法）	四	稟叔父母（報告升翰林院侍讀學士）	二一
致諸弟（勸勿管家中事）	五	致沅季弟（以「檄」字譏子姪）	二二
稟父母（勿因家務過勞）	七	致沅弟（用兵以堅守辦待）	二二
稟叔父母（勿勞力過甚）	八	致沅季弟（講求守疆之法）	二三
致諸弟（日日想歸省親）	一〇	致澄侯四弟（宜戒燒蕪膏）	三四
稟祖父母（在京無生計）	一二	致澄侯四弟（鮑軍得大勝仗）	三五
稟祖父母（京中窘迫狀）	一四	致沅季弟（鮑軍得大勝仗）	三五
稟父母（籌劃贖還借款）	一六	致澄侯四弟（祁門可慮安撫）	三六
稟父母（備饋省回家用）	一八	致沅季弟（論蕪塲工程）	三八

致沅季弟（造塔須下一層好）……………	九	致澄弟（代具請假奏摺）……………	二六
字諭紀澤（慮心涵泳切已體察）……………	一〇	致沅弟（賀四十一大慶）……………	二六
字諭紀澤（詩宜講究聲調）……………	一二	致澄弟（沅弟肝病未平）……………	二七
字諭紀澤（習字執筆宜高）……………	一四	致沅弟（會恒總自京歸）……………	二八
字諭紀澤（每日須寫日記）……………	一七	致澄弟（夜睡不成寐）……………	二八
字諭紀澤（常常寄信岳母）……………	一八	致澄弟（慰弟過於勤勞）……………	二九
致澄弟（金陵犒宴三日）……………	一九	致澄弟（沅弟起程返湘）……………	二九
致澄弟（蒙封太子太保）……………	二〇	致澄沅弟（近日心緒不適）……………	三〇
致澄弟（金陵已克復）……………	二一	致澄沅弟（鹽務日有起色）……………	三一
致沅弟（催辦下河捐稅）……………	二一	致澄沅弟（秦淮河已浚）……………	三一
致沅弟（催修貢院）……………	二二	致沅弟（其福澤方興）……………	三三
致澄弟（兒女輩須勤儉謙）……………	二三	致沅弟（每月寫文六篇）……………	三三
致沅弟（國必汲汲皇皇）……………	二四	致澄沅弟（陳帥仙放陝西臬司）……………	三四
致沅弟（嗚醫肝氣）……………	二五	致澄沅弟（金陵已撤八營）……………	三五



致澄沅弟（飭沅沅進京陛見）……………	三六	致澄沅弟（長沙繁華不宜住）……………	四七
致澄沅弟（勿以不能文爲恥）……………	三六	致澄沅弟（曹州日內接仗）……………	四七
致沅浦弟（賊竄山東單縣）……………	三七	致澄沅弟（明巖送全眷回湘）……………	五〇
致澄沅弟（調淮勇註揚州）……………	三八	致澄沅弟（少荃不宜入洛）……………	五一
致澄沅弟（悉姪新婦和順）……………	三九	致澄沅弟（擬續編鳴原堂論文）……………	五二
致澄沅弟（偕邸在鄆城陣亡）……………	四〇	致澄沅弟（論鹽政之利便）……………	五三
致澄沅弟（奉到北征山東之命）……………	四一	致澄沅弟（旬日中軍務空閑）……………	五三
致懇沅弟（但願代代有秀才）……………	四二	致澄沅弟（改撤長江水師）……………	五四
致澄沅弟（徽休青陽三軍罷餉）……………	四三	致澄沅弟（小小病症不可服藥）……………	五五
致澄沅弟（事業已成可自怡自慰）……………	四四	致澄沅弟（勸沅藏者六分）……………	五六
致澄沅弟（臨淮水流爲苦）……………	四五	致澄沅弟（兄弟盡力事主）……………	五七
致澄沅弟（不爲浮言所搖）……………	四六	致澄沅弟（調劉營營鄂）……………	五八
致澄沅弟（辭山西巡撫之可賀）……………	四七	致澄沅弟（辦事有恩有感）……………	五九
致澄沅弟（儘可安心靜攝）……………	四八	致澄沅弟（三江兩湖地爲一氣）……………	六〇

致澄沅弟（速赴鄂督新任）	六二	致澄弟（須以禮貌待人）	七五
致澄沅弟（不能遽赴周家口）	六二	致沅弟（幫辦不必疏謝）	七五
致澄沅弟（張匪狡猾難制）	六三	致澄弟（婦輩須種蔬腌菜）	七六
致澄沅弟（宜慎選賢員）	六四	致沅弟（自強者每勝一籌）	七七
致沅弟（捺匪凶悍異常）	六五	致澄弟（不信巫醫地仙）	七九
致沅弟（信十日一封）	六六	致沅弟（數疏開缺辭爵）	八〇
致沅弟（不可輕服尅伐之藥）	六七	致沅弟（正月擬進京陛見）	八〇
致澄沅弟（遞養生五事）	六八	致沅弟（病體不能多見客）	八一
致沅弟鄂境十分吃緊	六九	致沅弟（遞令少荃營江督）	八二
致沅弟（連河大雨盛漲）	七〇	致沅弟（錢愈多則思愈大）	八三
致沅弟（衰年出門怕熱）	七一	致澄弟（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勝）	八五
致澄弟（屋宇不尙華美）	七二	致沅弟（不可違萌退志）	八六
致沅弟（甯濬遇大暴風）	七三	致沅弟（催赴洛援素）	八七
致沅弟（外感之寒已輕）	七四	致沅弟（善戰而不輕試其鋒）	八八

致沅弟（余調度最緩）	八九
致沅弟（好漢打脫牙和血吞）	九〇
致澄弟（不可忘寒士家風味）	九二
致沅弟（殄滅等字不可輕用）	九三
致沅弟（兩軍相對哀者必勝）	九四
致沅弟（不可壹意孤行）	九五
致沅弟（精力日衰官興索然）	九六
致澄弟（疏語不可太堅）	九七
致澄弟（亂世宜辭榮避位）	九八
致沅弟（直覺無處不疚心）	九九
致沅弟（吃一堯長一智）	一〇〇
致澄弟（以悔字啓春生之機）	一〇〇
致澄弟（必須忍辱負重）	一〇一
致沅弟（力守悔字硬字兩訣）	一〇二

致沅弟（未將春霆褒貶）	一〇三
致沅弟（眼蒙較昔年更劇）	一〇四
致沅弟（春霆之病恐無生理）	一〇五
致澄弟（以勸讀二字爲本）	一〇六
致沅弟（不如引退少受煎逼）	一〇七
致沅弟（勸勿鬱鬱於養身體）	一〇八
致澄弟（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一〇九
致澄沅弟（非辦固練不能應變）	一一〇
致澄沅弟（水師反爲長江生害）	一一一
致澄沅弟（目病日甚一日）	一一三
致澄沅弟（忠恕教子免墜家聲）	一一四
致沅弟（述內人右脚大腫）	一一五
致澄沅弟（廣德州並未失守）	一一七
致澄沅弟（「慎獨主敬」治家有益）	一一八

致澄沅弟（追悔往年與馮樹堂口角）……………	一一九	字諫紀澤（作字墨色要光潤）……………	一三八
致澄沅弟（每日常思多臥）……………	一二一	字諫紀澤（囑寄書籍衣服）……………	一四〇
致澄沅弟（官途有夷必有險）……………	一二二	字諫紀澤（早起為第一先務）……………	一四一
致澄沅弟（法國來中國搦戰）……………	一二三	字諫紀澤（讀書種菜刻刻留心）……………	一四三
致澄沅弟（寫字不善如身無衣）……………	一二四	字諫紀澤（每月作一賦一古文）……………	一四五
致澄沅弟（噴噴評貶官途可畏）……………	一二五	字諫紀澤（造句以珠圓玉潤為主）……………	一四六
致澄沅弟（移居新衙人少空曠）……………	一二七	字諫紀澤紀鴻（家中斷不可積錢）……………	一四八
字諫紀澤（文章不可太醜）……………	一二八	字諫紀澤紀鴻（舉止要重發言要詞）……………	一四九
字諫紀澤（於長輩前須愛敬）……………	一二九	字諫紀澤（藥能活人亦能害人）……………	一五〇
字諫紀澤（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	一三〇	字諫紀澤（古文雄奇昌黎第一）……………	一五一
字諫紀澤（書法柔中寓剛）……………	一三二	字諫紀澤（爾字筆力太弱）……………	一五二
字諫紀澤（余最喜讀史記莊子）……………	一三四	字諫紀澤（子真因貧富悟切磋）……………	一五四
字諫紀澤（作文宜先講詞藻）……………	一三六	字諫紀澤（屋後仍須栽竹）……………	一五五
字諫紀澤（讀書第一怕無恒）……………	一三七	字諫紀澤紀鴻（讀古書以訓詁為本）……………	一五六

字諡紀澤（晏起之家類多衰駭）……………	一五八	字諡紀澤（專肆力於文運）……………	一七六
字諡紀澤（歷園丁種菜園）……………	一五九	字諡紀澤（對寡婦不宜露痕蹟）……………	一七八
字諡紀澤（用油紙摹字）……………	一六二	字諡紀澤（常守儉樸之風）……………	一七九
字諡紀澤（語言不可太快）……………	一六二	字諡紀澤（時時哦詩以陶性情）……………	一八〇
字諡紀澤（處亂世戒奢侈）……………	一六三	字諡紀澤（諭旨不准請假回籍）……………	一八一
字諡紀澤（摘鈔說文訓詁）……………	一六五	字諡紀澤（楊鮑兩軍有轉機）……………	一八三
字諡紀澤（寄回天女奩金）……………	一六七	字諡紀澤（連日惡風驚浪）……………	一八五
字諡紀澤（要胸次博大活潑）……………	一六八	字諡紀澤（金陵日就平穩）……………	一八六
字諡紀澤（寄回二女奩資）……………	一六九	字諡紀澤（金陵初五日解圍）……………	一八七
字諡紀澤（以後宜常常作詩）……………	一七〇	字諡紀澄（軍事危迫異常）……………	一八八
字諡紀澤（責任重大刻刻謹慎）……………	一七一	字諡紀澄（季叔葬畢來晤）……………	一九〇
字諡紀澤（家常瑣事勞文人）……………	一七二	字諡紀澤（鴻兒試帖有清氣）……………	一九〇
字諡紀澤（人生惟「有常」爲美德）……………	一七四	字諡紀澤（囑三妹柔順恭謹）……………	一九二
字諡紀澤（先立堅卓之志）……………	一七五	字諡紀澄（莫錯過好光陰）……………	一九三

字諭紀澤（將文選愜意者語熟）……………	一九五	字諭紀鴻（擇交須澤志趣遠大者）……………	二〇九
字諭紀澤（買好茶葉寄來）……………	一九七	字諭紀澤紀鴻（宜自備內秋）……………	二一〇
字諭紀鴻（應赴歲考）……………	一九八	字諭紀澤（婦女每日須紡績）……………	二一一
致丹閣叔（久竊高位兢兢慄慄）……………	一九九	字諭紀澤紀鴻（爾寫信太短）……………	二一二
字諭紀鴻（大女應在袁家盡孝）……………	二〇一	字諭紀澤紀鴻（堯問水大異常）……………	二一三
字諭紀鴻（不可驚動官長）……………	二〇二	字諭紀澤（沈叔備授山西巡撫）……………	二一四
字諭紀瑞姪（聖賢豪傑亦無種）……………	二〇三	字諭紀澤紀鴻（文字總貴蓬蓬勃勃）……………	二一四
字諭紀澤（沈叔涇毒未愈）……………	二〇三	字諭紀澤（從有恒二字下功夫）……………	二一六
字諭紀澤（余將來到金陵）……………	二〇四	字諭紀澤紀鴻（西女婚禮在湘潭）……………	二一七
字諭紀鴻（在外諒謹為主）……………	二〇五	字諭紀澤（為邵世兄作墓誌）……………	二一八
字諭紀澤（請程伯敷撰表）……………	二〇六	字諭紀澤（刊刻春秋家說序）……………	二一九
字諭紀澤（初十等戲酒三日）……………	二〇七	字諭紀澤紀鴻（卽回瀟鄉覓屋）……………	二二〇
字諭紀澤（余擬明日登舟）……………	二〇八	字諭紀澤（養生以少惱怒為本）……………	二二一
字諭紀澤（卽起程回皖）……………	二〇八	字諭紀澤（九叔浮言漸息）……………	二二一

字諭紀澤（村岡邵位西墓銘）……………	二二三
諫紀澤紀鴻（聰調齊謂宜常看）……………	二二四
字諭紀澤（余精神日損）……………	二二五
諫紀澤紀鴻（澤兒不必來省謁）……………	二二六
諫紀澤紀鴻（明歲將送全眷返湘）……………	二二六
字諭澤純（由金陵坐船至滄江）……………	二二七
諫紀澤紀鴻（明正移註周家口）……………	二二八
字諭紀鴻（備查水師章程）……………	二二九
字諭紀鴻（每日習字一百）……………	二三〇
字諭紀鴻（試帖非一年苦功不可）……………	二三二
字諭紀鴻（作字要寫得秀）……………	二三二
諫紀澤紀鴻（小兒少年有奇志）……………	二三三
字諭紀鴻（金陵木器不必帶去）……………	二三四
諫紀澤紀鴻（用工不可拘苦）……………	二三五

諫紀澤紀鴻（鴻兒不可冒昧來營）……………	二三六
諫紀澤紀鴻（終身受用不盡）……………	二三七
諫紀澤紀鴻（不宜承認修縣志）……………	二三八
諫紀澤紀鴻（婦女須講紡織酒食）……………	二三九
諫紀澤紀鴻（養生五訣已行否）……………	二四〇
諫紀澤紀鴻（寄小榮好醋倒筒奈）……………	二四〇
諫紀澤紀鴻（知鴻兒生男爲喜）……………	二四一
諫紀澤紀鴻（四女喜事照大女例）……………	二四二
諫紀澤紀鴻（春蠶子醞菜甚好）……………	二四三
字諭紀澤（君子貴於自知）……………	二四四
字諭紀澤（此心無不介介）……………	二四五
字諭紀澤（酒食紡織不可間斷）……………	二四五
字諭紀澤（氣清者魄恒弱）……………	二四六
字諭紀澤（不可驕慢近隣）……………	二四八

致歐陽夫人（寄參一兩）	二四八
字諒紀澤（讀書乃寒土本業）	二四九
字諒紀澤（不可走入孤僻之路）	二五〇
字諒紀澤（不宣妄生意氣）	二五一
致歐陽夫人（常作無下之想）	二五二
棧求詩二首	二五七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稟父母（和氣則家道興）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八日，恭慶祖父母雙壽，男去臘作壽屏二架，今年同鄉送壽對者五人，拜壽來客四十人，早麵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於十七日二十日補請二席。又倩人畫椿萱重蔭圖，觀者無不歎羨！

男身體如常，新年應酬太繁，幾至日不暇給，媳婦及孫兒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從汪覺菴師遊，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擱。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卽命四弟季弟從覺菴師，其束修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

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啓其見識而堅其心志。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



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母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間付銀二十兩，至金竺度家。

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與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稟稟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將來必爲叔父克家之子，即爲吾族光大門第，可喜也！謹述一二，餘續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稟父母（教弟竭盡心力）

男國藩跪稟

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月初三交鼓由肥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逆子聞之，尚懷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誕，男不克在家慶賀，心猶依依。

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弟來信即已知之。蓋諸弟之志，總不願在家熟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即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欲得去留未定，故此時

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即辭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許，以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尙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園，時有耽擱，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怫鬱難伸，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予實在家教弟，感克厥愛，可怨一矣。已亥在家，未嘗教弟一字，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弟另擇外傅，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信回，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

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憂，前此含意不申，故終不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情，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纏綿，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依倚，則雖不爲祿位，亦何傷哉？

伏讀三諭，謂男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閱歷工夫。男自憶童年教弟之信，不下數

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男媳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男謹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稟祖父母（曬皮衣之法）

孫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寫字，徵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目下天寒墨凍，脫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博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

上半年所付黑狸皮褂料，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聞狸皮在南方易於回潮，黑色變為黃色，不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賞潮腦，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曬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

江西家受恬明府，昨有信來，云此銀今冬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到，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免銀之難，往往如此。

同鄉唐鏡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者前以病殤，幼者昨又以瘧殤；僅存次子，

尙未周歲，良可悼歎！

現在京官甚少，僅二十二人，昨十月二十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劉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

母親生日，京中僅客一席，待明年當付壽屏回家，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後寄歸，孫國藩稟。（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致諸弟（勸勿管家中事）

諸位老弟足下；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日整信，內父親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

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辭目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壁尙可寄，然必須明年會試後，乃有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

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擱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不誣也。

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

，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奢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

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尙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喫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會見過，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娶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言自己近來發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翁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

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婿管，洪水大了，自有壽王管。家事存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輩則宜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需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

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方可說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其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規勸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纔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聞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

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檢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戚族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

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所取，惟進來日日有恒，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總不欲以有恒自立，獨不怕讓季弟之樣子乎？餘不盡宣，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稟父母（勿因家務過勞）

男國藩跪稟

曾文正公家書

父親大人膝下：十一日，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尤爲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發一信言升官事，想已收到。馮樹堂六月十七日出京，寄回紅頂補服袍褂手劍筆等物，計八月可以到家。賀禮惟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膠高麗參等物，計九月可以到家。

四弟九弟信來，言家中大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勤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蔭兒孫，外爲族黨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且男忝竊卿貳，服已役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此後萬望總持大綱，以細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負荷；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與娛樂，則萬幸矣！

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謹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聖念，餘容另稟。（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稟叔父母（勿勞力過甚）

姪國藩謹稟



叔父母大人禮安。十七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諭，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在省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得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心，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輩膝下，竟不得効絲毫之力，終夜思維，刻不能安。

江岷樵有信來，苦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來我家，以煎膏，可醫痿痺云云。不知果送來否？

聞叔父去年起公屋，勞心勞力，備極經營。外面極堂皇。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爲三百千椽範。焦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病，勤劬彌甚；而父親亦於奉事祖父之餘，撰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年壽日高，精力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勞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父躬任之。凡勞力繁重之事，則另添用僱工一人，不勝則僱二人。

姪近年以來，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癘疾即發，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上慰堂上之遠懷。外間求作文，求寫字，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恬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能管；故四弟歸去之後，姪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

姪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家大小皆順，六弟在京，姪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迴避，二則盡仰事俯蓄之誠，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姪亦無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晉一，姪謹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姪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帶回，服滿後即可著。母親外褂並漢祿布夾襖，亦一同付回。聞母親近思用一丫環，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遊荒者來鄉，則更爲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買，以供母親叔母之使命，其價姪即寄回。

姪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京支西扯，尙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窘迫否？姪於八月接到俸銀，卽當寄五十金回，卽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在京一切張羅，姪自有調停，毫不費力，堂上大人不必憂念，姪謹稟。（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致諸弟（日日想歸省親）

滄候子種並洪足下：正月十一發一日家信，是日子極不開，又見滄甫在外未歸，心中惶懍；故置家信與諸弟，未嘗爲書家堂上大人，不知此書已接到否？

溫弟自去歲以來，時存牢騷抑鬱之氣，太史公所謂居則忽忽有所亡，出則不知其往者，溫甫頗有此象。製業工夫，大爲拋荒，圓或思一振奮，而輿致不能鼓舞。余深以爲慮，每勸其痛著鞭，併心一往。

溫弟輒言思得一館，使身有管束，庶心有維繫。余思自爲京官，光景尙不十分窘迫，焉有不能養一胞弟，而必與寒士爭館地；向人求薦，實難啓口，是以久不爲之謀館。

自去歲秋冬以來，聞溫弟婦有疾，溫弟羈留日久，牢落無偶，而叔父抱孫之念甚切，不能不思溫弟南歸。且余旣官二品，明年順天主考，亦在可簡放之列，恐溫弟留京三年，又告迴避。念此數者，欲勸溫弟南旋，故此大信道及此層，欲諸弟細心斟酌。

不料發信之後，不過數日，溫弟卽已得黃正齊館地。現在旣已定館，身有所管束，心有所繫屬，製業工夫，又可漸漸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聖眷略好，有明年主考望，則到四五月，則與溫弟商入南闈或北闈行止。如我今年聖眷平常，或別有外放意外之事，則溫弟仍留京師，一定觀北闈，不必議南旋之說也。坐館以羈束身心，自是好事，然正齊家，澄弟所深知者，萬一不合，溫弟亦難久坐，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能不得罪東家，好來好去，卽無不可耳。

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具摺，摺中難於措辭。私心所願者，得一學差，三年任滿，歸家省親；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次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只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後來得一京官，支持門面，余則告養歸家，他日再定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則直待六年之後，至母親七十之年，余誓具摺告養；雖負債累萬，歸無儲粟，亦斷斷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若能於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審祖宗默佑否？

現在寓中一切平安，癱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尙有纖痕。家門之福，可謂全盛，而余心歸省之情，難以自慰，因偶書及，遂備陳之。

毅然伯之項。去年已至余寓，余始覺便寄南，家中可將膏封好，即可送去。俾家詳盡，諸惟心照，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稟祖父母（在京無生計）

孫男國藩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二十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二帖，即愈。會孫甲三於二十三日腹瀉不止，比請鄭小理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皆云係脾虛而並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二十六日添請本京土醫，專服涼藥，漸次平復。初一二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唯脾元尙虧，體尙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掛念。家孫婦身體亦好，婢僕如舊。

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時仙逝，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贈儀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戊戌總裁）進京，贈贈百兩，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兩，其餘尙可周恤遺孤。

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事殷繁，孫荃亦未得讀書。六月前寄文來京，尙有三篇，孫未暇改，廣東事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上諭抄回前半節，其後半載陞官人名，未及全抄，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

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如何設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賬，不能備仰事之資，同，不勝愧悚！餘容續稟。卽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跪稟。（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稟祖父母（京中窘迫狀）

孫男國藩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二十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二十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十九寄信物於彭山峴處，至今尚未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於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

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因我家京况艱窘，勉強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親叔父之前，渠亦不啻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或則楚善叔逼迫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

又受其欺，叔父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出之四十千，但無錢可以付渠。

八月心齋兄南旋，孫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營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懸懷，孫現今管長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

孫日內身體如恒，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二十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尙有一二分未盡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斷乳。從前發熱煩躁，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笑好吃。現在尙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即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珊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目下亦健爽如常。

甲三病時，孫婦曾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願。又言西冲有壽佛神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爲甲三而許，亦求今年酬謝了願。梅霖生身後事，辦理如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同鄉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光景寫明，肅此，謹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稟父母(籌畫歸還借款)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彭山配進京。道上爲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旅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渠於初九日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巾，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去送考。

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荃亦如常。男婦於六月二十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紀澤自病全愈後，接又服補劑十餘帖。辰下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

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尙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款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勒索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配項，又移徙房屋，



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遷移繩匠胡同，房租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

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尚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男已於七月留彙，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幫他，會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迫，卽是好處，第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居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以男愚見，可仍使渠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資，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資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

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嚴隴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簞簋不飭，聲名狼籍，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妨抄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

何？得不足憂，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爲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蓄，一無所得。右謹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稟父母（借銀寄回家用）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泮，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僵仄，此時房屋爽塏，氣象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

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歡呼趨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恒。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銀四十千，付寄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二十八兩交勤七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寄行菜一籃，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壽屏託交朱瞻山轉寄。

香海處，月內華有信去，王唯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諸柳。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示已代覓一具，感戴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卽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敬謝叔父，另有信一函。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跪稟（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 稟父母（在外借債過年）

#### 男潘國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全安。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順遂，不勝欣幸！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孫女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事多，不兼顧也，孫男每日清晨，與男同起，卽送出外，夜始接歸上房，孫女滿月，有客一席，九弟讀書，近有李碧鑒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能勸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笑語歡娛，蕭然自樂，而九弟似有進境，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

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借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

同鄉京官岱青先生告假，擬明年春亦出京，男便附鹿肉，託渠帶回。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彭山祀京，男爲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二十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能踐言否？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寫各數行，能寫長信更好。男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稟父母（便附家中大布）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與九弟身體清吉，家婦亦平安。孫男甲三體好，每日吃粥兩頓，不吃零星飲食，去冬已能講話。孫女體亦好，乳食最多，合寓順適。今年新正景象溫和，較去年正月，甚爲煖暖。

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付鹿脯一方，以爲堂上大人甘旨之需。鹿肉恐難寄遠，故薰臘附回。此間現有重臘肉豬舌豬心臘魚之類，與家中無異，如有便附物來京，望附茶葉大布而已。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永豐買，則其價亦廉，茶葉亦好。家中之布，附至此間，爲用甚大，但家中費用窘迫，無錢辦此耳。

聞李碧峯，苦不堪言，男代爲張羅，已覓得館，每月學俸銀三兩，在男處將住三月，所費無幾，而彼則感激難名。館地現尙未定，大約可成。在京一切自知謹慎，卽請。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稟叔父母（報告升翰林院侍讀學士）

姪國藩謹啓

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廿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廿四日，皇上御門，姪得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每年御門，不過四五日，在京各官缺出，此時未經放人者，則候御門之日簡放，以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姪三次升官，皆御門時特擢，天恩高厚，不知所報。姪合家平安，身上瘡癬，尙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謝恩召見，不至隕越以貽羞，此尤大幸也！

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送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此項本羅蘇溪耆者，託姪轉交，故姪兌與周輯瑞用，由周家遞金家。頃聞四弟言，此項已作塗費矣。則毅然伯家奠分必須家中趕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與歧曾借去銀三十兩，若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法。

又黃麓西借姪錢二十兩，亦聞家中已收。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姪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發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全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即用盡矣。以後外人借姪銀者，仍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士曾借姪錢三十千，姪日應允作文昌閣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姪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豈肯應哉？姪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

又聞同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常到省城縣城，曾為縣市街會家說墳山事，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此雖穆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姪現在京國品，外放即是臬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已奉，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面應酬，心實鄙薄，設或敢於侮慢，則姪視然為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疚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伏來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姪時時豈念獨此耳。姪謹啓。（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既季弟左右：

日內不知北岸賊情如何，至爲系念！

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不爲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

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爲慮！

前函以「傲」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誥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以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

沅弟左右：

初四日接奉二十日寄諭，夷務和議已成，鮑軍可不北上。九月初六日請派帶兵入衛一疏，殆必不准；從此可一意圖東南之事。

安慶所挑余親兵兩哨，若悉繫上選，恐狗賊來援，打仗又少些好手。弟細心斟酌，或行撥退狗援後，再令兩哨南渡，亦無不可。

余前廿八日一緘，謂不須搦人來祁，是恐安慶挑出好手，難當大敵也。此次商令緩來，則專爲恐扯薄安慶起見，弟細酌之。

賊若有大股從赫潭來集賢關，弟軍足支持二三日否？千言萬語都不要緊，惟此是性命關頭。次青以不能戰守，身敗名裂。弟所爭者，在能守與否；若能守住四五日，則希庵之援兵必至矣。專意待希之救，萬一希被桐城等處之賊牽制，不能援懷，亦事勢之時有。

弟此刻與諸將約定，預爲守營五日晝夜不眠之計。賊初來之日，不必出隊與戰，但在營內靜看其強弱虛實。看得千進萬進，可打則出營打仗；不可打則始終堅守營盤，或有幾分把握。

聞迪庵於六年八月在武昌擊石逆援賊，卽堅守靜待之法。每日黎明，賊來撲營，堅



守不動，直至市西之間始出擊之，故無日不勝。

希廉新授皖臬，莫令當撤委，令希查辦。弟詳復之件，儘可呈上，而莫之財否不無乎此。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

沅季弟左右：

接信知北岸日內尙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萬安街賊巢；十七日獲勝破休甯東門外二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剛得手之際，不料十九日未刻，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爲大霧所迷，目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爲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

目下張軍最可危感；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即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疏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

回首生年五十，陳學問未成，尙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賢弟教誨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以棄佚廢之積習，餘無他屬。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

此間於十九日忽被大股賊匪竄入羊棧嶺，去祁門老營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鮑讓兩軍於廿日廿一日大戰獲勝，克復黟縣，追賊出嶺，轉危爲安。此次之險，倍於八月廿五徽州失守時也。

現賊中僞侍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僞輔王楊雄清，皆在徽境與兄弟作對；僞英王陳玉成在安慶境與多禮沉季作對。軍事之能否支持，總在十月十一月內見大分曉。

甲三十月初六至武穴，此時計將抵家。

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逸」三字。家敗，難不得個「奢」字；入敗，難不得個「逸」字；討人嫌，難不得個「驕」字。弟切戒之。

咸豐十年十一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

日內峰南局勢大變！初一日德興失守，初三日婺源失守，均經左季翁一軍克復。初四日建德失守，而余與安慶通信之路斷矣。十三日浮梁失守，而祁門糧米必經之路斷矣。現調鎮六千人進攻浮梁，朱唐三千人進攻建德，若不得乎，則餉道一斷，萬事瓦解，殊可危慮！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生死之際，坦然怡然；惟部下兵勇四五萬人，若因餉斷而敗，亦殊不忍坐視而不爲之所。

家中萬事，余俱放心；惟子姪須教一「勤」字，一「謙」字。謙者，驕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驕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則以「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八字爲本，千萬勿忘。

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沉季弟左右；

曾文正公家書

專丁至，接十五日來信，知前有四次專人均未到也。

此次賊圍祁門，分三大支。西支破建德以入鄱浮；東支破江灣及上溪百營盤以入婺源；北支破羊棧各嶺以圖黟縣。三支之中，以建德一股爲最鉅，除守建德之賊二萬餘人外，又分爲三支：一支竄浮梁景德鎮，一支竄鄱陽祁昌，一支竄彭澤湖口。

目下守建德一股已被唐桂生攻破；竄浮梁一股被左軍小加懲創（十四日殺賊百餘人），亦未得逞；竄鄱陽一股，擬分鮑軍會同左軍剿之，竄彭澤一股，不知雪琴能守住湖口無恙否？若湖口幸得保全無恙，則西支之分爲四股者，或漸足以禦之。

賊之全神全力，本在西支；西支如不得逞，則賊氣少沮，賊志少衰矣。北支之犯華棧者，十八日凱章得小勝仗；廿日施甯得大勝仗，攻破賊壘，驅賊出嶺，聞殺賊三四千人。經此大創，北支似亦不得逞。惟東支若由婺源以犯樂平，直入江西腹地，刻無兵力足以制之，實深焦灼！

北岸狗逆未受懲，不久又有大舉。不特希庵不可分兵來南岸，即章部亦不可動，

總須以全力謀懷桐也。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

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十七日唐桂生克復建德，而皖北沅季之文報始通；自鮑鎮廿八日至景德鎮，賊退九十里，而江西饒州之餉道始通。若左鮑二公能將浮梁鄱陽等處之賊逐出江西境外，仍從建德竄出，則風波漸平，而祁門可慶安穩矣。

余身體平安。此一月之驚恐危急，實較之八月徽甯失守時險難數倍。余近年在外，問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米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令人心灰。奉村回二本，與弟一閱。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為主；戒傲戒惰，保茲之道也。

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曾文正公家書

弟季弟左右：

樞陽壩工未成，亦屬意中之事，不必焦灼。大江極深，古人所謂「江深五里，海深十里」也。兩岸支河入江者極淺極高。夏月江漲，則支河更高，倒灌各小河之內；冬月江涸，落至二三丈不等。小河之水入口時，小河高而江水低，如二三丈之懸崖，甚至江船不能入小河，小河之船不能出江，以其太陡峻也。今年江水不甚涸，樞陽河之水至今尚能行舟，即是極好之事。目下又連日霖雨，或者樞陽之水竟至年底不枯，亦未可知。此是弟之運氣頗好；不然，則十月枯涸久矣。至塞壩工程非絕大才調不能，不知弟所用者何人，我屢次寫信，均言未能築成者，蓋日中未見有此大才之人也。

章軍日內平安否？分餘庵數營赴樞陽助章防守，事儘可行。公牘嫌其太大，余已親筆致緘於餘庵矣。弟調東流之兵助守樞陽則可，調湖口之兵助守樞陽則不可，調陳軍助守安慶則可，調陳軍助圍安慶則不可；以平日未經弟訓練有素，臨危急之際，必不聽令也。

弟此次撥營赴樞編，赴鮑家冲，余覺主意不甚老靠；蓋撥去未必有益，收回則頗有損。收回鮑家冲二營，則反以長賊之饑；收回樞陽一營，則反以減軍之勢。然大敵將軍，總以早早收回爲是；養足勢力，堅守前後兩線，意不旁注，神不外散，或可濟乎！左鮑二公，十三日尙未開仗。黃文金極善張大勢威，而黨羽善戰者少，或足禦之。僞忠王李秀成於廿八日圍玉山縣，攻撲八日，城中王德榜顧文彩等善於防守，初五日解圍去矣。祁門四面各百里內，日內平安，弟可轉告潤帥及希禮厚雪諸公。

雲仙之出處，聽渠自爲主。當今之世，處未必非福，出未必非禍，從嚴公赴豫，恐不相安；雲公根器厚而才短，與嚴未必鍼芥耳。

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沅季弟左右：

十九日專弁二人至，接兩弟來信，另一片信，所關甚大。方此軍初望東流，衆口塗黃之時，雪琴卽有信來，言其勇不可恃。沅弟平日曾言「造塔者須下一層好」，其理至

精，將來恐須全行遣散，另招二千人耳。

次青事，須渠來營一次乃能定案。今天下雖已大亂，而法律不可全廢。如昔不重懲，即無以服江楚軍民之心；重懲普而不濫懲，即無以服徽人，亦無以服普之心。

澄弟之病，據來信已愈；且言宜服清潤之品，不宜補也。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澤：

八月一日刻曾撫來信，接爾第二封信并薛曉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為慰。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為精當。爾現讀離婁，即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感傷；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裕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涇渠之溉稻。爾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難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涇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大則傷澇，適中則涵容而物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萬壑澗」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巖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鄭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藏之。薛曉帆銀百兩，宜璧還；余有複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囑。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書於弋陽軍中

字諭紀澤：

並十九日會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并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閣，考其皆齊

矣。此時計已出關還家。

余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由鉛山入閩，進擣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即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閩也。

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一書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有調湊赴臚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奮來。古人云：「新詩改罷且長吟。」又云：「幾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難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辨此者，能使天籟人續湊泊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

半矣。

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余生平有三耻：學問各塗，皆略涉其涯矣，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識認，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無終，二耻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閱殊多，三耻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耻。

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尙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講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須求圓勻，求求較健。若一日能作楷

功萬，少或七八手，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翠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補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閔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

以後寫安東來書，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字識紀澤，

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內附錄字一册；廿四日接澄叔信，內附爾臨元教碑一册；王五及各長夫來，其述家內瑣事甚詳。

爾信內言讀詩經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意處

在龜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語，而不復顧文氣之不安。如錢本爲文王與友人入山，駕鸞爲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蓋新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

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圈出，其擴疑者，則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爲辯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斷，又記於此條之下。不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自劄記得。齊。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爾爾爲伯申氏甚切也！

爾問時藝河否置，抑或他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每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俱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憾別等賦示爾矣。其作品賦，則有爾賦讀小錄，律賦則有本朝之吳毅人顧耕石陳秋勛諸家。爾若學賦，可於小

三八日作一篇。太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體文略有意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

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元教碑墨氣甚好，可喜！可喜！郭二翹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聳。吳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爾字委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習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西體并習，恐將來不能一工。

余辭疾今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

營中各勇夫，病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尙未復元，不能拔營進剿，良深焦灼！

聞甲五日疾十愈八九，忻慰之至！

爾爲下輩之長，須常常存箇樂育諸弟之心，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況兄弟乎？臨三昆八，係親表兄弟，爾須與之互相勸勉。爾有所知者，常常與之講論，則彼此并進矣。此諭。

咸豐六年十月廿七廿八日，建昌營次

字論紀澤：

二十五日審一信，言讀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

爾言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爲明晰，曾緝閱否？國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竄氣，以察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壺既肯究此心事，可借此書與之閱看。（五禮通考內有之，皇清經解內亦有之。）若爾與心壺二人，能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以補余之闕憾矣。

四六落脚一字粘法，另紙寫示（因接安徽信，恐不開悉）。

會身莊公家書

一七

書至此，接續克彰十五夜自桐城發來之信、溫叔及李迪庵方伯尙無確信，想已殉難矣，慙悼焉極！來信寄叔祖父信內，中有往六安州之信，尙有一線生機。

余官至二品，誥命三代，封妻蔭子，受恩深重，久已置死生於度外，且常恐無以對同事諸君於地下。溫叔受恩尙淺，早歲不獲一第；近年在軍，亦不甚得志。設有不測，費儻有窮期耶？

軍情變幻不測，春夏間，方冀此賊指日可平；不圖七月有廬州之變，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變；茲又有三河之大變，全局破壞，與咸豐四年冬間相似，情懷難堪！但願爾專心讀書，將我所好看之書，領略得幾分；我所講求之專，鑽研得幾分，則余在軍中，心常恬自慰。爾每日之事，亦可寫日記，以便查核。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李諭紀澤：

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得知四宅平安。



爾游有長沙之行，想此時又歸也。少庚早世，賀家氣象，日以凋耗。爾當常常寄與爾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長沙走一二次，以解其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卓絕流輩；居官亦愷惻慈祥，而家運若此，是不可解。爾輓聯尙穩妥。

詩經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經文本不合者，阮氏校勘記最詳（阮刻十三經注疏，今年在岳州回寄一部。每卷之末，皆附校勘記。皇清經解中，亦刻有校勘記，可取閱也。）凡引經不合者，段氏撰異最詳（段茂堂有詩經撰異書經撰異等著，俱刻於皇清經解中）。爾繙而校對之，則疑者明矣。

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

到金陵後，連日周覽城內城外各處，見沅弟布置之詳密，用心之勞苦，將士之用命，皆爲近日所未見。

僞忠王訊供未畢，擬即在此正法，不必解京，用陳玉成石達開之例。

余擬在金陵犒宴三日，七月中旬仍回安慶，中秋後再來辦善後事也。

沅弟精神業已復元。營中疾疫又作，新營較多，老營尙屬平安。余雖極畏熱，而日內應酬一切，亦不甚以爲苦，弟可放心。

同治三年七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

初十日接奉恩旨，余蒙封侯爵，太子太保，沅弟蒙封伯爵，太子少保，均賞雙眼花翎。沅部李臣典子爵，蕭孚泗男爵。殊恩異數，萃於一門；祖宗積累陰德，吾輩食此厚報，感激之餘，彌增歉悚！

沅弟五六月來，辛苦迥異尋常；近日溼毒十愈其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戲酒宴客，每日百餘席，沅應酬周到，不以爲苦。諺稱「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歟？

余擬於七月下旬回皖，九月再來金陵，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沅弟擬九十月回籍。各營應撤二萬人，遣資尙無著也。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

前接排單信，知家中已得金陵克復之信。頃又接七月朔來緘。

余以廿日自金陵起行，廿三日始行三百里，至蕪湖上之魯港。將近八月，舟中尙燥熱異常。回皖小住一月，九月初仍須赴金陵，換出沅弟，請假回籍。頃廿日奏片，已將沅弟旋歸之意，略露端倪。

沅弟熱毒雖未全愈，而精神甚好，當是壽徵。余亦幸託平安；惟眼蒙甚，不能不改用加光眼鏡。弟畏熱異常，亦是老境；但不知眼光如何？

春霆在撫州之許灣，大獲勝仗，殺賊四萬有奇。厥後崇仁東鄉金溪次第克復。聽王率六萬人投誠。江西指日當可肅清；惟湖北之賊，尙難速了耳。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沅弟左右：

曾文正公家書

五二

數日未寄信與弟，想弟懸系無已。余回省寓，內外平安。

弟撤軍之事，余必一一速辦，除催李世忠及辦裏下河之捐外，再札上海官紳，辦  
運捐六十萬，並加函託蘇常紳士，必有所獲，弟可放心。昨得雲仙信，已辦六萬運解弟  
營。

弟之退志，兄應成全；兄之門面，亦賴弟成全。第一要緊守金陵蕪湖金柱三處。第  
二要分一枝出剿廣德，以塞衆望。卽令朱南桂與劉松山易開俊三人進剿廣德，而弟處分  
三枝防甯郡涇旌，或亦一道。望弟早爲酌定。倘兄之門面撐立不住，弟亦無顏久居山中  
矣。熊登武張詩日劉南雲三人，萬不可放走。陳舫仙稍遲一步，明年再退可也。此外執  
習執散，聽弟裁酌。

弟肝氣不能平伏，深爲可慮；究之弟何必鬱鬱？從古有大勳勞者，不過本身得一爵  
耳。吾弟於國事家事，可謂有志必成，有謀必就，何鬱鬱之有？千萬自珍自重。

同治三年八月初二日

沅弟左右：

弟肝氣尚旺，遇有不稱意之端，必加惱怒，不知近日如何。實深廉系天下之道，無感不應，無誦不伸。以吾心之且憐且敬，知外間必千里應之，亦必憐弟敬弟，萬口同聲。弟少耐數月以待之，而後知吾言之不謬也。

吾所望於弟者三大端：一守金陵蕪金；一皖南北兩枝游兵；一修貢院。趕十一月鄉試。三者皆辦到，則弟爲我掙得十分體面，而弟回家亦心安夢恬矣。

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澄弟右右：

余在金陵，二十日起行至安慶，內外大小平安。

門第太盛，余教兒女輩惟以「勤儉謙」三字爲主。自安慶以至金陵，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隘，皆沅弟所攻取；余之倖得大名高爵，皆沅弟之所贈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貽也。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沅弟，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爲主。余於「儉」字做到

六七分。「勤」字則尙無五分工夫。弟與沅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尙欠工夫。以後各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錢，均須三思，至囑！

同治三年八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

賈院九月可以畢工，大慰，大慰！但規模不可狹小，工程不可草率。吾輩辦事，動卅百年之想。此間所購木料，中秋前可到一批，九月再到一批。

弟中懷抑鬱，余所深知；究竟弟所成就者，業已卓然不朽。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弟每取立言之萬難攀躋者，而將立功中之稍次者，一概抹殺。是孟子鉅金與羽，食重禮輕之說也。烏乎可哉？不若就現有之功，而加之以讀書養氣，小心大度，以求德日進，言日醇。譬如築室，弟之立功，已有絕大基址，絕好結構；以

曠備加鑿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無主乎？

劉宋爾輩，望弟迅速發來，必須安慶六縣無賊，兄乃可速赴金陵，至要，至要！

附

同治三年八月初九日

沅弟左右：

報舉單收到。准於十二日出奏，十字皆不更動。其千總產翎，可奏可咨者，現雖未  
覽果奏；然要之不更改耳。

湖鄒廣德既克，皖南自可不派游兵。劉朱營來皖北，甚好！惟苦無行糧。江西鹽釐  
七萬金，在途爲風所阻，焦灼之至！

蕭篤則七營，吾意仍以這撤爲是。秋網早開，業經批准。裏下河之捐，余只索二十  
萬；蓋深知復閩捐事有名無實也。

弟肝氣未痊，全靠自己以心醫之。弟若不知自愛，懊怒不已，剝喪元氣，則真太愚  
矣！

祁幼章方伯宿藻，與余同年，其尸葬金陵城中；聞春浦先生派二僕來尋，望弟善視之。陸淦諸公之尸，余雖有札與上江兩縣，均望弟留心尋覓也。

同治三年八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

沅弟溼毒與肝鬱，二者纏未痊愈。溼毒因太勞之故；肝疾則沅心太高之故。立此大功，成此大名，而猶懷鬱鬱，天下何一乃爲快意之事，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余於本月爲代具請假摺，九月再奏請開缺，十月當可成行。余之精神日疲，亦難當此重任；然目下不能遽引退，且待沅弟退後，再作計議。

近日家中內外大小，「勤儉」二字做得幾分？門第太盛，非此二字斷難久支，務望慎之。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日

澹弟左右：



今日乃弟四十一大慶，吾未得在金陵舉樽相祝，遂在皖作壽詩，擬寫小屏幅帶至金陵，以贈微意。一則以紀澤壽文不甚愜意，一則以近來接各賀信，皆稱吾兄弟爲古今僅見，——若非弟之九年苦戰，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采衆人所頌者以爲祝詩也。東坡有壽子由詩三首，吾嘗過之耳。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

澄弟之肝疾未平，溼毒更熾。克城封爵之後，面鬱抑之氣并未稍減。余在金陵住二十餘日，察沅心懷，似稍開豁，病亦日減。近與余相隔二十餘日，情復鬱結，疾亦略增。余窀初一日起程再赴金陵，家眷同去；并具摺爲沅弟告病開缺，回籍調理。沅見歸期已近，或可速痊。然起行總在十月，但能歸家過年，不能趕十一月初三也。

吾家子姪，人人須以「勤儉」二字自勉，庶幾長保盛美。觀漢書霍光傳而矧大家所以速敗之故；觀金日磾張安世二傳，解示後輩可也。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

弟疾日減，周旋衆客，精神照應得到，至以爲慰。

曾恆德等今日自京歸，溫恒兩弟又奉恩命。茲將諭旨鈔寄弟閱。朝廷待忠勤之家，有加無已。但願吾家丁口日繁，子弟讀書勤儉，稍有成立，則弟之功，所以垂裕後昆者遠矣。

同治三年九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

余於初一日自安慶起行，初七日到金陵，初十日入署，內外平安之至。沅弟溼毒未愈，而精神尙極完足。肝疾雖深，而亦尙能自持，不至遽損真元。惟夜睡多不成寐，不知何日始得全愈？初十日奉到諭旨，准其開缺回籍調理，恩賞人參六兩。大約九月底十月初可以起行；十一月初三日或可到家，趕上祭期也。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

弟爲送考，兩次香省，實覺過於艱難，兄隨之，深抱不安。且弟於家庭骨肉之間，勞心勞力，已歷三十餘年；今年力漸老，亦宜自知愛惜保養，不特爲家庭之際不可過勞也。

吾入金陵署中已半月，大小平安；隔日望沅弟處書病，勸沅不必吃藥敷藥。此等皮膚之疾，終可不治自愈。惟夜不成寐，却是要緊之症，須用養心和平之法醫之。

樁一帆事，不能詳誌。鹽河之事，全依素師與黃郭之言，斷不掣肘。

同治三年十月初五日

澄弟左右：

初一日沅弟起程旋湘，吾送百里至采石磯；初四早，兄弟分手。吾於本日即還金陵，令紀澤送至蕪湖以上。初五日已刻，紀鴻與叶亭錫到金陵署內，不知何以與沅船相

左，不得一謁見也。

余身體平安，惟諸事叢集。撤勇極多，欠餉難清，尙費周章耳。

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澄沅弟左右：

接澄弟十月初九日一函，沅弟在漢口發價，具悉一切。

沅弟病勢，十愈六七，欣慰無已。余近日心緒多不適：一則前有楚北之行，深慮各營欠餉無着；一則自上游來者，皆言沅弟病體增重；一則科塲雨雪交加，嚴寒侵人，而蕭梁等約期之餉，尙無著落。茲余既免湖北之行，而沅弟之病大愈，寸心帖然無憂，至幸，至幸！

鄉試雖風雪苦寒，而頭二場清吉平安。少荃感寒頗重，二三傷未能點名；若迅速就痊，則科塲完美矣。

甲五姪又生一女，望從此三女之後，繼以三男。科四完姻後，吾三家桐孫秀發，

賊綿綿，斯爲至祝！

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澄沅弟左右：

科九鼎三兩煙，字姿俱好。鼎三善讀書，大慰，大慰！溫弟蕪奇未廢，將來其食報於此乎乎？

余於十七日仍接督篆。少葦中丞之病，已十愈其六；余今日進閣看視，尙有餘熱未淨。

澄弟謂城中駐紮萬人太多，所論極是。然昨日科場，士子萬餘在城，與兵勇並無半縷口舌。沅弟與余約定，苟有銀錢，卽隨時裁撤。今冬縱不能撤，明春必遣撤也。

鹽務日有起色。自下淮南之鹽，以秦州河酒，不能出江爲苦；淮北之鹽，以洪澤湖凍，不能運淮爲苦，新春當大旺矣。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曾文正公家書

澄沅弟左右：

臘月朔六日接沅弟信，知已平安到家，慰幸無已。

步蓋於初六日起行，已抵蘇州。余於十四日入闈寫榜，是夜三更發榜。正榜二百七十三，副榜四十八。闈墨極好，爲三十年來所未有。韓齋先生與副主考亦極得意，士子歡欣傳誦。韓師定於二十六日起程。本堂孫編修奏請便道回浙；此間公私送程儀，約各二千有奇。

營挑渡秦淮河，已渡十分之六，約年內可以竣事。

澄弟所勸大臣大儒致身之道，敬悉，敬悉。惟下精神，實不如從前耳。

瞻原堂論文鈔，東坡萬言書，弟閱之如尙有不能解者，宜寫信來問。弟每次問難，余每系批幾條。兄弟論文於三千里外，亦不減對床風雨之樂。弟以不能又爲此生缺憾，宜趁此家居時，苦學二三年，不可拋荒片刻也。

開治四年（乙丑）年正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

前奉飭南雲赴豫之旨，殊難籌畫；少荃亦以劉銘傳赴豫爲難。此次旨諭，概免中州之行，以後諸事皆易措置。惟秦霖須速赴和驛；劉銘傳赴閩，歸左帥調度，尙非二將所顧耳。

弟病近日大愈否？瘡癤皆皮膚之疾，決無損於元氣，切不可輕用克伐之劑。謂之「無罪攻伐」。吾觀在途弟所寄篋軒之對，眉生之屏，皆圓潤秀勁，其福澤必方興未艾。韞齋先生謂京中之言弟者，賢愚皆俯首無異辭。弟若無端而鬱惱，是與無罪而攻伐同一失也。

余近事極順，弟可放心。願兄弟常誦常棣小宛二詩以自保耳。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

弟信言寄文，每月以六篇爲率。余意每月二次，每次未滿千字者則三篇，千字以上

者則止一篇。選文之法，古人選三之二，本朝人選三之一，不知果當弟意否？弟此時講求奏議，尚不爲遲；不必過於懊悔。天下督撫二十餘人，其奏疏有過當者，有魯衛者，有不及弟者。弟此時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以弟攻金陵堅苦之力，用之他事，又何事不可爲乎？

同治四 正月三十日

澄沅弟左右：

陳舫仙放陝西臬司，茲將飭知排遞長沙轉送，請沅弟專送陳家。并囑舫仙迅速屏當，由家赴鄂，由鄂坐輪船來金陵，拜發謝恩摺。摺內照例聲明「迎摺北上，進京請訓」。如諭旨令「即赴新任，無庸來京」，則舫仙仍坐輪舟回鄂，由襄陽赴陝履任。如諭旨「著令來京」，則或即從金陵北上，或回鄂，由樊城北上，均無不可。請沅弟與舫仙商定一切，先行排遞函覆。或仿照江達川元年之例，謝恩摺件，請憲城代辦，附輝中丞奏事之便具奏。俟奉到批旨，如令進京，則坐輪舟由金陵北上，亦屬妥協。二者似後



「策更爲易行，以達州有樣子可循也。」

同治四年二月初五日

澄沅弟左右：

少荃派郭松林等帶八千人由輪船赴閩助剿，二月杪可以成行。侍康二逆在閩，其饒尚張，將來必爲江西楚粵之禍。吾鄉近日風氣人情，兩弟細察之，不至更遭浩劫否？若沅弟倉卒用兵，足以捍桑梓之難否？次山中丞被查之事，不至去位否？環顧各省疆吏，蘇芝滿意之選，不審天意復何如？

金陵已撤八營，截至正月末止，將來擬再撤八營，留四千入守城。朱雲巖定於五月連撥，餘亦次第撤散。

余身體無恙，惟心血日虧，日光不耐久視。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

澄沅弟左右：

曾文正公家書

初二日接奉寄諭，飭沅弟迅速進京陛見；茲用排單，恭錄諭旨咨至弟處。上年十二月，韞齋先生力言京師十大夫於沅弟毫無間言，余即知不久必有諭旨徵召；特不料如是之速。余擬於內覆奏一次，言「弟屢患霍亂成疾之病，尙未痊愈，趕緊調理；一俟穩痊，即行進京」云云。而商臣弟國荃，令將病狀詳細陳明」云云。沅弟奉旨後，望作一摺，寄至金陵，附金嶺摺之便覆奏。余竊不練屢釀之症，纏綿未已，兩季用心太過，肝家亦隨時受傷。必須在寒露裏一年，或可奏效；明春再行出山，方爲妥善。若此後再有諭旨來催，亦須稍能成寐，乃可應諾急出。不審兩弟之意以爲何如？

筱荃來撫吾湘，諸事何不至大有更張。惟次山以微罪去官，令人悵悵。沅弟前爾有長沙之行，想正值移宮換羽之際，難爲情也。

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

澄沅弟左右

一 襄陵陳忠肅紀將軍勇善老練，沅弟尙稍編節略，其名似謙，其實頗耳。弟以不能文

爲深恥，無以征仲體弱，過於自恕自逸。知元年八九月雨花臺之役，弟晝夜不成眠至五十餘日之久而卒，年僅四五六而已，弟憂勞更甚，爲日更久。豈當時體氣忽健，異於生平哉？因癘入癘，視沉浦非能克金陵之人，發憤欲一雪其恥而伸其志，故無其爲積弱之軀也。目下用力於繁講文章，並備稿存者，年換命之道。不過一二年間，諭旨必屢催出山。一經履往滄海，諸務冗雜，欲再專力於文章，則不能矣。

一  
同治四年三月十八日

沉浦弟左右：

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日寄諭，首行軍機大臣之上，少「議政王」三字，殊堪大詫。以前無不有舊臣字者，雖恭王病假之時，亦尙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諭，亦尙有之。若非生死太變，地必斥逐，不與聞樞密大政矣。此事關係絕大，不勝悚懼！

頃又聞河南之賊黨全由東單縣汶上，僧即亦追至汶上。汶上去山東省城僅二百餘里，法道難曉亦二百餘里。法道難曉亦有識之士，與相變之友，多勸弟暫緩出山；余意亦

欽弟久養痼疾，閉戶三年，再行出席艱鉅。若各路不靖，則恐又有徵召之旨。弟身軀未痊，總宜再三斟酌。如有覆奏之疏，專人至鄂，搭洋船至金陵，由余代遞，最爲妥叶，免致兄弟齟齬兩歧也。

同治四年四月十五日

澄沅弟左右：

山東回竄之捻，尙在江南徐宿一帶；調淮勇二千餘人駐揚州，三千餘人駐清江，并長岐水師百餘船，均到防矣。劉銘傳等萬餘人自六安赴徐州，尙未到防，大致足禦寇氣。惟羣軍八千人在湖北金口登岸，不聽號令，各持軍器洋槍，成隊南行，不知吳叛逆乎？抑僅潰散已乎？此事關係極大，殊深焦灼！此軍若潰，則厚庵一軍，亦屬可慮。

厚庵奏分六省釐金，萬做不到，徒託空言；其奏改西征局，不能不妄爲調停。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澄沅弟左右：

接兩弟信，并渠姪夫婦安稟，欣悉新婦有和順載福之象。從此和室宜男，家慶縣長，企慰無似。

程鴻兒於四月廿一日完婚，外間即無一客。衙門辦喜事，似較家鄉稍簡易也。

沈弟寄到覆稿，當略爲修飾，日內拜發。陳勗仙朱心鑑到此，陳謝恩摺，亦於日內附報發去。魏柳南自京師歸，亦恰至此。凡從弟當差者，無不厚明誼美；將來出任，當能東顧自愛。

弟病以怔忡不寐爲最要之症；外毒及善忘，多感傷，皆不其要緊。開卷心疼，總由於心肝血虧之故。治之道，非藥力所能速效，自以不看書，不用心爲良方。

余因聞塞營之變，近日毫無懼悚。

又接兩弟信，梁葆頤在衛既不相宜，余卽批令歸湖南，酌委署專，不復與聞鹽務！

同治四年五月初五日

盧沅弟左右：

魯文忠公家書

弟內家接弟信，想家中各宅平安。

余於初二日接奉廷寄，飭余出省督師剿賊，尙未開江督之缺，不過駐江南境內，初三日接奉廷寄，則僧郎在鄆城陣亡，飭余赴山東督剿，以季少奎署江督，劉松齡護撫。吳鈞復鑒於月半後來甯，余於月底起行。

金陵之兵千人，現札令願隨征者，自告奮勇；願撤散者，遣發回籍。各營自行具稟，或北征，或南歸，擬令同日起行。但留一營護衛衙署，暫不撥動。家眷應否回湘，秋邊再作計較。淮勇現有劉銘傳等萬餘人在徐州；張樹聲三千五百在清江。余擬帶此萬四千人赴東。此外又調壽春鎮易開俊三千人以行。金陵之告奮勇者，無論多少，皆與易同打一路。此外令申甫至山東，就地新募馬勇數百，合計二萬餘人，當足以禦寇氛。

沅弟覆奏之摺，業已拜發，茲將原稿寄回。

同治四年五月十五日

澄沅差左右：

余白初三日奉到北征廣東之命，厥後屢奉宵諭嚴催。金陵十六營勇丁，人人思歸，直至初八日始議定：張詩日帶仁字一營隨征，又新招較字一營；羅茂堂招晉字豫字兩營；朱星樞招星字左右兩營，合成三千人。初九日飛檄劉松山來金陵，頃已來此商定，渠帶三千人隨征。又易開俊專弁稟告奮勇，亦經批准；渠所部亦三千人。通其帶湘勇九千人，淮勇二萬二千人。除劉銘傳周盛波張樹聲外，又添派潘鼎新五千人，由輪舟赴天津也。步兵已厚，只須添練馬隊。若賊不渡黃，剿辦尙不甚難；一渡黃，則手脚忙亂，萬目懸望，萬口讖議，余實應接不暇，難乎其免於大戾矣。

寄諭中，兩次催沅弟出山任事，昨奉批旨，亦催弟進京。沅弟曾爲封疆大吏，又係立功受爵之臣，禮數稍優，自不必懸於一出；况病勢尙重，萬難遽膺艱鉅。筱荃中丞錄旨宣示，到家時，不知弟曾呈請筱荃代爲懇奏否？

弟曾待少荃來甯接篆，十五營開船西歸後，定於二十五日起程。此後相去愈遠，不能再用專差遞信，但備卅三來家信，由驛遞至筱荃轉交而已。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禮沅弟左右：

紀瑞堯得取縣案首，喜慰無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諄囑瑞堯，從此奮勉加功，爲人與爲學并進；切戒「驕奢」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姪爭相濯磨矣。

吾自奉督辦山東軍務之命，初九十三日兩摺，皆已寄弟閱看，茲將兩次批諭鈔閱。吾於廿五日起程登舟，在河下停泊三日。待遣回之十五營一概開行，帶去之六營一概拔隊；然後解維長行。

茂堂不願久在北路；擬至徐州度暑後，九月間准茂堂還湘。勇于有不願留徐者，亦聽隨茂堂歸。續使途中全軍人人策蹕，可去可來，無半句閒話，藉藉人議論。沅弟千萬放心。

衆吾尖楚澀，不能多說話。諸事不甚耐煩；幸飲食如常耳。

沅弟溼瀟未減，懸系之逾！藥物斷難奏效，難以龍鬚能睡爲妙。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日駐洪澤湖東口

澄沅弟左右：

羅茂堂與朱等六營，劉松山六營，先後越臨淮。臨淮距清江四百二十里，距金陵四百六十里，距安慶六百六十里，以發仍可專人由安慶送信到家。

雒河集營盤，被髮捻圍困，英方伯沖出後，諸將堅守無恙，然亦岌岌難久保矣。易開俊紮西洋集，距雒河五十里，適以目疾出營，輕赴徐州，不能不予以嚴處。

徽休青陽三軍開餉，情同叛陣，不知近日安戩否？實深憂系！

沅弟屢念金陵各軍，悉宜早撤，良有卓見。今金陵之營，僅存劉朱朱三軍，尚在臨淮，每月由江西鹽務局發給滿餉，不知有他變否？擬就近體察，商之小荃中丞辦理。

孔身體平安，惟不能耐勞苦。捻賊已成流寇，斷難收拾；余亦做一旧算一日而已！

同治四年六月初五日

澄沅弟左右：

翁文正公家書

沅弟病雖愈而尙黃瘦，實深懸系。建非常之功德，而疑謗交集，雖賢哲處此，亦不免於抑鬱寧驛；然蓋世之事業，既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悠悠疑忌之來，只堪付之一笑。但就積年之勞傷溼毒，日漸輕減，則正氣日旺，固好排遣一切耳。勗仙知沉頗深，感恩尤切。每言：「沅公精神極好，後來勦業方長；惟區小病，不足爲慮。」余聞之常爲一慰。李季莖與勗仙親如骨肉，言其功勞極大，牢騷甚深，而病頗可慮。余觀季莖雖瘦削異常，而精神尙足，當無他慮。

聞兄抵臨淮，羅張朱六營於初三日到，劉松山亦到。雒河軍之圍，宛免如故。劉銘傳一軍，日備可到，不知能解圍否。若果解圍，則舊冀河南湖北，恐不出阮弟所料。若各縣重兵齊到，而卒不能解圍，則中原癘癘矣。

渠身盡精研，不確來齊，全區軍備，處處寬嚴，若有隙登，則皆必憂灼。

鄂岳慶遠宿願一帶，人心甚壞，親近捻匪，仇視官兵，亦久亂之氣象也。

澄沅弟左右：

日來淮水漲發，羅梁張六營，劉松山六營，陳自明之四營，皆在水可淹入之處，營之周圍築堤禦水，若不幸而隄穿，則營中有入水二三尺者，有入水四五尺者。不得已，今日用船渡至南岸，大約五六日乃可渡畢，然後再漲水一丈，則百里內幾無一可駐之處，又無草柴可食。然後知臨淮之苦，爲他處所未有也。

維河集已於初二日解圍，賊蹤西竄，尙無確信。大約河南之南汝峯，湖北之德黃襄，皆嘗其衝。此賊已成流寇行徑，殊難收拾。

吾旂用淮勇諸將，自以劉銘傳爲首選，然其心志是否翕服，尙未深知。又有一驍將陳國瑞，桀驁難馴。昨發去一批，錄寄弟閱。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澄沅弟左春：

接解差傳五月信，知沅弟又復大病，且久勞久病之軀，又多服攻伐之劑，殊爲懸慮。

曾文正公家書

次日，攜妻攜子，直往晉陽，沉弟比蘇山西巡撫。既感宋恩高厚，不爲淫言所惑。予以最稱完善富庶之區，又慮沉體尙未復元，恐不宜遽出任此勞動。計湘鄉奉到諭旨，不過七月，沉病若已太愈，應詔赴晉，則七月初旬，當具摺謝恩，自請進京陛見，再履新任；若尙未全愈，稍爲調養，再行北上。計拜摺之期，不及待兄此次之信耳。

山西號稱富國，然年來京餉，全以該省爲大宗。釐金尙未辦動，入款較道光年間，不見增多。出款則較昔日增。去京極近，銀錢絲毫，皆戶部所深知。沉弟有手筆太廓之名；既爲安靜省分督撫，則正權各款，不能不謹慎節儉，絲絲入扣。外間擬弟再出，當係軍務棘手之處。此時山西雖無寇警，而聖意慮捻匪入晉，逼近畿輔。弟到任，似宜多帶得力將官，勇丁則就紮在晉招募。南人不慣麵食，晉中尤無稻米可買，不似直東，尙可由大海及運河設法也。

弟進京可由安慶登陸至徐州與兄相會，營盤一切。

聞欽差至山西，實係至陝查辦霞仙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宦海真可畏耳。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澄沅弟左右：

接弟信，沅弟定辭山西巡撫之任。以弟之榮利泊如，塵視軒冕，可喜！可敬！觀弟之病勢未減，又可慮也。究竟弟病狀比在金陵時痊愈幾分？不能構思，則兄於八年春數月不眠，奄奄欲盡；厥後六月再出，憤發自勵，不過半年，精神大振。弟目下之病，似尚不如余八年之甚；惟小便太多，殊爲可慮。宗氣動搖，是何症象，下次詳以告我。此次縱或恩准開缺，而數月之內恐不免再有徵召。兄因相隔太遠，奏疏中只能作活筆，不敢太說呆了。

余在外太久，精力日憊，已與少荃訂約，決不回江督之任。捻事亦茫無頭緒；惟國所部各軍，尙有少半奉繳，不能遽爾引退。惟望弟振刷精神再出，則吾擔輕矣。

同治四年八月初六日

澄沅弟左右：

曾文正公遺書

八月朔四日抵徐州府，接沅弟七月二緘，并摺稿二件。前頗以弟病甚深爲慮，得此二緘，益爲放心。年僅四十二歲，即再養二年，報國之日方長。此次固辭恩命，能認足調養年餘，於保身之道，出處之節，均屬斟酌妥善。特恐朝命敦促，不容久住，下耳。

二摺措辭均極得體。養病之期，續以養到自己能用心作奏時再行出山。接訪仙及各處傳件，似前此謠詠之辭，業已渙然冰釋，儘可安心靜攝。劉朱撤營之早遲，金唐各營之變否，余當細心料理，弟可概置不問。

余決計不回江督之任，擬於九月間將全眷送回家鄉。郭宅姻事，擬於十二月初二日，在湘陰成禮。頃有與澤兒一信，鈔寄弟閱。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澄沅兩弟左右：

朱金權來徐，言我五家昆弟之和協，後輩子姪之賢良，聞之令人心怡神旺。

兄自出金陵後，公事較減，氣體較健。惟捻匪勁騎萬餘，飄忽難制。昨有柱牛洪等股

，三十五等日在廟家口附近爲劉銘傳一軍所敗；不過五日，即已竄至山東之曹州等縣，每日行百四五十里。

余所接層邱馬隊，皆人疲馬乏；屢挫之後，心驚膽寒，何能破此悍賊；殊爲焦灼！接紀澤信，家眷不願仍住黃金堂，擬即在長沙小住。余以長沙繁華，不如暫留金陵數月，令紀澤先回湘鄉，稟商兩弟，覓一妥屋，修葺就緒，再臧告金陵全眷回籍，庶幾有條不紊。請兩弟先爲籌度一處，以不須新造者爲妙。紀澤今冬先歸，全眷須明年也。沉弟請開缺一疏，此間尙未奉到諭旨。霞仙得降調處分。其辨誣一疏，不愧名作；不料竟以獲咎，可慨耳。

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

澄沅弟左右

閱邸鈔，弟仍未開督撫之缺，賞假六個月，在籍調理。明年二三月間，體氣復元，即可赴山西。如精神尙難任事，屆時再行疏陳；目下則須具摺謝恩，不開缺而在籍養

瘡，亦曠輿也。

賊軍山東後，蹂躪於曹州各屬。徐州派去之兵六千人，日內當可接仗。

頃奉寄諭，欲以李少奎視師河洛，而吳仲仙署理兩江，垂詢當否，復稟頗難措辭。李不在兩江，則余之餉無着矣。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澄沅弟左右：

十日內未接兩弟信。徐州去湘太遠，驛勇送信者均難如期往返。風聞沅弟近已留續，多而且美；不特不似病人，并加豐腴，果否？

賊在徐郡百里內外沛縣等處。徐州僅有吉中八營，係今夏新招者；忠樸四營，係豫勝營舊部，只堪堅守，不能出戰。調山東之兵回援，三月內必可趕到江南。另調八千人來徐，五日內亦可續到。兵到則賊又他竄，恐未必能一痛剿也。

少蔭入洛一案，已於十九日覆奏。金唐關餉一案，已在徵正法廿餘人，并解營官數人。



來徐，當可一結，不致決裂。惟與朱雲巖三軍同時遣撤，須欠餉七八十萬，恐難應手耳。

接雲仙信，婚事改期明年。紀澤今冬尙可不回，明歲再送全眷回湘。移屋之事，即求兩弟代爲料理。紀澤雖先歸，渠亦不善經理，須全稟叔父命也。

同治四年十月初五日

澄沅弟左右：

覆奏少荃不宜入洛，李丁不宜遽贖封疆一疏，奉旨留中，并無寄諭，頗不可解。

京撫閻丹初與此間水乳交融，豫撫吳少村多所牴牾。吾以位望太隆，從不肯攀勳鄉封疆吏，故河南公事，不甚順手。若少荃長任兩江，餉事不至掣肘，吾將於撤朱唐金軍後，接撤劉朱二軍，騰出六軍之餉，概養淮軍，專辦捻匪，或可有濟。若少荃不在兩江，軍餉斷難應手，吾不能不引疾告退，月內當有明降諭旨也。

張文端公家訓一本，寄交紀渠姪省覽。渠姪恭敬謙和，德性大進，朱金權亦盛稱之。將來後輩八人，每人各給一本；又給沅弟所刊庭訓格言一本，又以星岡公一書蔬魚

「豬早掃考實」八字教之，一門之風氣自盛矣。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澄沅弟左右：

吾以淮軍分布濟甯徐州歸德周家口等處。此次擒匪東竄，處處被我軍攔頭擊敗，皆自投羅網者然。從此或不敢肆意流竄，恐將爲湖北之害耳。

沅弟已具摺謝恩否？如身體果未全好，明年二月再行辭謝，尙不爲遲。目下則不宜疏辭。以朝廷之仁厚，凡任事之臣，當可善始善終。兩弟悉心酌之。

鳴原堂論文已鈔若干篇？此間無底稿可查，請弟鈔一目錄寄來，擬再續批數十篇，以成完編。或取佳文，或取偉人，總期足以感發興起耳。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澄沅弟左右：

衡永寶三府改食粵引，澄弟所陳，本係便民之舉；然鹽法不便民者極多：如瓜洲係

鹽灘出產之區，然對岸之鎮江府，僅隔八里，例食浙引，不准食淮引，不便孰甚焉？蓋處處求便於民，則近者只食三四文之鹽，而遠者雖出錢一二百而尚無鹽可買，故不能不畫配引地以銷貨，均勻貴賤以裕課也。吾今不爲江督，不復與聞鹽政，遂不言衡永寶之事矣。

米捐保獎，俟有保案，卽當附奏。吾經手事件，擬一一清理完竣。朱唐金三軍，現均遣撤將畢。三軍遣竣，卽遣撤劉宋三軍。至明年夏，遣王可陞一軍，則大致蕪了矣。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五日

澧沅弟左右：

近一旬中軍務並無一事。賊在河南南陽一帶，吳少村中丞瀝陳河南萬難情形，其語頗優傷余處。

霞仙仍爲陝撫，不失舊物；此近數十年未見之事。朱石翹之技倆，始終不得一逞耳。余定以李幼奎劉省三兩軍爲游擊之師；而徐濟歸德臨淮周家口等處，仍舊駐防不

勳。駐防者，以備攔頭要截；游擊者，以備跟蹤尾追。

余亦於新年移駐周家口。沅弟若決計出山，則自漢口坐輪至周家口，旱路不過八天。余上次所商之信，言以臘底之信爲定，兩弟想必能熟商妥策矣。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澄沅弟左右：

余經手事件，只有長江水師，應撤者尙未撤，應改爲額兵者尙未改，暨報銷二者未了而已。今冬必將水師章程出奏，并在安慶設局，辦理報銷；諸事清妥，則余兄輩或出或處，或進或退，綽有餘裕。

近四年每年寄銀少許與親屬三黨，今年仍循此例。惟徐州距家太遠，勇丁不能攜帶。因寫信與南坡，請其在鹽局免匯，余將來在揚州歸款。請兩弟照單封好，用紅紙簽寫「菲儀」等字，年內分送。千里寄此毫毛，禮文不可不敬也。

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六

澄沅弟左右：

本房連添三丁，尚有夢熊者五人，深爲喜慰！星岡公之後，想亦必瓜瓞繁衍。吾近歲純是老人情懷，專盼家中多添幼孩也。

鼎三體不甚弱，尤爲欣慰！凡後天以理爲主，脾以穀氣爲本，以有信爲用。望兩弟常食鼎三，每日多吃飯粥，少吃雜物。無論正餐及點心，守定一個時辰，日日不差。若有小小病症，堅守星岡公之教，不輕服藥，至要，至要！

富托本窠一等屋場，弟若肯代爲收拾，必是第一等妥當。乃必待紀澤母子到家看定，再行修葺；且今先在大夫第小住，實屬情文周至。手足至親，不復言謝。

進退大處傷身，余亦深以爲慮。然少荃不果赴洛，霞仙不堪去位，朝廷擇善而從，不肯堅執自用；即恭邸大泣，亦不久即平，是非究不顛倒。沅弟自以再出爲是，下次再詳論也。

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曾文正公家書

五五

澄沅弟左右：

近日賊情，張總愚一股，尙在南陽；賴汝光任柱等股尙在光州固始一帶。

聞京師之東北山海關外奉天等處，馬賊猖獗，派文尙書福將軍剿辦，尙未得手。新授徐海道張樹聲爲直隸臬司，聖意蓋欲多調淮勇，北衛畿輔。局勢又當少變矣。

沅弟出處大計，余前屢次言及，謂臘月乃有準信。近來熟思審處，勸弟出山，不過十分之三四；勸弟潛藏，竟居十分之六七。

邇中新例甚多，余處如金陵續保之案，皖南肅清保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勸遭廢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甚苛，措辭甚厲，令人寒心。

軍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頭緒繁多。西北各省，餉項固絀，轉運尤艱。

處山西完善之區，則銀錢分文皆須入奏，難以放手辦事。若改調凋殘之省，則行「劍民飲怨」之政，猶恐無濟於事。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萬分艱窘，戶部猶將江西舊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

共事諸公，曷致齟齬，稍露聲色，羣譏以爲恃功驕蹇。爲出山之計，實恐愾氣時多，適意時少；若爲潛藏之計，亦有須熟籌者。

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翠灑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復思出山；近徐松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復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爲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沅弟雖積勞已久，而才調實未能盡展其長，恐難久甘枯寂。目下李筱荃中丞相待甚好；將來設與地方官不能水乳交融，難保不靜極思動，潛久思飛。以余飽閱世變，默察時局，則勸沅行者四分，勸沅藏者六分。以久藏之不易，則此事須由沅內斷於心，自爲主持；兄與澄不克全爲代謀也。余前所謂臘月再有確信者，大率如此。下二次更當申明之。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澄沅弟左右：

捻匪全入湖北，任賴半李兩股，與成大吉之叛卒勾結，在黃孝羅麻一帶；張總愚亦

在襄樊一帶。余調劉銘傳九千人由周家口馳援黃州，不知趕得及否？聞關東之騎馬賊甚爲猖獗，劉印渠帶兵至山海關防堵，廣東一股，亦不易了。天下紛紛，沅弟斷不能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卒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主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終不失爲上策。沅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此處有宰力，到處皆坦途矣。

同治五年（丙寅）正月初六日

澄沅弟左右：

近日未接來信，想各宅平安。新歲內外多祜，爲慰！

任賴牛李等會，全萃湖北黃孝羅麻等處，余調劉省三全軍九千人援鄂。

成武臣之叛卒，聞官相以廿萬撫之，業經招集七營。官相並未將叛變情形入奏，但實披營索餉，滴爲捻所乘，挫退而已。



湖北軍政，多由於閩人僕隸及委員之嗜利者，奏牘則一味欺蒙，深爲可歎！以各省用事之人言之，軍事將見日壞，斷無日有轉機之理。沅弟假滿出山，與各鄰省督撫共事，亦必齟齬者多，水乳者少。然吾兄弟受厚恩，享大名，終不能送藏避事。亦惟循前信所言，澆禍福毀譽於度外，坦然做去，行法俟命而已。

同治五年正月十五日

澄沅弟左右：

沅弟出處大計，余臘月十五日信，六分勸藏，四分勸行。而以欠藏之不易，又囑沅內斷於心，自爲主持。至臘月正月兩信，則專勸弟出山；蓋終不免於一出，不如假滿即出，最爲體面。惟決計出山，則不可再請續假，恐人譏爲自裝身分太重。余此信已爲定論，下次不再商矣。

沅弟以余待米唐等稍失之薄，余心亦慳不甚安恬。然天道不能有舒而無慘，王政不能有不無而無威。近日劾吳少村，及驅逐在徐之王刁兩團數千人全回山東，亦似相失之

薄，而非此實辦不勤也。

夾袋中並無新儲之才，惟幼泉及張穉堂較優，不知果有所建議否？

同治五年二月初一日

況弟左右：

頃奉正月廿六日諭旨，弟調湖北巡撫，且令即赴新任。雖明發諭旨中，無「無庸來京」字樣，而寄諭中，似飾弟就近履任，即辦鄂境之捻。朝廷爲地擇人，亦即爲人擇地。聖恩優渥，無以復加。而余辦捻事，正苦鄂中血脈不能貫通。今得弟撫鄂，則三江兩湖，均可合爲一家，聯爲一氣。論公論私，均屬大有裨益。

余前調時，日對松山二鎮，帶十九營赴鄂助剿，定於二月中旬起程。又春霆一軍，諒旨令赴楚豫之交，歸余調度。余正慮相離太遠，呼應不靈。弟在湖北，則就近調遣，節節鑿道。

弟奉旨後，即於謝恩摺內聲明：「一面酌帶營勇赴鄂剿賊；俟鄂難稍平，人心稍

定，即行進京陛見。」如諭旨不令來京，亦儘可帶兵出境，兄弟相會。

赴鄂行期，或可不待六月假滿。如待假滿，亦斷不可展限。君恩過厚，無令外人疑爲裝腔做勢也。

同治五年二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

接廿六日諭旨，弟調補湖北巡撫，速赴新任。又奉寄諭，俟弟接印，鄭小珊中丞乃行交卸。又接胡蓮舫京信，鄂人亦望弟拯救甚切。其時尚未得弟撫鄂之信，已有雲霓之望；况一聞新命，中外懸盼，自爲更切。弟此次履鄂，似不可稍涉遲迴。

至募勇之多少，由弟自行酌量；大約以八九千爲率。另增馬隊千餘成一軍，可爲游擊之師。

余總本有劉省三李幼泉劉仲良三枝淮甬游擊之師，劉壽卿張田峻合成湘勇一枝游擊之師，合之鮑春霆全軍赴鄂，已五枝游擊矣。

弟既接印，公事甚多，似不能親臨行陣。卽偶一督戰，亦可暫而不可常；宜另派一可靠之統領。

弟駐紮或在黃州，或在德安襄陽，細看再酌。

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

接弟排遞之信，知弟將以三月初間赴鄂履任，至以爲慰！

兄到濟甯數日，恰值張總憲大股來齊，不惟不能遽赴周家口，并不敢出閱視黃河運河。蓋恐州縣將領，但顧接差，反不禦賊。本日有陳奏軍情一摺，鮑君餉項一摺，另牘咨座。

紀澤等送全眷回湘。鄉間若無良師，擬在皖吳擇師，留紀鴻在於弟署讀書。不知紀瑞等等爾母來鄂否？

余在濟甯小駐。若賊不渡運，張逆一股，又將回豫，余稍徘徊旬日，任賴等股若不

東竄，則余仍赴周家口，再謀兄弟相見之法也。

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

澄沅弟左右：

前聞捻匪不如髮逆；張總愚一股，又不如任賴等一股。不知張逆狡悍若此，竟無術可以制之。沅弟到任後，仍須以治兵自強爲第一義。

小宋到鄂濬任，已作函商之喬鶴情，請其一函派人接署，一面附片奏明。

弟駐襄陽甚好。春霆可駐南陽，其糧臺則設於襄陽。劉仲良則改駐徐州等處。

謝恩摺尙穩適。好摺奏手，竟不可得。

近年如沈幼丹在江，蔣香泉在浙，皆以聯絡紳士，大得名譽，跪道攀留。而雲仙以紳士，終不得久於其位。卽渠與左季高甚爲齟齬；罷官後，必更鬱鬱。弟此次赴鄂，雖不必救沈蔣之枉道干譽；然亦不可如雲仙之譏侮紳士，動或荆棘。大約禮貌宜恭，銀錢宜鬆，背後不宜多着貶詞；縱不見德，亦可以遠怨矣。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澄沅弟左右：

沅弟定於十七日接印。此時已履任數日矣。督撫本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籌餉；籌兵則恐以敗挫而致謗；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壞聲名。而其物議沸騰，被人參劾者，每在於用人之不當。沅弟愛博而面軟，向來用人失之於率，失之於冗。以淺宜慎選賢員，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數員，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資淺，貌貴溫恭，心費謙下。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堵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用人不率冗，存心不目滿，二者本未俱到，必可免於咎戾。不墜令名，至屬，至囑！幸勿以爲泛常之語而忽視之。

陳筱浦不願赴鄂；渠本鹽務好手，於軍事吏事，恐亦非其所長。余處亦無摺奏好手，仍邀子密前來，事理較爲清晰，文筆亦見精當。自奏摺外，沅弟又當找一書啟高手，說事明暢，以通各路之情。

紀澤母子等四月中旬當可抵鄂。紀鴻留弟暑讀書，餘以回湘爲定。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況弟左右：

來緘與我訂五日一信之約；此次余出營，查閱黃運兩河，並察看泰安形勢，登岱禮神，未發家信，有愆夙約，將來不知果能踐五日之約否。

山東軍情，半月前事，已具摺片之中。擒匪長處，在專好避兵，不肯輕戰，偶爾接戰，亦復凶悍異常。好用馬隊，四面包圍，而正兵則馬步夾進。馬隊衝突時，多用大刀長棒；步隊冒煙衝突時，專用長鎗猛刺。我軍若能據此數者，則槍礮傷人較多，究非擒匪所可及；劈山礮尤爲擒匪所畏。弟可詳告劉朱彭郭熊陳諸人也。

調四將之摺，甚爲條摺妥叶。謝絕陋習，慎重公事，嚴密以防門內，推誠以待制府，數者皆與余見相合，聲譽亦必隆隆日起矣。

同治五年五月初三日

會文正公陳書

六五

沉弟左右：

紀澤母子已到陽邏。紀瑞母子已自湘起程。兄弟宦遊在外，眷屬得以團聚，亦足喜也。

弟信亦不必太密，仍以十日一封爲率，或有他事，則加一封；無事亦不可減。不儘說軍務餉務之大政；卽幕友家丁及親友相從，將弁投効者，多說幾句；司道風氣，屬僚賢否，亦可略述一二，以廣見聞。余之日記，詳於小冊略於大，弟則互有詳略可也。

弟現募步隊萬二千人，馬隊千餘人，與余初次函商相符，以後不必再行添募，恐餉項不繼。所裁官相之勇，僅發數成；所添弟部之勇，必須全餉。一撤一招之際，厚薄懸殊，相形見絀，營頭太多，必生怨望。厚廩之優待楚勇，審視甘兵，遂有三月三日之變，可爲前車之鑑。

同治五年五月十一日

沉弟左右：



紀瑞姪母言已抵鄂，婦爲某而娘爲賓，客到九而至到後。亂離之世，骨肉相聚，本極難得；老年得之，爲尤難也。

弟足疾復發，極爲靡系。溼毒在下，總非本原之病。然一求速效，雜投藥劑，則難於見功。吾聞歷極久，但囑家中老幼，不輕服藥；尤不輕服剋伐之藥，即是善於養生之道。

鄂撫衙署風水之說，弟能毅然不信，可謂卓識定力。如足毒不愈，亦須略爲變通。兄向來不信擇日，風水；老年氣怯，遂徇俗見，惟弟亮之酌之。

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澄沅弟左右：

鄉間穀價日賤，禾豆暢茂，尤其是昇平景象，極慰，極慰！

賊自三月下旬退出曹鄆之境，幸保山東運河以東各屬，而仍蹂躪於曹朱徐泗鳳淮諸府。彼勦此竄，倏往忽來，直至五月下旬，張牛各股，始竄至周家口以西；任賴各股，

始竄至太和以西。大約夏秋數月，山東江蘇可以高枕無憂；河南皖鄂；又必手忙腳亂。余擬於數日內至宿遷桃源一帶察看隄牆，即由水路上臨淮而至周家口。盛暑而坐小船，是一極苦之事；因陸路多被水淹，雇車又甚不易，不得不改由水程。

余老境日逼，勉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

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即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脚二事，是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有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并勸沅弟與諸子姪行之。

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實」八

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同治五年六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

足毒居然全好，大慰，大慰！

一萬二千之數，恐不足保鄂省疆土，自可量力多招。

此間軍情，凡大處調度，均已咨達弟署。若各股均渡至沙河淮河之南，余當以淮軍扼守沙河賈魯河。

此數月內，鄂境雖十分吃緊，而使賊不得回竄東北平曠之區，各軍得悉萃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勦辦當稍易爲力。恐其半過沙河以南，半留沙河以北，則尤疲於奔命耳。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

日內未接弟信，想因余自濟起程，驛夫不知行蹤所在，或輾轉遲誤耳。十五日登舟，阻風三日，今日可至臺莊。海暑小舟，殆非老年所堪。

運河大雨盛漲，民居水皆封簷。數十萬難民，轉瞬皆成流寇。而運河東岸隄牆，雨後塌卸殆盡，秋冬無以制寇，尤深焦灼。防守沙河之策，未必可恃；而業已出奏，不得不賦行之。

春霖已自黃州起行否？若需帳棚等物，請弟飭局辦給；將來於萬五千內撥還鄂局。江西兩次來商，不欲於七萬外更增雜支。少荃亦畏霆而遠避之。弟既敬霆之爲人，即可一方維持，使之迅速集事。

雜款實有盈餘，余已囑劉申孫（懌）隨時稟請弟作主也。

同治五年七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

吾湘哥老會公然有謀反之意，可惡！可畏！若一連懲創幾次，當可戢其凶志。目下猶耽耽思逞也。

兄至沅邊，衰年怕熱，登岸小住。

聞任賴又竄睢州，將回山東，檄調銘鼎盛三軍追剿，不知何日乃能見賊接仗？

軍務毫無起色，加以大水成災，酷熱迥異尋常，心緒實爲惡劣；然亦只好安命耐煩做去。擬日內由楊莊換船，沂淮西上，八月可達周口耳。

聞弟近甚辛苦。前示養生五訣，曾行之否？老年兄弟相勉，惟此而已！

同治五年七月初六日

禮弟左右：

久未接弟信，惟沅弟信言哥老會一事，竊知近况。吾鄉他無足慮，惟散勇回籍者太多，恐其無聊生事，不獨哥老會一端而已。又米糧酒肉，百物昂貴，較之徐州濟寧等處

數倍。人人難於度日，亦殊可慮。

吾兄弟處此時世，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見窘狀，不至一味奢侈。

紀澤母子八月即可回湘，一切請弟照料。

「早掃考寶書蔬魚豬」八字，是吾家歷代規模。吾自嘉慶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見王考星岡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醫藥，地仙，和尚，師巫，禱祝等事，亦弟所一一親見者。吾輩守得一分，則家道多保得幾年。望弟督率紀澤及諸姪切實行之。

富托木器不全，請弟爲我買。木器但求堅實，不尙雕鏤；漆水却須略好，乃可經久。屋宇不尙華美，却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卽占去田畝，亦自無妨。

吾自濟甯起行至宿遷，奇熱不復可耐，登岸在廟住九日，今日始開船。行至桃源，計由洪澤湖沂淮至周家口，當在八月初矣。

身體平安，惟目尤益蒙，怕熱益甚；蓋老人之常態也。

同治五年七月十六日

沈弟左右：

兄以七夕至清江，初十渡洪澤湖，十六日至臨淮；十五酉刻在臨淮之下十里遇大暴風，危險之至，幸免於難。

今年大水，自濟甯至臨淮千三百里，民無棲息之所，業已傷心慘目；而又值非常之酷熱，受非常之大驚，殊覺行役勞苦，老境不能堪此。惟聞劉松山張詩日等在上蔡鄆城一帶剿張總愚一股，屢獲大勝，差堪一慰。尙未接稟，不知其詳。

春霆迭奉嚴旨詰催，弟須囑其迅入豫境，不可再緩，渠製車二千輛之多，不知做法何如，恐未必適於用。

聞揀用長矛者，進身極矮。湘淮洋槍均失之高而不中。此次劉張係以劈山礮取勝，近亦習購裝洋槍，請弟告之鮑郭彭熊也。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臨淮

曾文正公家書

沅弟左右：

余在臨淮，本不欲久住，定廿四日成行，已咨明幕處矣。乃病體日深，殊覺支持不住。余力守不棄之戒，竟不能堅持到底，服張敬堂所贈桂枝湯，外感之寒已覺鬆，而積受之暑溼未能清理。腹疼作脹，屢思大便，而登廁輒不爽快。現定念六日起行，不知屆時能勉強登舟否。

今年出汗太多，身體遽瘦。自問精力大減，斷不能久當大任。到周口後，與弟謀一會晤，共籌引退之法；但不以鹵莽出之耳。

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

澄弟左右：

哥老會事，余意不必曲爲搜求。左帥疏稱要拿沈海滄，兄未見其原摺，便中鈔寄一閱。提鎮副將，官階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實蹟實據，似不必輕言正法。如王清泉係克復金陵有功之人，在湖北散營，欠餉尙有數成未發。既打金陵，則欠餉不清，不能全歸咎



於湖北，余亦與有過焉。因欠餉不清，則軍裝不能全繳，自是意中之事。卽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爲心腹者，如蕭孚泗、朱南桂、唐義訓、龔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無獲裝，亦難保別人不諳之爲哥老會首。

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職，總須以禮貌待之，以誠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纓頰而保全之。卽明知其哥老會，喚至密室，懇切勸諭，令其自悔，而貸其一死。惟柔可以制剛狠之氣，惟誠可以化頑梗之民。卽以吾一家而論，兄與沅弟帶兵，皆以殺人爲業，以自強爲本。弟在家當以生人爲心，以柔弱爲用，庶相反而適以相成也。

孝鳳爲人，余亦深知，在外閱歷多年，求完善者實鮮。

余外病全去，尙未復元。初九抵周家口，此間或可久住。

同治五年八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

八月以內，連接弟信，詢及幫辦應否疏謝，余意似可不必具疏。近年如李世忠、陳顯

璫等降將，皆得幫辦。劉典以臬司，吳棠以道員得之，本屬極不足珍之目。本朝以來，亦無此等名目。若其摺則不可辭，亦不可有微辭。疏忽則可，不平則不可也。余於弟之衝不署，弟於公牘亦可不署；奏疏結銜，則不可不書「幫辦」字樣；酌之。

同治五年九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

弟於八月初一初四得生二孫，而兄亦於初十日得生一孫；祖宗之澤，宗庭之幸。兄年來衰態日增，他無所圖，專盼家中添丁，聞此，喜慰無量。若星岡公於四十七歲，得見五孫，二男，三女。今弟四十七歲，亦係二男三女，將來弟之福澤，可繼星岡公而起。賀賀！

余身將次復元，惟衰年不能用心，不願再肩艱鉅，急切不得脫卸之法。雲仙已歸，體厚亦先後告病開缺，殊爲可羨。季高有陝甘之行，賤較我尤難；渠精力過人，或足了之。

家中婦女漸多，外則講究種蔬，內則講究曬小菜，醃菜之類，乃是興家氣象，請弟倡之。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浣弟左右：

請弟信，悉具一切。

弟謂命運作主，余素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工；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

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曠爲可久可常。此外門智闢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錕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辨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

繼，亦君子所不脩道也。

賊匪此次東竄，東軍小勝二次，大勝一次；劉潘大勝一次，小勝數次，似已大受懲創，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竄陝洛，即竄鄂境，或可收夾擊之效。

余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戳，會辦中路驅匪事宜而已。

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

弟之兩孫元五元六，派名廣文廣敷；余孫元七，擬取派名廣鈞，既無偏旁合爲一律，惟「廣」字下一字用十一真十二文之韻，聲調較爲清亮。

科三姪以直隸州知州用，係克復金陵後，第二次恩旨。季洪弟贈內閣學士，亦係確有其事；即日當查出付回，儘可不花部費。

蔡貞齋投箠，無好差使可派。若果來，不過如鄒至堂洗講亭之數。贈銀百金，附

案保嬰，在我已屬竭力周旋，而在渠仍無大益。或渠不來，余便寄百金遙周故舊。不細可否？第一酌之。

服藥之事，余閱歷極久，不特標病服表劑，最易錯誤，利害參半；卽本病服參茸等味，亦鮮實效。如胡文忠公李勇毅公以參茸燕菜作家常酒飯，亦終無所補救。余現在調養之法，飯必精鑿，蔬菜以肉湯煮之；鷄鴨魚羊豕，炖得極爛；又多辦醬菜，醃菜之類，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莫過於此。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事親之道，皆不出乎此。豈古之聖賢皆愚，必如後世之好服參茸燕菜魚翅海參而後爲智耶？星岡公之家法，後世當守者極多。而其不信巫醫，地仙，吾兄弟尤當竭力守之。

兄近日身體平安。軍事總無起色，西股已過洛陽，東股尙在山東，無術制之，實深焦灼。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

曾文正公家書

余初聞弟摺已發，焦灼彌月。直至十月朔日，得見密稿，始行放心。所言皆係正人應說之事，無論輸贏，皆有足以自立之道。此後儘安坐聽之而已。

余腰疼旬餘，今將全愈。

開缺辭爵之件，本擬三請四請，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敕旨詰責，愈無所庸其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堅；得請乃已，獲闕亦所不顧。

春霖奉旨入奏；霞仙亦催之甚速。然米糧子藥，運送萬難；且恐士卒滋事潰變，已批令毋庸赴奏。又函令不必奏事，日者言明年運送，繼已見矣。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

日內未接弟信，想在熊營駐紮，一切平安。

余十三日請開各缺疏片，奉批旨調理一月，進京陛見一次。余定於正月初間起行。

此間幕客，有言不必進京，宜請一省墓假回籍。余意與筠仙義渠情事，迥不相同。古稱

韓子儀功高，詔之未嘗不來，應之未嘗不往。余之所慕，亦不能不如此。雖開各缺，而以散員留臺，途之亦頗也。或疑此路好，較此路壞，均無不可。但秦晉齊豫直隸，縱橫素成一身，即不能勝此重任，此外聽命而已。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玩弟左右：

古文四象目錄，鈔付查收。所謂四象者，識度即太陰之屬，氣勢即太陽之屬，精澗少陰之屬，趣味少陽之屬。其中所選之文，頗失之過於高古。弟若依此四門而另選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鈔讀之，必有進益；但趣味一門，除我所鈔者外，難再多選耳。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沉弟左右：

得初一日書諭，令回江督本任。余奏明病體不能用心圖文，不能見客多說，既不堪爲星使，又豈可爲江督？請日當具疏請辭。

雷文正公家書

余回任之說，係少荃疏中微露其意。余仍請以散員留營，或先開呈使江督二缺，而暫留歸辦治軍亦可。乞歸林泉，亦非易易。弟在家年餘，小體亦不甚好，故得纔游如蘇。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閡，則步步皆成荆棘。住京養病，尤易招怨叢謗。余反覆籌思，仍以散員留營爲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

弟開罪於軍機，凡有廷寄，皆不寫寄弟處，概由官相轉咨，亦殊可詫。若聖意於弟，則未見有薄處。弟惟誠心竭力做去，吾嘗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若甫在營用之際而遽萌前却之見，是貳也。卽與他人交際，亦須略省己之不是。弟向來不肯認錯，望力改之。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沈弟左右：

任賴南竄，據報已至信南羅山，未知果否又鄂？

兄標病腰痛等症，漸已痊愈；惟不能多話，若端蕙澤之症未好，恐遂成痼疾矣。



靈不能入秦，余以函書勸之強之。果使靈軍援秦，湘軍防督，則西路張股，亦不足爲大患了。任毅一殺，得諸推軍與鄂軍夾擊，或易得手。

余擬於十五發兵疏覆陳，不能回任，請令少荃署江督，兼握欽篆；余以散員留營，仿咸豐入九年之例，刻一木壘關防，照舊辦事。數月之後，或另放江督，或另簡軍使，再聽朝廷定奪。且下祖求降旨，言「曾病不克回任，李仍兼署」而已。余視江督一缺，實難稱職，前數年幸未發揚，此際何必再作嫻婦。留軍而不量大符，或者資望稍輕，疑謗稍減，是好下場也。

二竹在省，弟惟專心治軍，一切置若罔聞爲妥。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

余於十月念五日接入親之旨，次日寫信名紀澤來營。厥後又有三次信，止其勿來，不知均接到否？

自十二月初六接奉回江督任之旨，十七日已具疏恭辭；念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初三日又具疏懇辭。如再不獲命，尚當再四疏辭，但受恩深重，不敢遽求回籍，留營調理細也。

余從此不復作官。同鄉京館，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餽送。昨令李嘉漢回湘，送羅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劉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難者也。

前致弟處千金，爲數極少。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

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

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椿萱魚豬，孝弟掃墳，常祀

常行，八者都好。地僉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備。」蓋星關公於地，僉  
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使僱，卽親友遠客久住亦僱。此八好六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  
傳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範圍也。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沈弟左右：

郭子美挫後，又有凹口之挫，殊爲憂灼。

人皆言「捨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余則謂「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勝」。卽鮑  
劉等與之相遇，勝負亦在不可知之數。如鮑劉不敗，牽掣幸出鄂境，弟當將各軍大加整  
頓，無以會克安慶金陵，遂信麾下多統將之才。香昏亦非可當一而者，祈慎慎之。卽與  
劉鮑周張等通信，亦勿以滅賊勸之，姑以不敗期之。百戰之寇，屢衰屢盛。卽僅存數十  
人，尙是巨患，况數萬乎？人心日僞，大亂方長。吾兄弟惟勤勞謙謹，以邀神佑；選將  
練兵，以濟時艱而已。

觀北水師諸將中與弟頗相聯絡否？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派弟左右：

賊已回竄東路，淮遷各軍，將近五萬，一効泉萬人，尙不在內，——不能與之一爲  
束手，可憾之至！豈天心果不欲滅此賊耶？抑吾輩辦賊之法，實有未善耶？

且下深慮黃州失守，不知府縣尙可靠否？略有防兵否？山東河南州縣，一味閉城堅  
守，鄉團亦閉寨堅守。賊無火藥，素不善攻，從無失守城池之事。不知湖北能開此風氣  
否？

鄂中水師不善用命，能多方激勵，扼住江漢二水，不使偷渡否？少荃言捻逆斷不  
南渡。余謂任道以馬爲命，自不肯離淮有北；順逆則未嘗不覓同大江以南。屢接弟調度  
公牘，從未議及水師，以後務祈留意。

弟之憂灼，想尤甚於前。然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甲未嘗謂余懼

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誘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敲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盡打脫牙之時矣，無一爽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鄂軍之敗，三縣之失，亦頗有打脫牙之象。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敲定看棋，徐圖自強而已。

羹餼難整頓，恐須催南雲來鄂。鄂中向有之水陸，其格格不入者，須設法籠絡之，不可灰心爛漫，遽萌退志也。

余奉命尅期回任，擬奏明新正赴津，替出少荃來豫，仍請另簡江督。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浣弟左右：

捻匪忽來，忽往，瞬息百里，探報最難的確。余於不確之信，向不轉行各處，反不如雖各統領自探自主，自進自止，猶爲活着。

陝西之賊，猖獗日甚，余派劉松山自洛陽入關探秦，頃接渠復稟，定於十月間擴和

赴秦。黃萬友所帶老湘四營，請弟催令赴洛，同攔秦。以後卽令霆軍在鄂豫一帶專剿，任賴一股。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

日來賊竄何處？由孝感而東南，則黃陂新洲及黃州各屬，處處可慮。此賊故智，有時疾馳狂奔，日行百餘里，連數日不少停歇。有時盤於百餘里之內，如蟻旋磨，忽左忽右，賊中相傳秘訣曰：「多打幾個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縣之敗，係賊以打圈之法疲之也。

余親檢之長技，約有四端：一曰步賊長竿，於槍子如雨之中冒煙衝進；二曰馬賊周驟仔囊，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擊匪初趨之誤；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里，時而旋磨打圈。檢之短處，亦有三端：一曰全

無火器，不善攻堅，只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寨，賊即無糧可搗；二日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奇兵，其身輜重，必大受創。此吾所閱歷而得之者。

弟素有知兵之名，此次軍事甚不得手，名望必爲減損。仍當在選將練兵，切實用功：一以維持大局，掃淨中康之氣；一以挽回令名，問執譏議之口。

吾獲秦捐，昨日拜發，新正赴徐，暫接督篆，三月必切實懇辭。辛苦半生，不肯於老年博一取巧之名，被人竊笑也！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沉弟左右：

吾南及劉鎮傷獲兩勝。每日焦灼非常，問此稍有生意。余調度最緩，蓋因賊情難審之故。弟此後亦宜斟酌。

「偉勇巴圖魯」恩旨，記得確係十一年八月初七日余報克復池州案內所得，乃徧尋未得此諭旨。其時弟尚在安慶，未遑舉縣爲一帶之令，余將此旨行知弟處，不弟可檢查體

否？弟凡得好處，余俱有謝恩摺，獨此次未嘗謝恩。不知當日何以疎忽過去？

年終密考一摺，一學政片，一清單，定例須親筆自繕。余久未作楷，故未自繕，弟能自繕否？

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

鄂署五福堂有圍廠之災，幸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想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養德，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是國公房讀「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兄自聞近年得力，惟有一「德」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



曠然得伸，又再行可駭，又狂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總不相同。總以能立能過爲礙，以不怨不尤爲用。立養，發奮自強，結得任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獲也。

讀去年以來，痛戒無恒之弊，着實寫字，從未斷斷，選讀精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而工夫；孝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強弱而克去之。弟若欲自憐傷，似可學阿兄丁巳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

「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是變而勃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

禮弟左右：

軍事愈辦愈壞。郭松林十二月初六日大敗，淮軍在德安附近挫敗，統領張樹珊陣亡，此東股任穎一股也。其西路張逆一股，十二月十八日，秦軍在濉溝大敗，總於全軍覆沒。捻匪凶悍如此，深可憂灼！

余二十一日奏明正月初暫回徐州，仍按督篆；正月初三日接奉寄諭，現定於正月初六日自周家口起行，節前後可到徐州。

身軀尚好。但在徐治軍，實不能兼顧總督籌餉事件，三原懇懇切奏辭耳。

沉弟勅官相，星使亦已回京，而處分尙未見明文；胡公則已出軍機矣。吾家位高名重，不宜作此牽掣殆盡之事。米已成飯，米已成糜，只與好轉步而回。

余伴書架棹子，森亦送回家中，可題幾多條數千條，取其花樣不多，又結實，又精潔。寒士之家，亦可勉做一二個。

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勿效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穢爲首；戒惰以不早起爲首。吾則不忘將市街賣菜鬻醬景，弟則不忘竹山細拖碑車風景。昔日苦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知謹慎矣。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行次歸德府

一 延節左右

揚春靈信，賊法樊城僅六十里。余爲季新租，今又在歸德府存一日。拙令霖軍在湖南西路太府，事連在賴一殺，暫不赴秦。僕已彭際騰繞。遂以大局而論，在賴縱橫五省，不用無多鐘表之，緩逆讓在蘇南三將打州之變。左連一軍已足成時。以私計而論，秦漢與秦帥積不相能，恐其潰敗決裂，又生金口之變。若留於南陽汝襄等處，豫西鄂北，俱屬有礙。望弟將余苦心，告知春霖，令其莫再奏事。余將來奏定，令渠軍專辦南。貴藩有期齊州河也。

麟之藩屬及將札籍，勸解中副誠此嚴。此次附酌。余於奏咨兩願。又但歸國或可太

加懲罰之類也。余見弟與各處函牘，亦頗覺煩瑣冗亂，以後調度文書，以少為好。昔胡  
寅鑑於此，故其多，多則未有不紛亂者。「殄滅」等字，不可輕用也。

同治六年正月十二日

新弟左右：

今日望家誠之太陽集，接弟兩信，並鈔與善書來柱信，具悉一切。

余與少堂皆坐觀職太輕，以致日久無功，弟則觀職尤輕。莊子云：「兩軍相對，哀  
者勝矣。」咸豐三年以前，專匪為寇者，咸豐十年以後，官軍為寇者，今捨匪屢勝，而  
其難長如故；官軍屢敗，其難差如故。是責者實在於也。可慮孰甚！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新弟左右：

日內有戰事否？留德軍剿莊賴千級，昨已備片具奏，另咨弟案。

嗣後奏事，宜請人細閱熟讀，不可任意孤行，是已非久，為願！弟克復兩省，勳業

斷難磨滅，根基極爲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惑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醇潔。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着想。吾亦不甘爲庸庸者，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未高，名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

頃閱邸報，官和處分極輕。公道全泯，亦殊可惜。雖以少帥督楚，筱峯署之，又以經籍先生撫湘，似均爲安慰吾弟，不令掣肘起見，朝廷調停大臣，蓋亦恐有黨仇報復之事，弟不必因此而更疑慮也。

望望官保於吾兄之事極力扶助，雖於弟勸官和不甚謂然，然但慮此後做官之不利，非謂勸官和之有損也。弟於果兄弟，務須推誠相待，同心協力，以求有濟。淮軍諸將在鄂中者，有信至少至處，皆感弟相待之厚；劉克仁感之尤深。大約淮湘兩軍，曾李兩家，必須聯爲一氣，然後賊匪可漸平，外侮不能侵。

力勸余卸卸就事，仍於其位，務求精力日衰，屢被參劾，官與索然，現尙未能  
定計。

薛濂仙去官，屢平諭者，皆責以余不能不與之通信。余有一函，請弟專人妥交。

鵬原堂文，亦思多壞，以違時事。弟亦作官，必可副弟之望。

謝弟亦宜請弟出。

阮弟左右：

者三挫敗，春霖大勝，所得似多矣，所失。惟賊回河南者，孰未知爾有若干耳？

余接印已十餘日，公牘尙可了辦。惟見客太多，甚以爲苦；說話稍多，舌端蹇滯如  
故。

兩津寄諭，勸回金陵，擬於初十外移駐金陵。四月十九日，請三個月後，再行陳請開  
缺。少老屢言「疏語不可太堅，徒覺痕跡太重，而未必能即退休。即使退休十二年，而  
他處或有兵事，仍不免留官從行，尤爲進退兩難」等語。若屬初申事理，余是以反覆籌

患，泊無善策。申夫自京回，亦言部下公論，皆以求退爲非。

雲仙新授兩淮運使。霞仙與鶴儕互相糾參；計兩君皆不能無鬱鬱。

船山集：在舟次未來。余至江甯，計已近三月矣！請弟寄書筱岑，令其迅速開刷，不必等余信修改也。

同治六年二月初五日

澄弟左右：

正月初 日起行，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接印。近日兩奉寄諭，令回金陵，文武官紳，人人勸速赴江甯。申夫自京歸，備述都中輿論，亦皆以回任爲善，辭官爲非。茲擬於二月移駐金陵，滿三個月後，再行專疏奏請開缺。連上兩疏，情辭務極懇至，不肯作懸棧無恥之徒；然亦不爲悻悻小丈夫之態。允准與否，事未可知。

沅弟近日盛奉諭旨，譴責嚴切，令人難堪。固由劾官胡二人，激動衆怒；亦因軍務毫無起色，授人以口實。而沅弟所作奏章，有難免於訕笑者。計沅近日鬱抑之懷，如坐

鍼氈之上。

霞仙係告病引退之員，忽奉嚴旨革職；雲仙並無降調之案，忽以兩淮運使降補。二公皆不能無鬱鬱。大約凡作大官，處安榮之境，卽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

紀澤臘月信，言宜堅辭江督，余亦思之爛熟。平世辭榮避位，卽爲安身良策；亂世僅辭榮避位，尙非良策也。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

澄弟之孫元五殤亡，愛系之至！家中人口不甚興旺，而後輩讀書，全未尋着門路。豈吾兄弟位高名大，遂將福分占盡耶？

接吳竹莊信，捻似尙未入皖境。聞巴河武穴焚掠一空，鄂餉日絀，軍事久不得手。弟之名與必且日損，深以爲慮。



吾所過之處，千里蕭條，民不聊生。當亂世，虜夫位，而爲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二系，「英氣爲之一阻。」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直覺無處不疚心，無日不懼禍也。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沉弟左右：

十八之敗，杏南表弟陣亡，營官亡者亦多，計親族鄰里中，或反於難。弟日內心緒之憂惱，萬難自解。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狠腸，付之不問，而一意料理軍務。補救一分，卽算一分。弟已立大功於前，即使屢挫，讒者猶當恕之。比之兄在岳州靖港敗後，棲身高峯寺，胡文忠在麥山敗後，舟居六漢口，氣象猶當略勝。高峯寺六漢口尙可再振，而弟今不求再振乎？此時須將劾官相之案，聖眷之隆替，言路之彈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謂「盤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竈，重開世界，安知此種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陳弟大有長進乎？該弟「吃六鞭，長十智。」吾

坐奉長進，亦在受推辱之時。舞劍敲劍，志氣貫雲，隨其長智，切不可茫然自誤也。

同濟亦學三月初二日

洗弟左右：

接李少帥信，知春霖因弟覆奏之片，言「省三係與任遠接仗，靈軍係與賴逆交鋒，大爲不平，自奏傷疾軍發，請開缺調理。又以書告少帥，謂弟自占地步。弟當此百端擁逆之時，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想心緒益覺難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蠢蠢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枯凋。』」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兄意「貞」字即「硬」字訣也。弟當此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啟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

聞左帥近日亦極謹慎；在漢口氣象何如，弟曾聞其略否？

申夫閱歷極深；若遇危難之際，與之深談，渠尚能於惡風駭浪之中，默識托柁之道，在河道中不可多得也。

同治六年三月初七日

澄弟左右：

沅弟治軍甚不得手。二月十八之敗，杏南葆吾而外，營官殉難者五人，哨勇死者更多；而春霆又與沅弟齟齬。運氣一壞，萬弩齊發，沅弟急欲引退。余意此時名望大損，斷無速退之理。必須忍辱負重，齧牙做去。待軍務稍轉，人言稍息，再謀奉身而退。作函勸沅，不知沅弟肯聽否？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髮危之中。

余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懼羅於大戾。弟來信勸我總宜遵旨辦理，實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儘可放心。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然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稱益，固當統河彌縫一二。

向治三年三月十二日

沈弟左右：

春霆之鬱抑不平，大約屢奉諭旨嚴責，雖上元之捷，亦無獎許之辭，用是快快者十之四；弟奏與渠奏報不符，用是快快者十之二。而少荃奏省三敗挫，由於霆軍爽約，其不服者亦十之二焉。

余日內諸事忙冗，尙未作信勸駕。向來於諸將有挾而驕者，從不肯十分低首懇求，亦「硬」字訣之一端。

余到金陵已六日，應酬粉繁，尙能勉強支持；惟畏禍之心，刻刻不忘。

弟信以咸豐三年六月爲余窮困之時。余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借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峰寺，爲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報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自笑存之。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悉竊大名，而不敢自認爲有本領，不敢自以爲是。備畏人

嘗，仰畏天命，皆從磨鍊後得來。弟今所吃之慙，與余甲寅岳州靖港敗後相等。雖難處各有不同；被人指摘則快則一也。弟力守「悔」字「硬」字兩訣，以求挽回。

弟自任鄂撫，不名一錢，整頓吏治，外間知者甚多，并非全無公道。從此反求諸己，切實做去，安知大慙之後，無大伸之日耶？

同治六年四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

弟手痛極苦，字蹟亦露艱難之狀，殊深憂系。若專由於風溼，自非藥物不能爲力；若肝家積鬱，血不養筋所致，則心病還須自心醫，非藥力所能達，非他人所能謀也。

春霆果係真病。余前日誤信人言，謂渠尙在襄城演戲燕樂，是以初七調婁雲慶疏內，未將春霆大加褒贊，於宋國永且有貶辭。發摺後，接春霆信，頗用悔之。幸疏中亦未說壞春霆耳。

同治六年四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

春霖已賞參四兩。夔峽山奉旨來南，不久當可到金陵，見一二次，即可坐輪船赴鄂接統運軍。

芳圃遣其姪來，言病已痊愈，可出治軍。并云：南雲於四月初旬起程前來金陵，余令二人共招萬人，已咨達弟處矣。

余回任後，諸事尙不甚棘手，惟久旱不雨，二麥已傷，稻亦不能下種，深用焦灼。湖北前亦苦旱，近得雨否？

弟之處分，無須謝恩。凡部議重而特旨改輕者，則照例謝恩。依議者，則不謝，舊式然也。

余身體如常，惟眼蒙較昔年更劇，作事全無興致，老境頹唐，分所應爾，理所當然，無足怪者。弟之手痛，尙未及遽成痼疾之年，只要弟心寬和，肝鬱稍紓，即可日就慶復。古語云：「心病還須自心醫。」千萬，千萬！

同治六年正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

破位自協解直東晉豫後，現存六百尊，而可用者實已無幾；頃飭伊卿帶胡將等自往揀擇三百尊，大約明後日可開船西上。民間修築圩寨，不難在破械，而難在修築之費與修築爲主之人。雖有告示，非年餘不能辦出頭緒。

春霖之病，恐傷生理。頃各分統譚勝達唐仁廉等公稟，不願歸葺統而願歸宋統，由春霆轉咨到此。既已不願歸附婁鎮，若勉強令婁馳入霆軍，恐生他變，自應留婁在蘇皖，另謀位置。惟宋公仁柔瑣碎，斷非能統此萬五千人者。余意竟將霆軍全行遣撤，另爲招集，或令婁招五千，宋招五千，各打一路。不知弟意云何？此軍素無條理。即使春霆幸而病痊，亦難保其無事。

亢旱千里，金陵雖得雨，尙難插秧。弟又手疼異常，焦灼之至！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曾孝正公家書

一〇五

澄弟左右：

吾鄉雨水霑足，甲五科三科九三姪婦皆有夢熊之祥，至爲歡慰！吾自五十以後，百無所求，惟望星岡公之後，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吾德不及祖父遠甚，惟此心則與祖父無殊。弟與沅弟，望後輩添丁之念，又與阿兄無殊。或者天從人願，饒我三兄弟之誠心，從此丁口日盛，亦未可知。且即此一念，足見我兄弟之同心。無論那房添丁，皆宥至樂。和氣致祥，自有可卜昌盛之理。

沅弟自去冬以來，憂鬱無極，家眷擬不再接來署。吾精力日衰，斷不能久作此官。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將一切規模立定，以「耕讀」二字爲本，乃是長久之計。

同治六年五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

接兩函，知賊實已出境，爲之少慰。

亢旱不雨，鄂蘇所同。禾稻不能栽種，飢民立變流寇，亦鄂蘇所同也。惟望河無



澤，鹽不能出塲入江；運河無水，賊可以渡運竄東，此則蘇患較大於鄂。豈吾兄弟德薄  
德薄，上干天和，累及斯民，而李氏昆弟，亦適罹此難耶？中夜內省，憂皇無措。

湖北餉絀若此，朱芳圃之軍，自可緩招，昨已用公牘咨復。由弟與錢聖會咨韜歸撤  
德矣。

春靈斷無治軍之望，其軍宜全行遣撤。

六月告病，七月開缺，弟意既定，余亦不便阻止。蓋大局日壞，氣機不測，辛壬庚甲  
學年之順；與其在任而日日如坐針氈，不如引退而寸心少受煎逼，亦未始非福。惟余辭  
江督，筠仙辭淮運司，均不能如願，恐弟事亦難必允准。

至於官相入覲，第一日未蒙召見，聖眷亦殊平平。弟謂其受恩彌重，係閱歷太少之  
故。大抵中外人心，皆以弟之彈章多係實情，而聖意必留此公爲廣人稍存體面，亦中外  
人所共亮也。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

海鄉土匪業已掃滅，爲之一慰。

余日來有焦慮者四事：大者則恐枯旱終不下雨，又恐盜匪竄至運河以東，小者則恐湘鄉之會匪與阜甯之海匪養成氣候。今幸兩處之匪，皆已掃除；金陵已得大雨，不至竟成旱災，三事可放心矣。惟盜匪由東平境內竄過運河，大局彌壞，凶焰彌熾。江蘇之東北四府，處處可慮。

頃見邸鈔，御史佛爾國春參弟之案，尙有劾官相肅黨不實，照例反坐之說。雖經諭旨平反調停，而痕跡殊重。弟見之必更懊惱，又增幾分退志。余觀軍務日形吃緊，朝廷必不允弟告病之請。而弟之中懷鬱鬱，勉強久留，恐致生病，兄亦躊躇不能代決。

弟之主意定後，如決志告病，望派專弁搭輪船前來，將舊稿送兄斟酌，商定再發。蓋世局日變，物論日淆，吾兄弟萬露顯宦，爲天下第一指目之家。總須於奏疏中加意檢點，不求獲福，但求免禍。

雲仙傳「藉詞規避」之批，蓋「仍遵前旨避京候簡」等語本不穩妥也。  
弟此時無論如何慚愧，如何窮蹙，總以保養身體爲第一着。

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

簡弟與內人白髮頗多。吾髮白者尙少，不及十分之一；惟齒落較多，精神亦尙能支持下去。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比今日人世差覺快樂。乃焦灼忽甚，公事愈煩，而長夜快樂之期，杳無音信。且又晉階歸授，責任愈重，指摘甚多。人以極品爲榮，吾今實以爲苦惱之境。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二日和尙擔一日爐」而已。

薄幸會匪，吾意總以解散爲是，頃已刊刻告示，於沿江到處張貼，并專人至湖南發貼。感荷一張與弟閱看。

大身嘗湖南恐非樂土，必有劫數。湖南大亂，則星岡公之子孫，自須全數避亂。

出。若目前未亂，則吾一家不應輕去其鄉也。

兩家碑文，得聞即作。吾所欠文債甚多，不知何日可償也。

此間雨已透足，夏至插禾，尚不爲遲；但求此後晴霽耳。

同治九年（庚午）十二月廿一日

禮沅弟左右：

連接沅弟兩函，澄弟一函，具悉一切。

符卿姪之次子殤亡，家中丁口不旺，殊深焦慮。

兄自十一月發眩暈後，每日服藥一帖，服二十餘日而停止。剩下眩暈未發，而在其甚衰，恐又將如右目之廢視。飯量少減，間食麵條薄餅之類以挽味而利脾。內人近無所苦，闔家大小平安。

澆勇擺賣銷局之銀三千，不知已收過否？開吾鄉銀錢奇窘，不練團，則有事難於應變；常練團，則中戶難於捐資。此中大費斟酌，兩弟爲一邑之望，此等處頗難措手。

兄自患目病，肝鬱日甚。署中應治之事，無一能細心推求。居官，則爲溺職之員；不仕，又無善退之法。恐日趨日下，徒爲有識者所指摘耳！惟望兄弟各善調攝，異日相見，尙各康強爲幸。

同治十年（辛未）正月二十五日

澄沅弟左右：

十八日寅刻，紀澤生一子，大小平安，深以爲慰。紀澤今年三十三歲，正在望子極殷之際，如願得之，滿門欣喜。惟八字於五行缺水缺火，不知易於養成否？

署中內外清吉。余眩暈之疾，近日未發，目病則日益昏蒙，恐左目亦不能久保。

鄭小山尙書，自除夕到此，初二日即督同司員，審馬制軍之案。至今熬審，將近一月，張汶詳毫無確供。即再熬，亦屬無益，只好仍照魁將軍等上年原定之案具奏。

長江水師，外間曠有煩言。或謂遇民間有骨牌者，字牌者，則以拿賭訛索；得數千，或千餘文，乃肯釋放。或以查拿私鹽，查拿小錢，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訛錢釋

放。夜乘打更之燈油錢，民船拉繆，不許在礮船桅上蓋過。干預詞訟，至有陪官棍書騙人者。甚且包庇私鹽，袒護劫盜，種種弊端；余設立水師，不能爲長江除害，乃尸爲長江生害。兩弟在省時，亦常聞此等閒話否？如有所聞，望詳細告我。兄精神衰憊，加以目病，每日治事甚少；任內應盡之職，不克一一辦妥。而昔年所辦之事，又有大不妥如水師者，貽人譏議。用是寸心焦灼，了無樂趣。境頗順而心不適，對老弟而滋愧矣。

沉弟若果居省城，澄弟又常不在家，則我鄉五家日益寂寞，深以爲念。而爭劍兩姓欲求學問文章之日進，又似宜在省會，多求良友，以擴充其識而激發其志。二者利害參半。若不得良友而親損友，則居省之利少矣。

同治十年一月初七日

澄沉弟左右：

鄉間銀錢緊迫，蕭條氣象，亦殊可慮。

紀鴻兒於正月廿六日又生一子，乙丑四月完婚，六年未滿，已生四子，亦云盛矣。

起澤子，名曰廣銘；起鴻之子，名曰廣銓。只求易於長成，將來客房丁口，或者不甚少。

鄭小山於正月廿八日出來拜客一日；廿九日拜摺後，即行起程。乾體冰體，一概不救，一清徹骨。

穀山之案，竟未審出別情，仍照張魁原擬定讞。

徐壽衡學使於二月初五日來此。一則由浙回京，必由揚州，迂道來寧見訪；一則擬以奏事，上干嚴譴，亦欲與余一商進退之宜。余勸之回京覆命（學政任滿），一面謝降饋之恩。如久不得缺，再行引退，渠以爲然。其精力才氣，將來尙當再躋崇秩。

兄身體平安，自疾病日甚一日；春日肝旺，宜其更不如冬日之靜。暑中大小清吉。以此求差事者，無可位置。世上之苦人太多，好事太少，殊焦悶也。

同治十年三月初五日

世沅弟左右：

久未寄信，想弟望之殷殷。正月所生兩孫，俱已滿月，小大平安。內人於二月十三日患病，初似癰疽，竟似癰毒，十餘天不愈。近日幾爲咳嗽，左手台腿腫疼異常。多方醫調，迄無效驗。余新患疝氣疾，右腎偏墜，腫痛殊甚；旬日之後，漸見痊愈；日內痛已漸止，其坐均不礙事矣。

沅翁挈家移居長沙，不知卽試館傍之公館否？住鄉住城，各有好處，各有壞處。將來二年以後，仍望搬回廿四都，無輕去桑梓之邦爲要。

省城之湘鄉昭忠祠，索余匾字，自當寫就寄去。惟目光昏蒙，字比往年更劣，徒供人訕笑耳。澄弟目光亦壞，不知兩目同病乎？一目獨苦乎？沅弟亦近五十，邇來目光何如？牙齒有落者否？夜間能坐至四五更不倦否？能竟夜熟睡不醒否？

劉同坡翁卸典一事，卽日當查明，行知湖南本籍。劉文恪公之後，迄今尙有男丁若干？光景尙不甚窘否？吾鄉顯宦之家，世澤綿延者本少。吾兄弟叨忝爵賞，亦望後嗣子孫讀書教品，略有成立，乃不負祖宗培植之德。吾自問服官三十餘年，無一毫德澤及



人、且愆咎叢積，恐罰及於後裔。老年痛自懲責，思蓋前愆。望兩弟於吾之過失，時時箴言；並望互相切磋，以勤儉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後輩洗淨驕惰之氣，各敦恭謹之風，庶幾不墜家聲耳。

同治十年三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

頃接來信，知弟已移居長沙。此後兄寄兩弟信，仍各分寫；兩弟接信，彼此互閱。內人之病，自二月十三起，今已一月零五日。初係大熱，譫語不止，三日轉變爲右腳大腫，疼痛異常，呻吟至於鬪泣，服藥無效；近已腫至小腹，左腳及兩手亦微腫，但不甚耳。以余觀其症象，已難挽回。而醫者謂脈無敗象，尙有一線可望。李少荃送建昌花板二付，交歐陽定果帶來，昨已命工匠做成矣。

余於二月十三日發疝氣疾，右腎堅腫下墜，近已消腫縮上，不甚爲患。惟目疾耳聾，右目久盲，左目亦極昏蒙，看文寫字，深以爲苦。除家信外，他處無一字親筆。精

神亦極衰憊。會客坐談，即已渴睡成寐；核稿時亦或睡去，實屬有玷此官。春江南目下無甚難事。新中丞張子青心氣平和，與友山漕帥皆易於共事。省三丁艱，孫琴西署鹽運亦屬順手。若無洋務突出變端，尙不至遽蹈大戾耳。

最倭相病勞甚重。李相在津，衆務畢興。精神之震旺，固全視乎年齒；兩弟年不甚高，不知近日精力究竟何如？便中詳書告我。

鄭小山在清江請假養病，聞其將有退志，不知果否？

同治十年四月初一日

澄沅弟左右：

三月十七日寄去一紙，專寫沅弟之號，意謂此後沅既住省，信當分寄。然細思吾兄弟三人之信，斷未有互不觀者，仍以共寫一封爲妥，兩弟信皆甚密，阿兄目病，而又懶惰，去信較稀，致弟殷殷懸盼，殊抱不安。

余疝氣之疾已愈，眩暈近亦未發；惟目光昏蒙日甚，作字爲難之至。內人病已近五

十天，前半月壯熱譫語；後月餘脚腫奇疼，寸步不能移，視星岡公更爲難動。目盲而肢體癢疼，此病中極苦之境。而診脈者謂其目下尙無死法。二女此次歸甯，恰好待賜母疾。餘聞暑大小平安。

廣德州并未失守，土匪滋事，二月十七日夜圍建德城。城內丁差役等保守得安，生擒十餘賊正法，餘已鼠竄，派兵各處搜捕。江皖得雨霽足，應不至煽成大變。惟萬一有事，無兵可用。吾意欲招勇數營，不知沅弟意中有可靠之統領否？

同治十年五月初十日

澄沅弟左台：

接寄信，報岳崧案首之喜。

魯秋航帶到好茶，及前次寄來之早茶，俱已收到。至情佳味，感謝，感謝！

紀壽早得入庠，足以少慰高軒公懇烈公於地下，良爲慰幸！惟府考院考，尙須敬重將事。

余昏眩之疾，疝氣之症，近皆未發。目光則昏蒙如常，無法挽回。內人右腳腫已全消，疼亦大減，能伸縮而不能行走。雖眠不光，腳不健爲極苦之境，而三月間勢處必死，竟能逃出生來，亦不幸中之幸也。其餘合家平安。

澄弟問余所作「慎獨主敬」等四條，茲鈔一分寄去。諸姪輩若能行之，於身心及治家，俱有大益。

閱徵草堂筆記係紀文達公所著，多言狐鬼及因果報應之事。長沙如有可買，弟亦可常常閱之。

封爵勅書，同治四年領得，錯字極多，令紀澤至湖北呈弟處。弟因其錯誤，一笑而未收，澤即帶回湘鄉，不知今尚在富厚堂否？擬到京換領，尙未果行。

養廉有領與否，可在外省藩庫領否，須託人到京一查。（余之爵廉，未曾領過一次。）

湖南文徵收到。研翁去年寄書，意欲余爲伯宣作碑傳等，語甚沉痛。余頃對伯宣墓

誌，其文徵之序，少遲亦當一作。俟作就，一并寄南，請弟先告研翁。精力日衰，文筆日陋，則不能強考也。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澄沅弟左右：

久未寄書，想我弟懸望之至。屢接弟信，承寄健脾糕，茶葉，臘肉之類，謝謝不盡。余身體尚好。今年不甚酷熱，眩暈疝氣等病未發，惟目光昏蒙如常，亦不吃藥點藥。內人脚腫已消，膝尚作疼，略可站立，不能行動。久病之後，此已算全愈矣。

馮樹堂已抵家否？渠在此小住兼旬，又至上海訪涂朗仙；又至六安州代吳竹如先生相擇陽宅陰地；并爲涂家擇地數處；又言八九月間，將至湘鄉甘岡都等處爲我預卜葬地。若果至吾鄉，請澄弟殷勤款接。渠昔在郝門，余與之口角失歡，至今悔之。今年渠至此間，余對之甚愧也。

余往年開罪之憾，近日一一追悔，其於次青尤甚。昔與次青在營，曾有兩家聯姻之

說，其時溫弟沅弟均尙有未定姻事者，係指同輩說媒言之，非指後輩言之也。頃聞次青欲與紀澤聯姻，斷無不允之理。特輩行不合，抱慚滋深耳。

長沙無聞微草堂筆記，當即以此間一鄰寄弟；紙板亦壞，較之金陵市店之板猶略勝耳。

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澄沅弟左右：

久未寄函與弟，近日亦未接弟信，想各家皆清吉也。

紀澤之子曰同兒者，於七月發慢驚風，便已殤亡。此兒初生時，余觀八字，於五行中缺水缺火，與甲一兒之缺水缺木者相同，即已慮其難於長成；不料其如是之速。紀澤夫婦，年逾三十，難免憂傷。然此等全憑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靜聽。余老年衰憊，亦畏聞此等事，強自排解，以惜餘年，兩弟儘可放心。

江境兵勇太多，緩急無可倚恃，現今章合才招湘勇三千東來，派朱唐洲李健齋爲營

務處：梅煦庵爲支應委員，薪水則朱六十金，李梅各四十金，略爲位置三人。此外謀差而無以位置者，尙極多也。

余衰頹日甚：每日常思多臥，公事不能細閱，抱愧之至！看書未甚間斷，不看則此心愈覺不安。偶作古文，全無是處。祖考兩處墓表，皆已作就，皆不稱意，下次再行寄回。如其可用，則請沅弟書就刊刻。

左帥疏薦沅弟及彝泉，此間亦聞是說。其萌退志，則未嘗聞之。章合才言其精神百倍，多酒健飯，現派劉省三出關剿新疆伊犁之賊。左帥平定甘肅之後，恐下文尙長，亦由天生過人之精力，任此艱鉅也。

余擬於八月初出省大閱，大約兩月後乃可旋省。此間歲事豐稔，高田間有傷旱之處，而亦可望七八分。

涂朝仙放湖南臬司。本屬有德，近更優於才，湖南之福也。

同治十年八月初十日

澄沅弟左右：

余脚上浮腫，肥而且硬，常服之藥，已不能入。心血極虧，全不能用。現定於十三日出省，至淮徐蘇常等處大閱。日內酬應紛繁，勉強支持。同鄉及外省求差事者，絡繹不絕，已位置十餘人，而向隅者尙多。大抵老年之人，血虛則氣斷難振，兄近來所以日見日衰，志欲強而氣血不能副者，亦由血虛之故。

鹽務之事，戶部奏覆之文，助鄂川而抑淮，軒輊之情，力透紙背。余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爲羣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議沸騰，以後大小事件，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陳由立遣發黑龍江；過通州時，其妻京控，亦言余訊辦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發等語。以是余心緒不免悒悒。閱歷數十年，豈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險，有興必有衰？而當前有不能遽釋者。但求不大干咎戾，爲宗族鄉黨之羞足矣。

內人目疾已久，脚疼未痊，餘却平安，飯量比亦稍加，真所謂「貞疾恒不死」矣？

同治十年九月初十日



澄泥弟左右：

自八月十三日出門，至淮揚等處，久未寄信，殊以爲歉。而接弟等信三次，有筱澄姪八月十九生子喜報，閱之不勝憧憬。兄之望甲三徹子，與澄弟之望甲五得子，此其心之同，衆人所共知者也。澄弟之與兩兄同心，亦衆所共知者也。今甲五上託祖宗之福，如願而償；將來甲三或亦相繼而起。老年兄弟，心中只有此事要緊，賀賀！

兄自八月十八至揚閣操三日；廿二日起行，廿八日至清江閣操三日；九月初三起行，初七至徐州，已閱一日。日內身體小有不適，幸漸痊愈；卽當南旋，至常鎮蘇松等郡校閱。大約十月二十前後可以完竣。人客繁多，較之在署更爲勞劇。所幸江南今年豐熟，所過無顛連憔悴之狀，爲之少慰。

老年記性愈壞，精力益散，於文武賢否，軍民利弊，全無體察。在疆東中最爲懈弛，則又爲之大愧。

聞法蘭於天津之事，纏不輟購，現已派輪船七八號前來中國搦戰，不知確否？果

爾，則上海江甯皆將震擾。久作達官，深慮蹈葉相末路之譽。

少荃瞻望甚好，而爲各災所困，亦頗棘手。筱荃則身名交泰，無往不順。仕途巨細，皆關時運，余持此說久矣。然亦只可言於仕官。若家事亦雖有運，然以盡人事爲主，不可言運也。何如，何如？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澄沅兩弟左右：

屢接弟信，并閱弟給紀澤等諭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出省，十月十五日歸署，在外忽忽，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爲歉。

小澄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沅弟夫婦病而遠痊，亦屬可慰。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勸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脚；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力，子弟宜多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

弊者，今亦望家中諸姪試行之。

又曾以爲學四字勸兒童：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肯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

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并進，則志強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兩弟如以爲然，望以此教誨子姪爲要。

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疝氣等症，幸未復發，腳腫亦愈。惟日蒙日甚，愈便太多，衰老頓逼，時勢當然，無足異也。

同治十年十一月初八日

澄沅兩弟右左。

近接澄弟一信，沅弟二信，具悉一切。

曾文正公家書

况自水關歸來，後已兼旬，身體尚好。眩暈疝氣脚腫等症，俱未復發；惟目蒙日甚，小便太多，無非以一「衰」字蔽之。

劉毅齋亦已告歸。其次餉五十餘萬，余已爲之設法，約二年可以完清，渠甚以爲感。蓋蘇卿河職，毅齋又極可愛，宜旣弟屢函思所以扶植之也。

吾將以十一月廿二日遷新衙門。歷年有非儀寄家鄉族賦，今年亦稍爲點綴，乞弟卽爲分辦。寒來感憤，知無補於各家之萬一。

紀鴻擬以一子出嗣紀澤，余自十月半由蘇滬歸來，始聞其說，力贊成之；本月擬卽寫約告祖，不作活動之語。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動而生訟端，不如李少荃撫幼泉之半作榮華耳。

魏莖至湖南查案，必於韞帥有礙。魏石旣署撫篆，藩席另放吳公，則中莖開缺，已無疑義。韞帥和平明慎，不知同鄉京僚何以嘖嘖評貶，官途信可畏哉！

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澄沅弟左右：

余身體強健，眩暈疝氣諸症未發，脚腫因穿洋襪而消，幸未再發。惟眼蒙日甚，醫術挽回。請醫診視云：「兩尺脈甚虛，然尚可補救；惟目疾難治。」近世亦無精於眼科者，不如不治爲上策。

暑中大小平安。本月廿二日移居新衙門，屋多人少，殊覺空曠。

聶宅世兄，尙無來江之信。

劉王二公急欲借洋餉六十萬。余前復信雖已允許，而仍多「籌商爲難」之辭，不知韞帥接到後如何定計？新任上海沈道月內必來敝處，當再與熟商之。湘省督銷局入款，分撥甘省淮軍，留湘用者無幾，能還此鉅款否？

李筱帥查辦之案，已就緒否？韞帥無大處分否？宦途險巇，在官一日，卽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不易易。如韞帥之和厚中正，以爲可免於險難，不謂人言藉藉，莫測所由，遽至於此。

李相夫回籍後，此景甚窘。今年託兄道索浙江運使任內養廉，楊石泉慨然許三千七百餘金，亦小可慰也。

字論紀澤：

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殊難領會，爾可暫緩；即公穀亦可緩看。爾朋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遍：一則含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

沅叔及寅皆先生望爾作四書文，極爲勤懇。余念爾庚申辛酉兩下科場，文章亦不可太醜，惹人笑話。爾自明年正月起，每月作四書文三篇，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此外或作得詩賦策論，亦即寄呈。

爲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此語。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字諭紀澤：

爾爾至長沙已逾月餘，爾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計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劑，或倩人幫寫？非謂爾宜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近想已歸家度歲。

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爭辯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深抱悔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愷。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臨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某父之量。」則余欣然矣。

余前有信心爾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涵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爾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

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尙書，諱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尙書，諱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章氏，唐顏氏之風。余自憾學問無成，有媿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家中無之。伯申氏所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皇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

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

字諒紀澤：

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得知一切。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尙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



爲欠却簡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體，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園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即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

前精教爾暫不必看經義逃開，今爾此信，言彙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卽一直看下去；不爲或作或輟，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國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

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

爾思來營省親，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看省鄉試，八月底來營省親亦可。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沉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

爾極養生之君臣畫像，乃俗本，不可爲真要。奏摺稿當鈔一目錄付歸。餘詳諸叔信

事。

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字諭紀澤說：

二十二日接爾稟并書譜敘，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諸公，皆極贊美。云爾「鈞聯頓挫，稱用絲毫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針，動合自然」等語，余聽之亦歎懣也。

趙文敏與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魏二王，

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與徐季海之沈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爾欲學書，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

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學趙書，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於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爾若能光大先業，甚望！甚望！

制藝一道，亦須認真用功。鄧灑師，名手也。爾作文，在家有鄧師批改，付營有李次青批改；此兩難得，千萬莫錯過了！

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可分送三先生（汪易葛）二外甥及爾諸堂兄弟。又舊宣紙手卷，新宣紙橫幅，爾可學書譜，請徐柳臣一看。此囑。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

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矣。買書不可不多，而讀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志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揚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著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

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信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媿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

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三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閻（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

也。

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

字諫紀澤；

爾作時文，宜先諳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爲舉政時，搜出童生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卽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閎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述要，纂言鈞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

爾去年鄉試之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卽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類鑑類

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學問之捷徑也。此諒。

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

字諒紀澤：

接二十九三十鑿兩稟，得悉書經注疏，看商書已畢。

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賅博。我朝儒者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燔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疏，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賾始獻古文尙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澗如江良庭三家皆詳言之。（皇清經解中有江書不足觀。）此亦

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却宜求個明白。

鄧先生講書，仍請講周易所中。余閱過之通鑑，暫不必講，恐汙壞耳。爾每日起得早否？并問。此諭。

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黃州

字諭紀澤見：

接爾七月十三廿七日兩稟，并賦一篇，尙有氣勢。茲批出發還。

凡作文，未數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此先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與諸叔父者，爾謹記之，無忘祖訓。爾問各條，分別示知：

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爲最古（左傳襄公），其末曰：「獸臣詞



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靈佑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余之敢告馬走，即此類也。走，猶僕也。（見司馬遷任安書注，班固賓戲注。）朱子作敬箴曰：「敢告靈臺。」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

爾問看注疏之法：書經文義奧衍，注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玉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良庭（聲）皆注尙書。顧亭林（炎武）惠定宇（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在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爲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駁。爾既已看動數經，即須立志全看一過，以期作事有恒，不可半途而廢。

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如丁、乙之類，必須換筆，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ㄨ（末向上捺，所謂磔也；中折而下行，所謂波也；右向上行，所謂勒也；初入手，所謂直來橫受也。）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ㄣ（直橫入，所謂橫來直受也；上向左行，至中腹換而右行，所謂努也。）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ㄨ（磔波直入。）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ㄣ（橫入捺停。）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換則向左矣。舉一反三，爾自悟取可也。

李春醴處，余擬送之八十金；若家中未先送，可密信來。凡家中親友有慶弔者，皆可寄信；由整致情也。

咸豐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字說解

惟一日得家書，知爾至長沙一次，何不寄安稟來？

歸期改九月十六，余甚喜慰！余老境侵尋，頗思將兒女婚嫁，早早料理。

冥濼於親家患咯血疾，除專大走松江看親。若得復元，吾即思明春辦大女兒嫁事。養鑣麻來我家時，爾稟問母親，可以吾意商之。

京中書到時，有胡刻通鑑一部，留家中講解，即將吾圈過一部，寄來營可也。又汲冢閣初印五代史二部，亦寄來。皮衣等件，速速寄來。吾買帖數下部，下次寄爾。此諭。

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

學諭結澤兒：

接爾十九，二十九日兩稟，知喜事完畢，新婦能得爾母之歡，是即家庭之福。

我朝列聖相承，總是實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親覽希公屋間公皆黎明即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期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庶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既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刀行之，亦率新加力行。

之。

余生平坐無恒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遠辦型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恒之大者，用爲內耻。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恒」二字下手。

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

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故特諄諄戒之。

吾前一信，答爾所問者三條，一字中換筆，一敢告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頗詳。爾來稟何以并未提及？以後凡接我教爾之言，宜條條稟復，不可疏略。此外教爾之事，則詳於寄資皆先生「看讀寫作」一紙中矣。此諭。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

字說紀澤：

初一日接爾十六日稟，澄叔已移寓新居，則黃金堂老宅，爾爲一家之主矣。

昔吾祖星闕公，最善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入事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

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均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與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爲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亦不明故訓；及

至我朝無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愈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後大隸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爾稟中所論二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爾者君平，以「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爾」字該括君平之道。此雖不盡關乎調話，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壽甯而緘汪」，「碧田襄弘之血，烏生杜宇之魂」，「洗兵海島，刷馬江湖」，「數軍實乎桂林之苑，製戎兼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爾者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

作梅先生想已到家，爾宜恭敬款接。沅叔既已來營，則無人陪往益陽。蘭胡宅專人至吾鄉迎接，即請作梅獨去可也。

爾舅父牧雲先生身體不甚耐勞，即請其無庸來營。吾此次無信，爾先致吾意，下次再行寄信。此囑。

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

字說紀澤。

二十七日劉得四到，接爾稟，折議論文選，俱有所得；問小學亦有條理，甚以爲慰！

沅叔於二十七到宿松；初三日由宿至集賢關，將爾稟帶去矣。余不能悉記，但記爾問「種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種爲執也。（猶吾鄉言栽也，點也；插也。）種爲後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穋」（七月閼宮），說文作「種蔴」。種，正字也。重，段借字也。稷與種異同字也。隸書以「種種」二字互易；今人於「耕種」概用「種」字矣。

吾於訓詁講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段借，漸漸開悟；而後入承訛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入硬腔滑調之習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

願復爾每月作三課：一賦，一古文，一時文，皆交長夫帶至營中，每月恰有三次長夫接家信也。

吾於爾有不放心者二事：一則舉止不甚重厚；二則文氣不甚圓適。以後舉止留心「重」字，行文留心「圓」字。至囑！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新諭續錄：

十六日接爾初二日稟，并賦二篇，近日大有長進，慰甚！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概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故吾前示爾書，專以一「重」字救爾之短，一「圓」字望爾之成也。

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謝（靈運）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馮（衍）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韋（彪）



臣（舊）對（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其真獨造，力趨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

爾於古人之文，若能從鮑江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鞭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即無不可通之歷史矣。爾其勉之！余於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述之腕下，每慨然不怡耳！

江浙賊勢大亂，江西不久亦當震動，兩湖亦難安枕。余寸心坦坦蕩蕩，豪無疑怖。爾稟告爾母，儘可放心。人誰不死，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屋，總以安靜不動爲妙。

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

字諭紀澤紀鴻兒：

澤兒在安慶所發各信，及在黃石磯湖口之信，均已接到。鴻兒所呈擬連珠體壽文，

初七日收到。

余以初九日出營，至黟縣查關各嶺，十四日歸營；一切平安。鮑超張凱章二軍自廿九初四獲勝後，未再開仗。楊軍門帶水陸三千餘人至南陵，破賊四十餘壘，拔出陳大富一軍；此近日最可喜之事。

英夷業已就撫，余九月六日，請壽兵北援一疏，奉旨無庸前往。余得一意辦東南之事，家中儘可放心。

澤兒看書天分高，而文筆不甚勁挺；又說話太易，舉止太輕。此次在祁門，爲日過淺，未辦一「輕」字之弊除盡；以後須於說話走路時，刻刻留心。

鴻兒文筆勁健，可慰！可喜！此次連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擬體繫何人主意？再行詳稟告我。

鐵錢田產，最易長厥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有飯吃，至囑！

澄叔應應來未寫信，爾寫告之。

聞鄧世兄讀書甚有長進。頃聞賀霖之軍帖毒稟，書法清潤。茲付銀十兩，爲鄧世兄  
(汪匯)買書之資。此次未寫信寄寅階先生，前有信留明年教書，當收到矣。

咸豐十年十一月朔四日

字論紀澤紀鴻兒：

十月廿九日接爾母及澄叔信，又棉鞋瓜子二包，得知家中各宅平安。

澤兒在漢口阻風六日，此時當已抵家。「舉止要重，發言要訥」，爾終身須牢記此  
二語，無一刻可忽也！

奉日內平安。鮑張二軍亦平安。左軍廿二日在貴溪獲勝一次，廿九日在德興小勝一  
次；然賊勢甚衆，尙屬可慮。普軍在建德，賊以大股往撲；祇要左普二軍站得住，則處  
處皆穩矣。

澤兒字，天分甚高，但少剛勁之氣，須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棄了！家中大

小，總以藥單爲第一義。

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等稟之。

咸豐十年二月廿四日

字論紀事：

一、曾名琛來，接爾中一月廿五日稟，知十五，十七尙有兩稟未到。

爾體甚弱，咳吐鹹痰，吾尤以爲慮；然總不宜服藥。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見藥極暈，故言之極切；爾其敬聽而遵行之！

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秘訣。爾每餐食畢，可至廣家鋪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歸來必將三千餘步，三個月後，必有大獲矣。

爾若著德漢書，須將通鑑看之遍。即將京中帶回之通鑑，仿照余法用筆點過可也。

爾走路近略重否？說話略鈍否？千萬留意也。此論。

咸豐十二年正月初四日

字諱紀釋：

華以臘月十九日接爾一稟，係十一月十四日送家信之人帶回。又由沅叔處送到爾初歸時土備一書卷。

霞仙先生之令弟仙遊，余於近日當寫唁信，並寄奠儀。爾當先發弔唁。

爾問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麤處全在造句選字也。

爾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筆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

爾問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如昌黎曹娥王碑，韓許公碑，西廡于菴

高變，不可方物。即康夫人之銘，女學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爛強。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

爾所作雪賦，詞意頗古雅，惟氣勢不暢，對仗不工。爾漢不尙對仗，潘騭則對矣。江鮑庚徐則工對矣。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此屬。

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字論紀釋：

爾求鈔古文目錄，下次即行寄歸。爾寫字筆力太弱，以後即當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畫元秘器，琅琊碑，西平碑各種。爾可取琅琊碑日臨百字，摹百字。臨以求其神氣，摹以敬其架間。每次家信內，各附數紙送閱。

左傳注疏閱畢，即閱看通鑑；將京中帶回之通鑑，做我手校本，將目錄寫於面上，漢書秋在營帶去之手校本，便中仍當寄送祁門，余常思繕閱也。

爾言鴻臚爲郡帥所賞，余甚欣慰！鴻臚現閱通鑑，爾亦可時時教之。

爾看書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詩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歲時，教導得法，亦當不止於此。今年已廿三歲，全靠爾自己掣掙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爲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卽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卽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說話宜遲，常常記憶否？

余身體平安，告爾毋放心。

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正月十四日發第二號家信，亮已收到。

自內都門尙屬平安。鮑春霖自初九日在洋塘獲勝後，卽追賊至彭澤。官軍駐牯牛嶺，賊匪踞下開坡，與之相持，尙未開仗。日內雨雪泥濘，寒風凜冽，氣象殊不適人意。僞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豐縣，初十日圍廣信府，均經官軍竭力堅守，解圍以去，現竄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徑由東鄉以撲

江西省城，皆軍中老事。余囑劉養素等堅守撫建，兩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既稟李逆討擊，不甚擾江兩腹中，黃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三四月間，安慶克復，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機矣。目下春季必有危險迭見，余當謹慎期之。不泰然處之。余身雖平安，惟齒痛時發。所選古文，已鈔目錄寄歸，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爾可查出補注，大約不出百三名家全集及文選古文辭類纂三書之外。

爾開左傳解詩書易與今解不合；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說詩，亦本于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亦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說經，亦以餘義立言者多。

袁東陞之二百金，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送季仙九先生；此項祇算還袁宅可也。樹堂先生送爾三百金，余當面言祇愛百金，爾寫信寄督酬謝，言「受一璧二」云云。余在營中，備二百金，並爾信函交爾可也。



此字並遠澄故一國，此又不另作書矣。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紀鴻兒：

得正月十四日信，知家中平安。

此間軍事，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危險異常，幸皆化險爲夷。目下惟左軍在景德鎮一帶，十分可危，餘俱平安。余將以十七日移駐東流建德。

付回銀八兩，爲我買好茶葉，陸續寄來。

下手竹茂盛，崖後山內仍須栽竹，復吾父在日之舊觀。余七年在家伐竹，以倒靡不光胸帶。乃茲後而黑暗如故，至今悔不故壘爾重栽之。

「第」字「謙」字常記得否？

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紀鴻兒：

魯文正公家書

一五五

據三月廿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

余以初三日至休甯縣，即聞景德鎮失守之信。初四日寫家書，託九叔處寄湘，即言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然猶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條生路。初五日進攻，強中湘前等營，在西門挫敗一次。十二日再行進攻，未能誘賊出仗；是夜二更，賊匪偷營劫村，強中湘前等營大潰。凡去廿二營，其挫敗者八營，（強中五營，老湘三營，）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老湘六，霆三，禮二，親兵一，峯一，）與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賊陷湖口水營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營較多。以尋常兵事言之，此實爲小挫，不甚傷元氣。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樂平之賊，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

余自從軍以來，即懷見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渣逝庸下，淪喪初志，失信於世。起獲再用，意尤堅定。此次吾途不測，毫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

品，濫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樞，忝竊萬分，夫復何憾？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功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關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亦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

至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賊？即前幾屢有克捷，已爲僥倖，出於非望矣！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詒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養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重「孝」一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於至誠，故吾墓誌僅錄一

事。吾祖是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實，早，掃，書，說，魚，豬。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醫藥，皆不信也。

慮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陟一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吾當軍事極危，輒將此「字」叮囑一遍，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東流縣

字論紀澤：

三月三十日建德途次接澄侯弟在永豐所發一信，并爾將去省時在家所留之稟。爾到省後所寄一稟，却於廿八日先到也。

余於廿六日自祁門拔營起行，初一日至東流縣。總軍七千餘人，於廿五日自景德鎮起行，三十日至下隅坂，因風雨阻滯，初三日始渡江，即日進援安慶。大約初八九可到。沅弟季弟在安慶穩守十餘日，極爲平安。朱雲巖帶五百人，廿四自祁門起行，初二日

已至安慶助守營濠，家中儘可放心。

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遑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只一二月可決耳。

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於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由營中寄回。此囑。

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李鴻章絕澤：

初月廿日，磨介科四營，樓前初三日稟，并澄杖一函，真悉一切。

今年魁星出於「北平」與「紫微垣」之間，漸漸南移，不數日而退出於「蒼龍」與「搖光」之外，並未貫「紫微垣」，亦未犯「天市」也。占驗之說，本不足信；即有不

祥，或亦不大爲害。

省雇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坵，用爲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輪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識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爾前問說文中逸字；今將貴州鄭子尹所著二卷，寄爾一閱。渠所補一百六十五字，皆許書本有之字，而後世脫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則許書本無之文，而他書引說文有之，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閱一遍，則知叔重原有之字，被傳寫逸脫者，實已不少。

渠姪近寫篆字，甚有筆力，可喜！可憐！夜間出付回。精須教之器熟篆文。并解明偏旁本意。渠姪湘姪要大字橫匾，余即日當寫就付歸；渠姪亦當付一匾也。家中存少溫篆帖，二贊記，柳先登記，亦可尋出，呈澄叔一閱。澄弟作篆字，間架太散，體二帖章敬也。鄭石如先生所寫篆字，西銘弟子職之類，永州楊太守所刻石篆，有可求者。誠個叔編之二分，俾家中寫篆者，有所摹仿。

家中存褚書西安聖教，同州聖教，爾可尋出寄善。王聖教亦寄來一閱；如無棣考，則不必寄也。真魏本朝有三家篆，京中一分，江西一分，想俱在家，可寄一部來營。

添香疾略好，而癖火作，手不停爬，幸飲食如常。

安慶軍事甚好，大約可克復矣。

此次未寫信與澄叔，爾將此呈閱。并問澄弟近好。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字論記釋。

書法源流

爾前寄所臨書譜一卷，余比送徐柳臣先生處，請其批評。初七日接渠回信，茲寄爾一閱。十三日晤柳臣先生，渠盛稱爾草字可以入古；又送蒲扇一柄，茲寄回。劉世兄送西安聖教，茲與手卷并寄回，查收。

爾前用油紙摹字，若常常爲之，間架必大進。歐虞顏柳四大家，是詩家之李杜韓蘇，天地之日星江河也。爾有志學書，須窺尋四人門徑。至囑！至囑！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釋：

前接來稟，知爾鈔說文，閱通鑑，均尙有恒，能耐久坐；至以爲慰！

去年在營，余教以看讀寫作四者，闕一不可。爾今閱通鑑，算「看」字工夫；鈔說文，算「讀」字工夫。尙能臨帖否？或臨書譜，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藥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中零字碎錦，分類纂鈔，以爲屬文之材料，尙尙照常摘鈔否？已卒業否？或分類鈔文選之詞藻，或分類鈔說文之訓詁。爾



生平作文太少，卽以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少者也。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虛度光陰；及今將着續寫作四字，逐日無間，尙可有成。

爾語言太快，舉止太輕，近能力行「通」「重」二字以改救否？

此間軍事平安。據賊於十九廿廿一日撲安慶後壕，均經擊退；廿二日自巳刻起率衆更止，猛撲十一次，亦竭力擊退。從此尙可化險爲夷；安慶可望克復矣。

余癘疾未愈，每日夜手不停爬；幸無他病。

皖南有左張，江西有鮑，均可放心。目下惟安慶較險；然過廿二之風波，當無慮也。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字彙

八月廿日胡必達謝榮鳳到，接爾母子及澄叔三信，並渡魏百三系學務序三幣，廿二日譚在榮到，又接爾及澄叔二信，其悉一切。

蘇漢法竟死於獄中，可哀！可憐！茲將其口糧三兩補去外，以銀廿兩贖歸其家。西先生之母仙逝，茲寄去奠儀銀八兩。遺孀之女，亦已歸家。其家中之事，家中可分別安送。

大女兒歸於十月初三日，其家已送期來否？余向定妝奩之資二百金，茲先寄回家，製備衣物；餘百金俟下次再寄。其自家至袁家途費，暨六十姪女出嫁奩儀，餘亦以次寄也。

病後之體，惟其甚檢，一可畏久。處世尤以一戒奢侈一為要義。衣服不宜多製；不肯求其大，過於飽滿。爾後遺體，誠難受訓，自君可久其理也。

此書見於書院一，余已函託寄書中，沈叔等假爾長沙，當再一提，以備無來。

染身體，廿二日，自感疲弱，現狂世言已畢。瘡尚未好，每夜搔痒不止；幸不甚苦。病後近患瘧疾，廿二日全愈矣。

此次未寫潛私偶，爾將此一證。

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宗論紀澤

接獲八月十四日稟，并日課三條，分類目錄等紙。

日課軍提明發還二目錄分類，非一言可盡。夫抵有一種學問之即當一種分類之法，而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權衡之法。若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分類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命之以姓名，書所稱一大部，亦皆用此法。所稱「黃帝正名百物」是也。

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及知文字之原。增重言失，其原何處？  
器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然後有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禮樂兵刑賞罰之法，皆先王重事以經綸天下，故必先有事，然後有禮樂。故有字而後有字，故有字而後有字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

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詞。

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釋鳥獸蟲魚，物異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詁、釋訓、釋善，文詞之屬也。

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焉：曰虛事；曰實事。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以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

爾所呈之目錄，亦是鈔摘實事之象，而不如子史精華中目錄之精當。余在豆臠子史精華，濫叔於廿八年帶回，想尙在玉堂，爾可取出核對；將子目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多，史冊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爾即可照此鈔去，但期與子史精華規模相仿，即爲善本。其末附古語鄙語，雖未必無用，而不如徑摘鈔說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

余亦思仿爾雅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勞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

余身體尚好，惟瘡久不愈。沅叔已據營赴廬江無爲州，一切平安。

胡宮保仙逝，是東南大不幸事，可傷之至！

手鑒兼惠營中無之。茲付筆廿枝，印章一包，查收；藍格本下次再付。

潘叔處尙未寫信，將此送閱。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 字諒紀澤

剛見爾廣佛說文分韻僻字凡例，喜爾今年甚有長進，因請莫君指不備處。

爾以莫君名及考八字于爾，視郎亭，貴州華陽舉人，學問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廠與余相見，必敬其人；七月來營，復得晤談。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茲將渠批訂爾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數處。

又親銀百五十兩，合顧寶之百金，均爲大女室下歸之用。以二百金辦器具，以五十金爲程儀。家中切不許另籌銀兩，過於奢侈，遺此餘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勤儉一惡習可以持久。又憲丸藥一小瓶，與蘇母服食。

爾在家常能早起否？諸弟妹早起否？說話灑脫，行路麻重否？宜時時省記也！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爾在蘇州之半年六雜業，所刻心經，微有西安聖教筆意。總要養得胸次博大活潑，此後更應有長進也。

爾尋常詩經注疏已畢否？著未畢，自當補看，不可無恒耳！講通鑑即以我過筆者講之，亦可；將來另購一部，爾照我之樣過筆一次可也。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接沈叔信，知二女喜期，陳家擇於正月二十日入贅。澄叔欲於鄉間另備十屋。金蓋即在黃金堂成禮，或借曾家塢頭行禮，三朝後仍接回黃金堂。想爾母子與諸叔已有定議矣。

蘇州回銀二百兩爲二女奩資，外五十金爲酒席之資，俟下次寄回。（亦於此次寄來。）

浙江全省皆朱，賊勢浩大，滬甯往時氣象。饒軍在青陽，亦因賊乘兵單，有能備手。徽州近又被圍，余任大責重，憂悶之至！

瘡癩並未少減，每當痛痒極苦之時，常思與爾母子相見，因賊氛環逼，本敢違攝養。又以羅氏女須嫁，紀鴻須出考，且待明春察看：如賊焰少衰，安慶無虞，則接爾母帶紀鴻來此一行，爾夫婦與陳婿在家照料一切；若賊氛日甚，則仍接爾來此一行。明年正二月再有准信。

紀鴻縣府各考，均須御節親送。澄叔前言紀鴻至書院讀書，則斷不可。

爾家恩賜遺念衣一，冠一，搬指一，表一，茲用黃箱送回；（宣宗遺念衣一，玉佩一，亦可藏此箱內。）敬謹尊藏。此囑。

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字說紀澤

正月十三四，連接爾十二月十六，二十四兩稟，又得澄叔十二月廿二日一紙，備悉手切。

爾詩一首，閱過發回。爾詩筆遠勝於文筆，以後宜常常爲之。余亦忝作詩而好讀詩，每夜分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仿蘇氏父子之例。

余。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駿，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

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冊，在家中，此未可交來了帶至營中。

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余所選曹元陶謝鮑謝大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適。



。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化，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梅范歐秦，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宏觀。爾之性質，雖與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透研究一番。實六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

爾於小學，雖有所得，探用爲慰！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從事戎行，未能卒業，冀爾竟其緒耳。

余身體尙可支持，惟公事太多，每易積壓；癢痒迄未甚愈。

家中常用銀錢甚多，其最要緊者，余必付回。

遊京報在家，不知係報何喜？若節制四省，則余已兩次疏辭矣。此等空空體面，豈亦稱喜報耶？

歐陽修與之簡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總譯：

三月十三日接正月二十三日來柬，并澄侯叔一信，知五宅平安。二女正月二十日喜

事，蕞凡贖遂，至以爲慰十

駐軍軍事如恒，徽州解圍後，賊退不遠，亦未再來犯。左中丞進攻遂安，以爲攻嚴州保衛州之計。鮑春霖頓兵青陽，近未開仗。洪叔在三山夾收降卒三千人，編成四營。潘楚樞七日至漢口，十五後當可抵皖。李希帥初九日至安慶，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禮堂進取廬州，賊堅守不出。上海屢次被賊撲犯，洋人助守，尙幸無恙。

余身雖平安，今歲間能成瘥，爲近年所僅見。惟聖眷太隆，責任太重，深以爲危；知交有譏謔，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謹慎，存一臨深履薄之想而已！

今年縣考在何時？鴻臚赴考，須請軍師往送。軍師父子一切盤費，皆我承供應也。

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三月廿二日接爾二月二十四日安稟，并澄叔信，具悉五宅平安。

爾至馮家送親後，又須至瀏陽送陳培夫婦；又須趕回黃宅送親；又須接辦羅氏女喜

事。今年春復，爾在家中，比余在營更忙。然古今文人學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憂其心。爾親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繫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

爾每咳嗽不止，其病當在肺家；茲寄去好參四錢五分，高麗參半斤，好者煎成膏飲，實託人到京再買也。

徐近久不食丸藥，每兩兩逢節氣，服歸脾湯三劑；爾來體睡甚多，不知是虧虛受風濕中安。爾公於初七日在銅陵獲一太勝救。抄置坐次輪船於潮人泊赴上海；其斯部六千五百人，攜陸續撤去。希希所派救潁州之兵，潁郡於初五日解圍。

第三女於四月廿二日子歸羅家，茲寄去銀二百五十兩，查收附錄不詳，即望滯叔不閱，此覆。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字諒紀書

曾文正公家書

連護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

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藝，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醇樸。若能從此兩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恒，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醇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

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曾涉獵及處否？

此間傳事，近日險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沅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暨銅城開雍家統裕溪口西山四隘，滿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粵仍端

余近日疴癯大甚，與去年五十月相等。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尚多積閣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

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餘紀澤紀鴻：

今日專人送家信，甫經成行，又接王輝四等帶來四月初十之信，爾與澄叔各一拜讀，藉悉一切。

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嘗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琊碑元秘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則字質太薄，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難能

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親繪壽畫，恒近五年，以爲戒，現在大永壽均尚有舊。御覽三編，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膏於「厚」二字，須立志獲效，古稱金丹換骨，余謂豈志即丹也。此囑。

海濱癸卯年五月十四日

字說紀澤：

接稱四月十九日一稟，得知五宅平安。

前說文將看集，擬先着各經注疏，再從事於詞章之學。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稍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遍，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書僻之字，雜故之詞，不手鈔則不能

說，不摹仿則不慣用。

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其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爲疾憾！爾之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必不能得着諦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鈔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筆稍有長進，則以後詰難讀史，事事易於著手矣。

此間軍事平順。沅季兩叔，皆直逼母陵城下，茲將沅信二件，寄家一閱。惟沅季兩軍，進兵太銳，後路無湖，處處空虛，頗爲可慮！余現善美補此暇隙，不知果無疎失否。余身體平安，惟公事日繁，應復之信，積閣甚多；餘件尙能料理，家中可以放心。此信送澄叔一閱。

余思家鄉茶業甚切，迅速村來爲要。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澤：

曾文正公家書

二十日接家信，係爾與澄叔五月初二所發；廿二日又接澄侯衡州一信，具悉五宅平安，三女嫁事已畢。

爾言極以袁婿爲嫌，余亦不料其遠爾學壞至此。余即日當作信教之。爾等在家，却不宜過露痕跡。人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我家內外大小，於袁婿處禮貌，均不可疏忽。若久不後改，將來或接至皖營，延師教之亦可。大約世家子弟，錢不可多，衣不可多；事雖至小，所關頗大。

此間各路軍事平安。多將軍赴援陝西，沅季在金陵，孤軍無助，不無可慮！湖州於初三失守。鮑攻甯國，恐難遠克。安徽亢旱，頃聞三日大雨。人心始安。穀即在長沙采買，以後澄叔不必憂心。

此次不另寄澄信，爾稟告之。此囑。



字諭紀鴻：

前聞爾縣試幸列首選，爲之欣慰！所寄各場文章，亦皆清潤大方。

昨接易芝生先生十三日信，知爾已到省。城市繁華之地，爾宜在寓中靜坐，不可出外游戲徵逐。

茲余函商郭憲城先生，在於東征局兌銀四百兩，交爾在省爲進學之用。印卷之費，向例兩學及學書共三分，爾每分宜送錢百千。鄧貢師處謝禮百兩。鄧十世兄處送銀十兩，助渠買書之資。餘銀數十兩，爲爾零用，及略添衣物之需。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官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應用之錢，不宜過奢。（謝廉保二十千，黃毓亦略豐。）謁聖後拜密數家，卽行歸里。今年不必鄉試，一則爾工夫尙早，二則恐體弱難耐勞也。此諭。

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曾文正公家書

一七九

字諭紀澤。

曾代四王飛四洗後來營，接爾二十日，二十六日甫稟，具悉五宅平安。

和張邑侯詩，音節近古，可慰一可慰！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朓一種沖淡之態，和  
細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

爾既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書，時時賦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  
盡。第宜束身佳壁，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蘊藉則可，法嵇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  
希施丁艱。余即在安慶送禮，寫四兄弟之名，家中似可不另送禮。或鼎生癡勇送禮  
物，亦無不可。然只可送祭席轆轤之類，銀錢則斷不必送。爾與四叔父六孀每商之。希  
掩到家之後，我家須有人往吊，或四叔或爾去，皆可；或目下先去亦可。

近年以來，爾兄弟讀書，所以不甚就擱者，全賴四叔照料大事，殊塗權照料爾事。  
茲倚回鹿茸一架，袍褂料一村，寄謝四叔；麗參三兩，銀十兩，寄謝金權；又袍褂料

一付，補謝黃皆先生。爾一一妥送。

家中賀喜之客，請金權恭敬款接，不可簡慢，至要！至要！

賢姪如生請余作傳，稍遲寄回。此次未寫覆信，爾先告之。

家中有殿板職官卷書，余欲一着，便中寄來。鈔本國史文苑儒林傳尚在否？查出

稟知。此囑。

順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字論行漢。

接爾七月十一日稟，并澄叔信，具悉一切。

滿兒十三日自省起程，想早到家。

此間諸事平安。沅季二叔在金陵亦好，惟疾疫頗多；前建清醮後，又陳龍鏡獅子諸

戲，極古大儼之禮，不知少愈否。

鮑公在甯國招降童容海一股，收用者三千人；餘五萬人，悉行遣散，每人給錢一

千。鮑公辦妥此事，即由高淳東場會剿金陵。

曾文正公家書

一八一

希師由六安回省，初三已到。久病之後，加以憂戚，氣象黑瘦，咳嗽不止，殊爲可慮。本日接奉諭旨，不准請假回籍，賞銀八百兩，飭地方官照料。聖恩高厚，無以復加。而希師思歸切切。觀其病象，亦非回籍靜養，斷難痊愈。渠日內擬自行具摺陳情也。

爾所作擬莊三首，能識名理，兼通訓詁，懋甚！懋甚！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詭誕，則余願僕矣。至行氣爲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尤爲行氣不易之法。爾宜先於韓公倔強處，揣摩一番。

京中帶回之書，有謝秋水集，（名文海國初南豐人。）可交來人帶營一看。澄叔處未另作書，將此呈閱。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釋：

日內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爲慰。

此間近狀如常，各軍士卒多病，迄未少愈。甘子大至甯國一行，歸卽一病不起。許吉齋座師之世兄，名敬身，號藻卿者，遠來訪我，亦數日物故。幸楊鮑兩軍門皆有轉機；張凱章聞亦少痊。三公無他故，則大局尙可爲也！

沅叔營中病者亦多。（沅意欲奏調多公一軍回援金陵。多公在秦，正當緊急之際，焉能東旋？且沅季共帶二萬餘人，僅保營盤，亦無請援之理。惟祝病卒漸愈，禁得此女風浪，則此較普成坦途矣。

李希庵於閏八月廿三日安慶開行，奔喪回里；唐義渠卽於是日到皖。兩公於余處皆以長者之禮見待，公事毫無掣肘，余亦推誠相與，毫無猜疑。皖省吏治，或可漸有起色。余近日癯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眼蒙則逐日增劇，夜間幾不復能看字。老態相催，固其理也！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李論紀澤：

孫爾閏月稟，知澄叔尙在衡州未歸；家中五宅平安，至以爲慰！

此間連日惡風驚浪。僞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晝夜，經沅叔多方堅守，得以保全。僞侍王初三四亦至。現在金陵之賊，數近二十萬。業經守二十日，或可化險爲夷。茲將沅叔初九，十與我二信寄歸外，又有大夫備信，一慰家中人之心。

龍春盡移紮距甯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驢病弁太多，十分可危；然凱軍在城主守，春遠在外主戰，或足禦之。惟甯國縣城於初六日失守，恐賊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又恐巢由兩道進竄江西，殊可深慮！

最近日憂灼，迥異尋常氣象，與八年春間相類；蓋安危之機，關係太犬，不僅爲上己之身名計也！但願沅靈兩處，倖保無恙，則他處尙可徐徐補救。

此信送澄叔一閱。不詳。

順治元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旬日未接家信，不知五宅平安如常否？

此間軍事，金柱關蕪湖及水師各營，已有九分穩固可靠；金陵沅叔一軍，已有七分可靠；甯國施張各軍，尙不過五分可靠。

此次風波之際，迥異尋常；余憂懼太過，似有怔忡之象。每日無論有信與無信，寸心常若皇皇無主。前次專慮金陵沅季大營，或有疎失，近日金陵已穩，而憂惶戰慄之象，不爲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欲爾來營中省視，父子團聚二次：一則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則爾之學問亦可稍進。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稟明爾母及澄叔行之。

爾在此住數月歸去，再令鴻兒來此一行。寅岑先生明定在大夫第教書，鴻兒隨之受業。金二外甥有志向學，爾可帶之來營，年餘詳日記中。此諭。

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曾文正公家書

一八五

十月初十日接爾信與澄叔九月廿日縣城發信，具悉五宅平安；希庵病亦漸好，至以爲慰！

此間事，金陵日就平穩，不久當可解圍。沅理另有二信，余不贅告。鮑章日內甚爲危急，賊於灣沚渡過河西，梗塞運營糧路。靈靈當士卒大病之後，布置散漫，乘必頗怨，深以爲慮。鮑若不支，則張凱章困於甯國郡城之內，亦極可危。如天之禍，甯國亦如金陵之轉危爲安，則大幸也！

爾從事小學說文，行之不倦，極慰！極慰！小學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爲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闢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兩雅爲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鄧賈臯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書韻爲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



朝而顧氏皆學五書，乃爲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東原、段茂堂、王懷祖、孔異、軒、江晉三諸作，亦可參觀。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

余近日心緒極亂，心血極虧，其慌忙無措之象，有似咸豐八年春在家之時，而憂灼過之。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不知爾何日可來營省視？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遽決裂，余能速死而不爲萬世所痛罵，則幸矣！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謙紀澤紀鴻：

日內未接誠信，想五宅平安。

此間軍事：金陵於初五日解圍，營中一切平安；惟滿叔有病未愈。目下危急之處有三：一係甯國總張雨軍，糧路已斷，外無援兵；一係旌德朱品隆一軍，被賊圍撲，糧米亦缺；一係九洲之賊，竄過北岸，恐李世忠不能抵禦。大約此三處者，斷難保全。

余兩月以來，十分憂灼，牙疼殊甚；心緒之惡，甚於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門之

狀。爾曠年新正來此，父子一彼，或可少紓憂鬱。

爾近日走路，身體略覺厚重否？說話略覺遲鈍否？鴻兒近學作試帖詩否？袁氏昏近豈存家否？爾若來臨，或帶袁增與金一外甥同來，亦好。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字謙紀澤：

昔九接爾十月十八在長沙所發之信；十一月初一又接爾初九日一稟并與左鏡和唱酬詩，及澄叔之信，具悉一切。

爾詩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當；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韋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之作作之光，淵淵老聲。余益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善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

四書詩，亦皆於爾雅之中，迸出靈光。其裏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韓公而外，自劉涇、程頤、朱熹書跋傳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爾和詩雅潔清潤，實爲吾鄉罕見之才，但亦少奇矯之致。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恒蹊。

爾前信讀馬汧督誅，謂其沈鬱似史記，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著於斯篇及蘇軾賦哀江祐賦九辨祭張署文等篇，吟詠不已，則聲情自茂，文思汨汨矣。

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洲洲之賊，紛竄江北，巢縣和州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能索；一息尚存，憂勞不解，他非所知耳。

爾行路漸厚重否？紀鴻讀書有恒否？至爲憂念！餘詳日記中。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釋：

廿二三日連寄二信與澄叔，驛遞長沙轉寄，想俱接到。

季叔資志長逝，實堪傷慟！沉叔之意，定以季觀葬馬公塘，與高軒公合塚，爾即可至北港迎接。一切築墳等事，冥間澄叔，必恭必懇。俟季叔葬事畢，再來皖營可也。

爾現用油紙摹帖否？字乏遒勁之氣，是爾生質短處；以後宜從「剛」字「厚」字用功。特囑！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論紀釋：

廿一日接十一月廿二日來稟，內有鴻兒詩四首；十二日又接初五日來稟，其時爾初自長沙歸也。兩次皆有澄叔之信，具悉一切。

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爾且先於奇怪可駭處，談諧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

如詠落葉則曰「講是夜氣滅，望舒賞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可更處，如詠登科則曰「僭輩妬且熱，端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惟住頻窺視」。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

鴻兒試帖大方面有清氣，易於造就，即日批改寄回。

李叔奉初六恩旨，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病故例議卹，可稱極優。茲將諭旨錄歸。此間定於十九日開弔，二十日發引，同行者爲厚四甲二甲六葛舉山江龍三諸族戚。又有員弁親兵等數十人送之。大約二月可到湘潭。葬期若定二月底，三月初，必不可不誤。下游軍事漸穩，北岸蕭軍於初十日克復連漕。施軍糧路雖不甚通，而賊黨不懼，或可勉強支持。

此信送澄叔一閱。

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

曾文正公家書

一九

字諭紀澤：

爾開二來，接爾正月初五日稟，得知家中平安。

羅太親翁仙逝，當寄奠儀五十金，祭幛一軸，下次付回。

羅婿性情可慮，然此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

綱之道：君爲巨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妻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故傳曰：

「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

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

「吾家讀書居官，世守禮義，爾當誥戒大妹三妹，忍耐順受。」

吾於諸女教誨甚薄；然使女果貧困，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目下陳家微窘，袁家羅

家并不憂貧。爾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一耐「忍氣」

四字上做工夫也。

鮑春暹正月初六日涇縣一戰後，各處未再開仗。春暹營士復旺，米糧亦足，應可再振。擒忠王復派賊數萬，續渡江北，非希庵與江味根等來，恐難得手。

余牙疼大愈，日內將至金陵一語沉叔。

此信送澄叔一閱，不另致。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泥汝舟次

字餘紀揮：

二月二十一日，在運漕行次。接爾正月二十二日，二月初三日兩稟。並澄叔兩信，具悉家中五宅平安。大姑母及季叔葬事，此際均趨完畢。

爾在團山背橋上，跌而不驚，極幸。聞爾母與澄叔之意，欲修石橋。爾寫稟來，由營付歸可也。禮云：「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古之善孝者，專以保身爲重。鄉間路窄橋孤，嗣後吾家子姪，凡遇過橋，無論騎馬，均須下而步行。

清文正公家書

九三

吾本意欲爾來營見面，因遠道風波之險，不復望爾前來；且待九月霜降水落，風濤性定，再行寄諭定奪。目下爾在家飽看羣書，兼持門戶。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千難萬難，爾毋莫錯過此等好光陰也！

余以十六日自金陵開船而上，沿途閱看金柱關東西梁山裕溪口運漕無爲州等處，軍心均屬穩固，布置亦尙妥當；惟兵力處處單薄，不知足以禦賊否？余再至青陽一行，月杪即可還省。南岸近亦吃緊。廣匪兩股竄撲徽州，古穎等股竄擾青陽，其志皆在直犯江西，以營一飽，殊爲可慮。

澄叔不願受沉之貽封，余嘗寄信至京停止此舉，以成澄志。

爾讀書有恒，余歎感之至。寧所閱日錄，亦須割記一二條，以自考證。脚步近稍穩重否？常常留心，此慰。

同治二年二月初四日



癸酉二月十三日稟，并聞人賦一首，具悉家中各宅平安。

屬於小學訓詁，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之門徑，欣慰無已。余嘗怪  
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  
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  
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晉人左思郭璞，小學最深，文章亦逼  
兩漢，潛陸不及也），久事戎行，斯願莫遂。若爾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  
是，即日當批改付歸。

爾既得此津筏，以後更當專心壹志，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  
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潛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庾，則詞意  
雅，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莊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

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尙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署文平淮廟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

爾閱看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舞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棧之文，如與楊遵彥書（餘）哀江雨賦（庚）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獻通考載之，五禮通考載之）；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城形勢較（處方輿起要首數卷，低一格者，不必讀，高一格者可讀；其排列某州某鄉，無文氣者，亦不必讀）。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將來父子相見，余亦課爾等背誦也。

爾雖以四月來皖，余亦甚望爾來，教爾以文。惟長江風波，頗不放心，又恐往返途

中，拋荒學業。爾稟請爾母及澄叔酌示。如四月起程，則只帶袁培及金二甥同來；如九月起程，則奉母及弟妹妻女合家同來。到皖住數月，孰歸孰留，再行商酌。

目下皖北賊犯湖北，皖南賊犯江西。今年上半年必不安靜，下半年或當稍勝。爾若於四月來謁，舟中宜十分穩慎；如八月來，則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

同治二年三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頃接爾稟及澄叔信，知余二月初四在蕪湖下所發二信，同日到家。

季叔與伯姑母葬事，皆已辦妥。爾自歸山歸來，俗務應相減少。

此間近日軍事最急者惟石澗埠。毛竹丹劉南雲營盤被圍，自初三至初十，晝夜環攻，水漲不通。次則黃文金大股由建德竄犯景德鎮。余本檄鮑軍救援景德鎮，因石澗埠危急，又令鮑改援北岸。沅叔亦撥七營援救石澗埠。只要守住十日，兩路援兵皆到，必可解圍。又有寇匪由湖北下窺安慶，必須安籌守城事宜。各路交響，應接不暇；幸身體平

安，尙可支持。

聞人賦圍批發還。爾能猛心希古，大慰余懷。紀鴻頗好學否？爾說話走路，比往來較遲重否？

付去高麗參一斤，備不時之需；又付銀十兩，爾託諸山爲我買好茶葉若干斤。去冬寄來之茶，不甚好也。

此信送與澄叔一看，不另寄。

奏章論旨一本，查收。

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

接爾稟件，知家中五宅平安，子姪讀書有恆，爲慰。

爾問今年應否往應科考；爾既作秀才，凡歲科考，均應前往入場。此朝廷之命令，士子之職業也。惟爾年紀太輕，余不放心。若鄧師能晉省送考，則爾凡事有所稟承，甚

好，甚好！若鄧師不赴省，則爾或與易生芝先生同往，或隨翠山鏡和子祥諸先生同伴，總須得一老成者照應一切，乃爲穩妥。爾近日常作試帖詩否？場中細檢一番，無錯平仄，無錯擡頭也。

弟次未寫信與澄叔，爾爲稟告。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

肅奉賜函，敬審頤履康愉，闔潭多祐，至爲慶慰。

此間軍事，自去秋以至今春，危險萬狀，四月以後，巢和二浦，次第克復，奪回九洲要隘，江北肅清，大局極有轉機。不料苗逆復竄，占踞數城。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爾各軍疾疫大作，死亡相屬，幾與去秋相類。爾須奇補，醫藥無資。茫茫天意，不知何日果遂厭亂也。

孺身體猶適，牙齒脫落一個，餘亦動搖不固。此外視聽眠食，未改五十以前舊態。

以乘材，久竊高位，兢兢慄慄，惟是不實安適，不歸靈豫，以是報聖主之厚恩，即以是稍借祖宗之餘澤。

上年恭遇兩次覃恩，已將本身應得封典，隨封伯禮父重五公暨中和公、伯祖慶彭太夫及暨蕭太夫人。茲將誥軸專盛四送回，即求告知任尊叔及芝圃榮發厚一厚四諸弟敬謹收藏，焚黃告墓之日，子姓悉與於祭。茲各寄二十金，少助祭席之資。又奉校對聯書帖等微物，略將鄙忱，伏乞晒存。

臣左君辦積之事，因採辦諸人在各縣挖牆拆屋，紛紛釀成控案。申征局司道，乃詳請概歸官辦，不特不能添薪委員，即前此給札者，亦須一一撤回，是以未能照辦。但諸人借湊餉錢，分途採買，因此半途而廢，不免吃虧。姪已函告東局主事者酌量調劑，不令輒本矣。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漢

接爾澄叔七月十八日信，並爾寄澤兒一函，知爾奉母於八月十九日趨程來皖，並三女與羅塔一同前來。

現在金陵未復，皖省南北兩岸琴塗如毛，爾母及四女等姑媿來此，並非久住之局。大女理應在袁家待姑盡孝，本不願同來安慶，因豫生在此，故吾未嘗爲信阻大女之行。若三女與羅塔，則尤應在袁家姑事母，尤不可不必同來。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禍必無好處。袁家議於日當養之孝，將爲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等語，羅塔家，效淫俗小家之陋習也。

三女夫婦，若尙在縣城查城一帶，儘可令之仍回羅家，奉母奉姑，不必來皖。若業已開行，勢難中途拆回，則可同來安慶一次，小住一月二月，余再派人送歸。

其陳塔與二女，許婚在長沙相見，不必帶之同來，俟此間軍務大順，余當偕去接可也。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字諒紀鴻：

爾於十九自家起行，想九月初可自長沙挂帆東行矣。船上有大「帥」字旗。余未在前，不可誤挂。經過府縣各城，可避者，略爲避開；不可驚動官長，煩人騰酬也。

余日內平安。沅叔及紀澤等在全懷亦平安。此諱。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寄紀瑞姪左右：

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

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忝以上，吾不及見。冀希公昆陽公皆未萌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冀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尚餘九十九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嘗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養。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



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恒；「儉」字工夫，第一莫着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廩生尙冀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卽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爲要，不可專恃廩生爲基，總以鄉試會試能到榜前，益爲門戶之光。

紀官聞甚聰慧，姪亦以「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酉刻

字諭紀澤：

余於廿五日巳刻抵金陵陸營，文案各體，亦於廿六日申刻趕到。

沈叔瀉毒未愈，而精神甚好。

曾文正公家書

1104

傷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卽在此殺之。

由安慶咨行徑處之摺，在院時未辦咨札稿，茲寄去一稿。若已先發，卽與此稿不符，亦無礙也。刻摺稿，寄家可一二十分，或百分亦可。沅叔要二百分，宜先儘沅叔處，此外各處不宜多發。

此次在王漢陞坐輪船於廿七日回院，以後送包封者，仍與離被歸去。包封每日止送三封，不可再多。

爾一切以「勸讓」二字爲主，至彌

頃見安慶所來之咨行稿甚妥，此間稿不用矣。

同治二年七月初七日

李鴻章紀澤：

因內北風甚勁，未接包封及爾稟，余亦未發信也。

傷忠王自寫稟供，多至五百餘字。兩日內看該稟稿供，雖校對房有誤書，殊費目力

，頃始具奏洪李二督處治之法，陸曾已於初六正法，供詞亦鈔送軍機處矣。

沅叔擬於十二等日演戲請客，余亦於十五日後起程回皖。

日內因天熱事多，尚未將江西一案出奏。計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畏熱，亦畏繁瀆之繁難。

陸將來到金陵，即在英王府寓居，頃已派人修廬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略

自稱起行後，痲風甚多，此五日內，却是東北風，不知爾記在否？

余以廿五日至金陵，沅叔病已痊愈。廿八日戮洪秀全之尸。初六日將偽忠王正法。

初八日接旨將軍咨，余蒙恩謝候，沅叔封伯。余所發之摺，批示尙未接到，不知同事諸公得何懸賞，然得五等者甚少，余借人之力以功上賞，寸心不安之至。

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臨行時，敬以三

戒之首末二條，及力去「傲惰」二弊，當已牢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密往，不可忘陸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酷熱尤須保養身體。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略：

廿三日之摺，批旨尙未到院，頗不可解；豈也遞至官相處那？

各處來信，皆言須用賀表，余亦不可不辦一分。爾請程伯敷爲我撰一表，爲沅叔撰一表。伯敷前後所作謝摺太多，此次擬另送禮筆費三十金，蓋亦僅見之美事也。

得五等之封者，似無多人。余惜人之方面籍上賞，寸必深抱不安。從前三藩之役，對爵之人較多。求闕齋西間有皇朝文獻考一部，爾試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幾人？平準都封幾人？平回部封幾人？開單寄來。

僞幼主有逃至廣德之說，不知確否。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辰刻

字諒紀澤：

今早接奉廿九日諭旨，余蒙恩封一等侯，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沅叔蒙恩封一等伯，太子少保，雙眼花翎。李臣典封子爵，蕭孚泗男爵，其餘黃馬褂九人，世職十人，雙眼花翎四人。恩旨本日包封鈔回。茲先將初七之摺寄回發刻，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刻

字諒紀澤：

初十一一二等日慶滙三日。沅叔料理周到，精力沛然。余躬深以爲苦，幾九旱戰熱。老人所畏，應治之事，多攔廢者。江西周石一案，奏稿久未核辦，尤以爲疚。自六月廿三日起，凡人證書由余發給盤川，以示體卹。爾託子密告知兩河河也。

鄂刻地圖，爾可即送一分與莫愚老。輪船行江說，三日內准付回，另紙繕寫，黏貼大圖空處。

萬麗軒志轉臬及秦州揚州各官，日內均來此一見，李少荃亦擬來一晤，聞余將以七

月回皖，遂不凍矣。此論。

同治三年七月十八日

字諭紀譯：

二日未接爾稟，蓋北風阻滯之故。此間十七日大風大雨，蕭然便有秋氣。

富將軍今日來拜，懇談一切。

余擬明日登舟，乘坐長船，不凍甚快。舟中須作澗石灘事一報，非三兩日不能好。

阮叔處無一人獨坐之位，無一刻清淨之時，故未辦也。其他積擱之事，皆須在船一爲清理。到皖當在明抄矣。此稟。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字諭紀譯：

余於十九日回拜富將軍，即起程回皖。約行七十里，乃至棉花院。今日未刻發纜後長行，順風行七十里泊宿，距采石不過十餘里。

接奉諭旨，諸路將帥督撫均免造冊造報銷，與中興之特恩也！

顧又接爾十八日稟，鈔錄封爵軍一冊，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極戰兢，何以報稱？爾曹當勉之矣。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蘇蘇冊次

字餘紀略

自爾還湘啟行後，久未接爾來稟，殊不放心。今年天氣奇熱，爾在途次平安否？

余在全慶與沅叔相聚二十五日之二十日登舟還皖，體中尚適。余與沅叔當恩晉封侯伯，門戶大盛，深爲祇懼。

爾在道以一謙敬之二字爲注，事事請問意臣芝生兩姻叔，斷不可送條子，致糜物。十六日出關，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卸何爾家。九月初，在家稟榜信後，再起程來署可也。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志趣益大者。此囑。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

曹文正公家書

字諭紀澤紀鴻：

余於初四日自邵伯開行，從初八日至清江浦，聞搶匪張任牛三股，並至蒙亳一帶。英方伯雉河集營被圍，易開俊在蒙城亦兩面皆賊，糧路難通。余商昌岐帶水師由洪澤湖至臨淮，爾自留此，待羅劉早隊至乃赴徐州。

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者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

余近尙安，辭略甚耳。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九日清江浦

字諭紀澤：

接爾兩次安稟，具悉一切。爾母病已全愈，羅外孫亦好，慰慰！

余到清江已十一日，因劉松山未到，皖南各軍開餉，故爾遲遲未，雉河蒙城等



處，日內亦無警信。羅茂堂等今日開行，由陸路赴臨淮。

余俟劉松山到後，擬於廿一日由水路赴臨淮，身體平安。惟慮念湘勇鬧餉，有弗戢自焚之懼，竟日憂灼。蔣之純一軍，在湖北業已叛變，恐各處相煽，即湘鄉亦難安居；思所以痛懲之法，尙無善策。

楊見山之五十金，已函復小岑，在於伊卿處致送。邵世兄及各處月送之款，已有一札，由伊卿長送矣。惟王叔向按季送，偶未入單。劉伯山書局撤後，再代謀一安視之所。該局何時可撤，尙無聞。

寓中絕不酬應，計每月用錢若干？兒婦諸女，果每日紡績有常課否？下次稟復。

吾近夜飯不用葷菜，以肉湯炖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麪，味美無比，必可以資培養；（菜不必貴，適口則足養人，）試炖與爾母食之。（星岡公好於日入時手摘鮮蔬以供夜餐，吾當時行食，實覺津津有味。今則加以肉湯，而味尙不逮於昔時。）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且崇儉之道也。顏黃門（推之）顏氏家訓，作

純龍離之世；張文端（英）聽訓書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冊，常常閱習，則日進矣。

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字謙紀澤紀鴻：

余於廿五、廿六日渡洪澤湖，面二百四十里，念七日入淮，念八日在五河停泊一日，等候旱隊，念九日抵臨淮，聞劉省三於念四日抵徐州，念八日由徐州赴援雒河。英西林於念六日攻克高鐘寨，雒河之軍心益固，大約圍可解矣。

羅張朱等明日可以到此，劉松山初五六可到。余小往半月，當仍赴徐州也。毛寄雲舉船至清江，急欲與余一晤。余因太遠，止其來臨淮。

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韻略古人交字意趣，儘可自據所見，隨時賞正。前所承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所聞古文何篇？於何書爲近？可放論而詳問焉。鴻兒亦宜常常具

稟，自述近日一夫。此示。

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字諭紀澤紀鴻：

今日接小岑信，知邵世兄一病不起，實深傷悼！位西立身行己，讀書作文，俱無差謬。不知何以家運衰替若此？豈天意真不可測耶？

爾母之病，總帶溫補之劑，當無他虞。羅氏外孫及朱金權已痊愈否？

此間水大異常，各營皆已移渡南岸。惟余所居淮北兩營，係羅茂堂所帶，二日內尚不可不移，再長水八寸則危矣。陰雲鬱熱，雨勢殊未已也。

邵世兄處應送奠儀五十金，可由家中先爲代出，有便差來營，即付去。滕中軍所帶百人，可令每半月派一兵來此，不必定候家鄉長夫送信。余託陳小浦買龍井茶，爾可先交銀十六兩，亦候下次兵來時付去。

邵宅每月二十金，爾告伊卿照常致送否？須補一公牘否？爾每旬至李宮保處一談

否？幕中諸友凌曉嵐等相見契慍否？氣勢，識度，格韻，味趣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說，可以分配。茲錄於別紙，爾試究之。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

廿四日接奉寄諭，知沅叔已簡授山西巡撫，諭旨咨少泉宮保處，爾可借閱。

沅叔之病不知此時全愈否？余須寄信囑其北上陛見之便，且至徐州，兄弟相會。

陳刻廿四史頗爲可愛，不知其錯字多否？幾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

曾恒德無事，亦可來營。余又有取閱之書，可令滕中軍派兵送來，錄如別紙。

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紀鴻：

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

已升堂入室。爾能潛其用意深處，下次試解說一二首寄來。

又聞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爲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况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衆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

鴻兒言此表範圍曲成，橫豎相合，足見善於領會。至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崢嶸，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隸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寅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銳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勢，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愈呆。嗣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文。講揣摩者，送師閱改；講氣勢者，寄余閱改。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

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二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爾兒均宜勉之。此囑。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字諫紀澤：

爾秀之病，全在脾虧。今開曉岑先生峻補脾胃，似亦不甚相宜。凡五臟極虧者，皆不受峻補也。爾少時亦極脾虧，後用老米炒黃，熬成穉穉之稀飯，服之半年，乃有轉機。爾母當尙能記憶。金陵可覓得老米否？試爲爾秀一服此方。

開生到已數日。元徵信接到，茲有覆信，并邵二世兄信，爾閱後，封口交去。渠寄銀兩，爾陸續支付可也。

義山集似曾批過，但所批無多。余於道光廿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臆脂圖批。惟余有丁刻史記（六套，在家否），王刻韓文（在爾處），程刻韓詩（最精本），小本杜詩、康刻古文辭類纂（溫叔帶回，霞仙借去），震川集（在季師處），山谷集（在黃恕皆家），首尾完畢；餘皆有始有終，故深以無恒爲憾。近年在軍中閱畫，稍覺有

恒，然已晚矣。故望爾等於少壯時，即從「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耐讀經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恒也。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字諭紀澤紀鴻：

郭宅姻事，吾意決不肯由輪船海道行走，嘉禮儘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風濤之險？至禮成，或在廣東，或在湘陰，須先將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澤兒夫婦送妹回湘。吾家主意定後，爾後婚期之或遲或早可定，而後成禮之或湘或粵亦可定。吾既決計不回江督之任，而全眷獨懸於金陵，不免「武仲據防」之嫌。是爾母及全眷早遲總宜回湘。全眷皆須還鄉，四女何必先行？吾意九月間，爾兄弟送家屬悉歸湘鄉。經過省城時，如吉期在半年內，或爾母親至湘陰一送亦可；如吉期尚遙，則紀澤夫婦帶四妹在長沙小住，屆期再行送至湘陰成婚。

至成禮之地，余意總欲在湘陰爲正辦。雲仙姻丈去歲嫁女，既可在湘陰由憲城

持，則今年娶婦，亦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金陵至湘陰近三千里，粵東至湘陰近二千里。女家送三千，婿家迎二千，而成禮於累世桑梓之地，豈不盡美盡善？爾以此意詳覆雲仙姻丈一函，今崔成貴等由海道回粵。余亦以此意詳致一函，由排單寄去，卽以此信爲定。

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全眷十月上旬自金陵啟行，斷不致誤。如筠仙姻丈不願在湘陰舉行，仍執送粵之說，則我家全眷暫回湘鄉，明年再商吉期可也。鴻兒之文，氣勢頗旺，下次再行詳示。

爾母須用茯苓，候至京之便購買。

余以廿四自臨淮起行，十日無雨，明日可到徐州矣。途次平安，勿念。

同治四年八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

邵世兄開來節略等件，收到。位西先生遺文，亦閱過。本月當作墓銘，出月親爲書



寫，仍付金陵，交張氏兄弟鉤刻。大約刊刻揚印，須三個月工夫，年底乃可藏事。爾告邵子晉急急返杭料理葬事，以速爲妙。此石不宜埋藏土中，將來或藏之邵氏家廟，或嵌之邵家屋壁；或一二年後，於墓之址丈餘另穿一小穴，補行埋之，亦無不可。此次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也。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字諭紀澤：

王船山先生書經稗疏三本，春秋家說序一薄本，係託劉韞齋先生在京城文淵閣鈔出者，爾可速寄歐陽曉岑丈處，以便續行刊刻，劉松山前借去鄂刻地圖七本，茲已取回；尚有二十六本在金陵，可寄至大營，配成全部。全唐文太繁，而郭慕徐處有專集十餘種，其中有韓昌黎集，吾欲借來一閱，取其無注，便於溫誦也。又文獻通考（吾曾點過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園用，刑制，輿地等門者），晉書，新唐書（要殿本，晉書兼取李芋仙送毛刻本）均取來，以便繙閱。後漢書亦可帶來（殿

本。冬春皮衣，均於此次舢板帶來。此囑。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紀鴻：

家眷旋湘，應俟接筠仙丈覆信，乃可定局。余意姻期果是十二月初二，則澤兒夫婦送妹先行至湘陰辦喜事，即回湘鄉另覓房屋。覓妥後，寫信至金陵，鴻兒奉母并全眷回籍。若婚期改至明年，則澤兒一人回湘覓屋，家婦及四女皆隨母明年起程。黃金堂之屋，爾母素不以爲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擇一處爲妥。余意不願在長沙住，以風俗華麗，一家不能獨儉。若另求僻靜處所，亦殊難。不如即在金陵多住一年半載，亦無不可。

澤兒回楚，與兩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覓一合式之屋，或尙可得。星岡公昔年思在牛欄大坵起屋，即鱖魚壩蕭祠間壁也。不知果可造屋以終先志否？又油鋪里係元吉公屋；壘頭翁係輔臣公屋，不知可買莊兌換，或借住一二年否？富垵可移兌否？爾稟請

叔，必可設法辦成。

爾時既定於明年起程，則松生夫婦，及邵小姐之位置，新年再議可也。

近奉諭旨，飭余暫駐許州。不去則屢違詔旨，又失民望；遽往則局勢不順，必無成功，焦灼之至。餘一不及。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字諭紀澤：

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尙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

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齋而自全。節齋，非獨食色之性也，即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八本籍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齋，養生之道，已盡其在身者。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

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數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

爾今冬若回湘，不必來徐省間，徐去金陵太遠也。

近日賊犯山東，余之調度，概咨少荃宮保處。澄沅兩叔信，附去查閱，不須寄來矣。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

十七日接爾初十日稟，知爾病三次翻覆，近已全愈否？

舳板尚未到徐；而此間羣賊萃於銅沛二縣，攻破民圩頗多，與微山湖相近，湖中水淺，近郡處又窄，舳板或畏賊不欲進耶？馬步賊約六七萬，火器雖少，而剽悍異常，看來凶穢尙將日長。吾已定與賊相終始，故亦安之若素。

文輔卿自京來此，言近事頗詳。九叔浮言漸息。霞仙雖降講，而物望尙好；雲仙素

望較減，天眷亦甚平。

頃接雲信，婚期已改明年，然則爾今冬亦可不回湘矣。原信鈔去一閱。

爾母健飯，大慰，大慰！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

茲將邵位西墓銘付回，其兄之名空二字，爾可填寫，交匠人鉤摹刊刻。季公墓銘，匠人刻出太俗，無深厚之意，余字尙不如是。爾可教張氏二匠，用刀須略明行氣之法。刃下無氣，則順修逆描，全失勁健之氣矣。

幾何原本序付去，照收。

余十九日覆奏李公入洛，李丁迭遷一疏，爾可至李宮保署查閱，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晦日

字諭紀澤紀鴻：

曾文正公家書

三二三

十六日接紀澤排遣之稟，紀鴻舫板帶來稟件衣書，今日派夫往接矣。

澤兒肝氣痛病，亦全好否？爾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用心太過。上次函示以節齋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端公（英）所著臚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看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

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尙有數本），張公之臚訓齋語（莫宅有之，申夫又刻於安慶）二種爲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詳養花竹，出門則觀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游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爲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遊觀。古人以爲忿窒慾爲養生要訣。慾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憂也，窒慾，即吾前信所謂知節齋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養亦隨之，不可輕服，切囑！

同治四年十月初四日

李應紀澤：

爾病已好，懋懋！

賊於廿九日稍與馬隊接仗，其夜即竄蕭縣。初二日，竄又漸遠，現尚不知果竄何處。各兵既力求寬限，以後即限九日，以八百里之程，每日僅走九十里，並非強人所難。張文瑞公聽訓齋語茲付去二本，爾兄弟細心省覽，不啻於德業有益，實於養生有益。

余身體平安；惟精神日損，老景遂增，而責任甚重，殊爲悚懼。

同治四年十月十七日

字諭紀澤紀鴻：

賊自初三四兩日在豐縣爲潘軍所敗，倉皇西竄；行至甯陵，又爲歸德周盛波一軍所敗。據擒賊供稱，將竄湖北，不知確否？此間俟幼泉游擊之師辦成，除四鎮大兵外，尚有藝枝大游兵，儘數勦辦；但求朱督金軍速撤，不生事變，則諸務漸有歸宿矣。

澤兒身體復元，思來徐州省覲，余擬於今冬至曹濟歸陳四府，遙閱地勢，現尙未定，爾暫不必來。如余不赴齊豫，爾至十二月十五以後，前來徐州，侍余度歲可也。

彭笛仙在糧台，爾常相見否？其學問長處，究竟何如？聽訓教語，余以爲可却病延年，爾兄弟與松生慕徐常常體驗否？可一稟及。此囑。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紀鴻：

余近日身體平安。

搶匪自竄河南後，久無消息。

十九日之摺，頃接寄諭，業經照准。

明年寓中請師，頃桐城吳汝綸攀甫來此，渠以本年運捷，得內閣中書，告假出京。余勸令不必避爾進京當差，明年可至余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因擬請其父吳元甲，隨育泉者，至金陵教書，爲紀鴻及陳壻之師。育泉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其子汝綸，



係一手所教成者也。肇甫聞此言，欣然樂從，歸告其父，想必允許。惟澄沅叔，答應甚富，托讓與我家居住，明歲將送全眷回湘，吳來金陵恐非長久之局。肇甫由徐赴金陵，余擬派差官送之，爾可與之面商一切。

鴻兒每十日宜寫一稟，字宜略大，墨宜濃厚。此囑。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字諭紀澤：

彭宮保尙在安慶，松生陪王益梧去，恐無所遇，抑別有他營耶？

河南吳中丞疏稱「豫省情形萬難，供職無狀，請另簡賢能」。諭旨又催移營。現因灑圍一案，關係極大，必須妥徐料理。新年即將移駐河南之周家口，爾可於臘月來徐省親，隨同度歲。由金陵坐船至清江，清江雇王家營轎車至徐，余派弁至清江迎接。大約水陸不過十二三日程耳。季泉無病，何必託詞不來？

聽訓齋語，俟覓得再寄。余前信欲乞慕徐齋頭全唐文殘本中韓文一種，爾曾與慕徐

說及否？明史亦未帶來。臘月來營，可將此二書帶來。明史卽將陳刻本帶來亦可。王氏廣雅疏證，可附帶也。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說紀澤紀鴻：

余明年正月卽移駐周家口。該處距漢口八百四十里；距長沙一千六百餘里；距金陵亦一千三百餘里，兩邊皆係陸路。通信於金陵與通信於長沙，其難一也。

澤兒來此省親，送余移營起程後，卽回金陵；全眷仍以三月回湘爲妥。吳育鼎正月上學，教滿兩月，如師弟相得，或請之赴湖南；或令紀鴻陳增隨吳師來余營讀書，亦無不可。家中人少，不宜分作兩處住也。

余日來核改水師章程，將次完竣，惟提鎮以下至千把，每年各領養廉若干，此間無書可查。澤兒可翻會典，查出寄來。凡經制之現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由者，查事例。武職養廉，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文職養廉，記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

案內。爾細查武養廉數目，即日先寄。又提督之官，見明史職官志都察院條內，本與總督巡撫等官，皆係文職而帶兵者，不知何時爲武職？爾試翻尋會典，或詢之凌曉嵐張嘯山等，速行稟覆。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字諭紀譯：

蔣大春實到會典五冊，明史一冊。國初提督尙文武兼用，厥後專用武職，不知始於何時？前明有掛印總兵，以總兵而掛平西將軍征南將軍等印。國朝總兵，亦間存掛印之名，而實無其印。不知何年，并掛印之名而去之，爾試問劉伯山能記之否。水師章程，定於十二月出奏。如其查不出，亦不要緊。凡辦事，不必定講考據也。

同治五年正月十日

字諭紀譯：

爾學柳帖琅邪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開張，則無其撓擗。古帖本不易學

曾文正公家書

一一九

；然爾學之，尙不過旬日，焉能兼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躡躡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余所責爾之功課，并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或經書，或古文古詩，或八股試帖。從前讀書，卽爲熟書，總以能背誦爲止，總宜高聲朗誦。）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個時辰，卽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

爾母欲以全家住周家口，斷不可行。周家口河道甚窄，與永豐河相似。而余駐周家口，亦非長局，決計全眷回湘。

紀澤侯全行復元，二月初回金陵，余於初九日起程也。此囑。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鴻：

日內未接爾稟，想爾寓平安。

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州起程，至山東濟甯，河南歸陳等處，駐紮周家口以爲老營。

紀澤定於初一日起程，花朝前後可抵金陵；三月初送全眷回湘。

爾出外二年有奇，詩文全無長進，明年鄉試，不可不認真講求八股試帖。吾鄉難尋明師，長沙書院亦多游戲徵逐之習，吾不放心。爾至安慶後，可與方存之吳肇甫同伴，由六安州坐船至周家口，隨我大營讀書。李申夫於八股試帖最善講說。據渠論及，不過半年，即可使聽者歎欣鼓舞，機趣洋溢而不能自己。爾到營後，棄去一切外事，即看

體，應帖，算學等事，皆當緩舍，專在八股試帖上講求。丁卯六月回籍鄉試，得不得雖有命定；但求試卷不爲人所譏笑，亦非一年苦功不可。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兗州行次

字諭紀鴻：

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雄；學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爾非下等委質，特從前無善隣善誘之師，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

同治五年二月十五日

字諭紀澤紀鴻：

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功。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聞有宥天上，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

在「宥」二字之訓詁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強發汗，則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却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就壯健矣。

余以十九日至濟甯，即聞河南賊匪圖竄山東，暫駐此間，不遽起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聞朱心樞三營來濟甯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剿，須俟賊出濟境，余乃移營西行也。

爾待海西行，宜作遠里之計，不宜留連鄂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憂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

下筆

字謙紀澤：

至春起行，已定十七二十六兩日，當可從容料理。得沅叔二月十三日信，定於三月初間赴鄂履任。爾等到鄂，當可少爲停留。

賊在山東，余須留於濟甯就近調度，不能遽至周家口。紀鴻兒過安慶時，不可輕赴周口，且隨母至湖北再行定計。

爾過安慶，往拜吳擊甫之父璣泉翁，觀其言論風範，果能大有益於鴻兒否？如其儻然可親，爾兄弟即定計請之同船赴鄂，即在沅叔署中讀書。若余抵周家口，距漢口八百里，紀鴻省親，尙不甚難，爾則奉母還湘，不必在鄂久住。

金陵署內木器之稍佳者，不必帶去。余擬寄銀三百，請澄叔在湘鄉湘潭置些木器，送於喜托，但求結實，不求華貴。衙門木器等物，除送人少許外，餘概交與房主姚姓張姓，稍留去後之思。



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夜濟甯州

字諒紀澤紀鴻：

頃據探報，張逆業已回甯，似有返豫之意。其任賴一股，銳意來甯，已過汴梁。頃探亦有改竄西路之意。如果齊省一律肅清，余仍當赴周家口以踐前言。

雪琴之坐船已送到否？三月十七果成行否？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

余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爲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鳴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

澤兒天質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

余身體平安，告爾母放心。此囑。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濟甯

字論紀澤紀鴻：

接爾二人在裕溪口，在安慶，在九江所發信，知沿途清吉，爲慰！此時想已安抵湖北。沅叔恩明誼美，必留全眷在湖北過夏。余意業已回籍即以一直到家爲妥。富托房屋如未修完，卽在大夫第借住。

紀鴻卽留鄂署讀書。世家子弟，旣爲秀才，斷無不應科場之理。旣入科場，恐詩文爲同人所笑，斷不可不切實用功。科六與黃澤生若來湖北，紀鴻宜從之講求八股。湖北有胡東谷，是一時文好手。此外尙有能手否？爾可稟商沅叔，擇一善講者而師事之。

余尙不能遽赴周家口，申夫亦不能遽赴鄂中。道遠而逼近賊氛，鴻兒不可冒昧來營，卽在武昌沅叔左右，苦心作詩文經策。

同治五年五月十一夜

字論紀澤紀鴻：

接爾二人稟，知九叔母率眷延鄂，極言釣藥之樂。官途親眷，本難相逢，亂世尤

難，留鄂過暑，自是至情。鴻兒與瑞姪一日讀書，講黃澤生看文：恰與吾所信之意相合。屢聞近日精於舉業者，言及陝西路閩生先生（德）仁在堂稿，及所選仁在堂試帖律賦課藝，無一不當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見此書，僅見其所著禮華館試帖，久爲佩仰。陝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無一不出閩生先生之門。湖北官員中，想亦有之。紀鴻與瑞姪等須負仁在堂全稿禮華館試悉心揣摩：如武漢無可購買，或摺差由京買回亦可。

鴻兒信中，擬專讀唐人詩文，唐詩固宜專讀，唐文除韓柳李孫外，幾無一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讀。明年鴻瑞兩人，宜專攻八股試帖，選仁在堂中佳者。讀必手鈔，熟必背誦。爾信中言，「須能背誦。乃讀他篇。」苟能踐言，實良法也。讀禮華館試帖，亦以背誦爲要。對策不可太空。鴻瑞二人，可將文獻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限五日讀畢，終身受用不盡。既在鄂讀書，不必來營省觀矣。

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

字諭紀澤紀鴻：

曾文正公家書

死叔足疹全愈，深可喜慰！惟外毒遽瘳，不知不生內疾否？

唐文李穎二家，係指李翱，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阿人而添孫李西亭。御選唐宋文醇亦從儲而增爲十家。以全唐皆尙駢儷之文，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爲可貴耳。

湘鄉修縣志，與爾纂修。爾學未成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爲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爾家韻鈔畢，宜從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敏有文名，深以爲耻。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

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縣志，即爲近日志書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爲式，議定體例，俟余核過，乃可動手。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續遊

字說紀澤紀鴻：

十六日在濟寧開船，念四日至宿遷。小舟酷熱，晝不乾汗，夜不成寐，較之去年赴臨淮時，困苦倍之。

吾家門第鼎盛，而屠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醃醢小菜之類。爾等必須留心於蒔蔬養魚，此一家與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閒廢。大爲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廟，至廟！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字說紀澤紀鴻：

會文正公家書

在臨淮住六七日，擬由懷遠入渦河，經蒙亳以達周口，中秋後必可趕到。屆時還叔若至德安，當設法至汝寧正陽等處一會。

余近來衰態日增，眼光益蒙。然每日諸事有恒，未改常度，爾等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澤兒當添不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既知保養，卻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恒，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

鴻兒來稟太少，以後半月寫稟一次。澤兒亦嫌大短，以後可泛論時事，或論學業也。此諭。

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

李謙紀澤紀鴻：

接紀澤兩稟，並紀鴻及瑞姪稟信八股。兩人氣象俱光昌有發達之概；惟思緒未開。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發之品。意義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

余此次行役，始爲酷暑所困，中爲風波所驚，旋爲疾病所苦。此間赴國家者尚有三

百餘里，曠可平安耳。

爾擬於明史看畢，重看通鑑，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鑑論。爾或間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

早間所食之鹽薑已完，近日設法寄至周家口。吾家婦女，須講究作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常常做些寄與我吃。內則言事父母舅姑，以此爲重。若外間買者，則不寄可也。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紀鴻：

接爾等八月初十日稟，知鴻兒生男之喜。軍事棘手，衰病焦灼之際，聞此大爲喜慰！

九月初十後，澤兒送全眷回湘，鴻兒可來周家口待奉左右。明年夏間，澤兒來餐侍奉，換鴻兒回家鄉試。

曾文五公家書

二四二

兼病已全愈，惟不能用心；偶一用心，卽有齒疼出汗等患。而摺片不肯假手於人，責望太重，萬不能不用心也。

朱子綱目一書，有續修宋元及明合爲一編者，白玉堂忠愍公有之；武漢買得出否？若存爾字大明顯者，可買一部帶來。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紀鴻：

接澤兒八月十八日稟，具悉擇期九月廿日還湘。

十月二十四日四女喜事，諸務想辦妥矣。凡衣服首飾百物，只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

紀鴻於廿日送母之後，卽可束裝來營。自坐一轎，行李用小車，從人或車或馬皆可。請沅叔派人送至羅山，余派人迎至羅山。

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議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



美。雀三萃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識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而獎成之。

余病雖已愈，而難於用心。擬於十二日續假一月，十月奏請開缺。假須沅弟無非當之舉，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則別有波折，又須慮與委蛇也。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字諭紀澤紀鴻。

余病大致已好；惟不甚能用心，自度難於艱鉅，已於十三日具片續假一月。將來請開各缺，縱不能離營調養，但求事權稍小，責任稍輕，即爲至幸。欲求平穩功成，從容引退，殆恐不能；即求免於謗議，亦不能也。

營區寬過沙河賈魯河之北，不知已入鄂境否？若鴻兒尙未圍湖，目下亦不必來周口，恐中途適與賊遇。

鹽薑頗好，祇作梅欵子醃菜亦好。家中外須講求時蔬，內須講求鹽小菜，此足驗人

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此論。

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字說紀澤：

爾讀李義山詩，於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聞。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途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也。

余病已大愈，尙難用心；日內當奏請開缺。

遊作古文二首，亦尙入理；今冬或可再作數首。唐鏡海先生歿時，其世兄求作墓誌，余已應允；久未動筆，并將節略失去。爾向唐家或賀世兄處索取行狀節略寄來。羅山文集年譜，未帶來營，亦向易芝生先生索一部付來，以便作碑，一償夙諾。

紀鴻初六日自黃安起程，日內應可到此。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字諭紀澤：

余於十三日具疏請開各缺，並附片請注銷爵秩；廿五日接奉批旨，再賞假一月，調理就痊，進京陛見一次。余擬於正月初旬起程進京。

余近日無他苦，惟腰痛畏寒，夜不成眠。羣疑衆謗之際，此心無不介介。然回思邇年行事，無甚差謬，自反而縮，不似丁冬戊春之多悔多愁也。

到京後，仍當具疏請開各缺，惟以散員留營維繫軍心，擔荷稍輕。爾兄弟輪流侍奉，軍務鬆時，請假回籍，省墓一次，亦足以娛暮景。

東。雖在路，體氣甚好，心思亦似開朗，嘗令其歸家事母耳。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家諭總譯：

余定於正月初北上，頃已附片覆奏，屆時鴻兒隨行，二月回豫，鴻兒三月可達滬也。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

余近自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

家中興衰，委係平內政之盛衰。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譯：

此間軍事，東股任賴窺入光固，賊勢已衰。西股張總愚久蕪寨中，華陰一帶，余擬養

羅桂輝：大將臚補可以成行。

十七日覆奏不能回江營本任一摺，刻木實關防留營自效一片，茲抄寄家中一閱。若果能開去昏缺，不過留營一年，或可請假省墓。但平日雖有譏謗之言，亦不乏譽頌之人，未審果准悉開各缺耳。

紀鴻在此，體氣甚好，月餘未令作文，聽其瀟灑閒適，一暢其懷。臘月嘗令與叶甥開課作文。

爾膽怯等症，由於陰虧，朱子所謂「氣清者魄恆弱」。若能善曉醇眠，則此症自去矣。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

此聞軍事，任賴由固始窺至鄂境，該逆不能還志於鄂，勢必仍回河南。張逆入秦，已奏派春霆援秦，本月當可起程。惟該逆有至漢中過年，閉春入蜀之說，不知鮑軍追趕得及否？

本日摺差回營，十三日又有滿御史參劾，奉有明發諭旨，茲鈔回一閱。余擬再具數疏婉辭，必期盡開各缺而後已。將來或再奉入覲之旨，亦未可知。

爾在家料理家政，不復召爾來營隨侍矣。

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戒富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垞，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鬆，禮貌宜恭，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閒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此諭。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歐陽夫人左右：

接紀鴻兒各稟，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體氣康健，至以爲慰！

余自八月以後，屢疏請告假開缺，幸蒙聖恩，准交卸欽差大臣關防，尙令回江督本任。余病難於見客，難於閱文，不能復勝江督繁劇之任，仍當再三疏辭。但受恩深重，不避遠請願書，即在周口養病。少泉接辦，如軍務日有起色，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

次。若久享山林之福，則恐不能。然辦趁無功，欵差交出，而恩眷仍不甚衰，已大幸矣。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而蒔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

近在京買參，每兩去銀廿五金，不知好否？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

澄叔待兄與嫂，極誠極敬，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此間近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字諭紀澤：

余自奉回兩江本任之命，兩次具疏堅辭，皆未俞允。調詞脆擊，只得遵旨暫回徐州，接受關防，令少泉得以迅赴前敵，以慰宸廬。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多閱文牘，而意中所欲看之書，又不肯全行割棄，是以決計不爲顯吏，不居要任。兩三月內，必再專

瑣錄。

余近作書箱，大小如何，應仿八箱之式。前後用板櫃三塊，如吾鄉倉門板之式；上方上下，甚有方木爲柱爲匡；頂底及兩頭，用板裝之。出門則以繩絡之而可捲，在家則以架乘之而可累，兩箱三箱四箱不等。開前倉板則可作櫃，再開後倉板則可過風。當作一小者送回，以爲試樣。吾縣木作最好而賤，爾可照樣作數十箱，每箱不過費錢數百文。讀書乃寒士本業，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不求珍異也。家中新居富埒，一切須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門外但挂「宮太保第」一匾而已。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字錄紀澤：

紀鶴齋，請一醫家診，鴻兒乃天花痘也。余深用憂駭，以痘太密厚，年太長大，顧所服之藥，無一不誤，聞暑惶惑失措。幸託痘神佑助，此三日內，轉危爲安。茲將日記



由鄂轉寄家中，稍爲一慰。再過三日滙樂，續行寄信歸湘也。

讀七律十五首，圖適探穩，步趨義山；而勁氣倔強，類似山谷。爾於情韻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

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談詠之趣；一曰閒適之趣。談詠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談詠，此外實不多見；閒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諷白傅，均極閒適。而余所好者，尤在柳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想爲人生具此高凝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爾固襟懷灑脫，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余近日平安，吾爾母及澄叔知之。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字源紀澤：

鴻兒出痘，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此六日皆平順，全家放心。余憂慮之餘，每聞

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鴻兒病痊後，又以寒暑賊久，巖口口天門，春霖病勢甚重，焦慮之至！

爾信中述左帥密勅次書；又與鴻兒信，言閩中謠歌之事，恐均不確。余於左沈二公之以報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伎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着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

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趨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開達，則可化刻爲厚。余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開達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

鴻兒全數復元，端午後當遣之回湘。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午刻

歐陽夫人左右：

余頃今歲後，諸事頓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尚

不能裁掃，深以為慮。

科一出痘，非常危險。幸祖宗神靈庇佑，現已全愈，發體變一結實模樣。十五日滿兩個月後，即當遣之回家。計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體氣日旺，七月中旬，赴省鄉試可也。

余精力日衰，總難多見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突運，即不吉利。余亦不願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東來。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個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為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

余身體安好如常。唯眼蒙日甚，說話多則舌頑澀澀。左牙疼甚，而不甚動搖，不至遽脫，堪以告慰。願聞近好。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將赴天津示二子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嚴懲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搆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艱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余若長逝，靈柩自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爲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

去年由海船送來之畫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採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賂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絕少也。

余所傳古文，黎尊齋鈔錄頗多，原藁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秩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耐之，測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鈔剩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作者，嫉賢害能，嫉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民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使士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伎不常見，每發露於名聲稍伴，勢位相搏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選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目即卑污。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勇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盡世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后。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願以「勤」字

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懼，居官無積存之慮。生平亦好以「儉」字兼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機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準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澈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遇窮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儉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證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入宦京師，於孝義之道多疎；後來展轉兵間，多藉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批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設之嚴，爾等事爾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親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者善，獨待諸叔

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常兄弟以禮義相親，遇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歛。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自有慚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附懷求詩一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邂逅。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謹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視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

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伎）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過，居困常求養。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若秦福。求榮不知壓，志亢神愈怏。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勸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整。看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生嗟嘆。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

日課四條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律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刀，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



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懼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卽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作」，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  
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

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昆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太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所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於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其「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與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肯不說而

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睦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管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衆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且不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天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飢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屨頂放踵，竊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

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賴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睡棄於時，餓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嘗已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入說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勸勉。每夜，以後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文正公家書

全一冊定價國幣

出版者 陪都書店

發行人 馮 珊 如

總發行所 陪都書店

重慶大同路二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渝初版

6155

82  
80664

600

~~80664~~

